

花

月

痕



不

花月痕

(下卷)



陳

海

瑞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

話說，癡珠滿腔孤憤，從愉園上車，向秋心院趕來。時正黃昏，晚風刺骨，朔雪撲衣，好是一箇多地，就到了。步入月亮門，跛腳和那小丫鬢，站在台階上，將棉襖前襟擦着雪花，頭要瞥見癡珠，一個便打開南屋軟簾，一個跑入北屋，告訴秋痕。秋痕迎了出來，說道：「好好天氣，偏是不來；這樣大雪，何苦出門呢？」一面說，一面替癡珠卸下斗篷風帽，教小丫攬取過鞋，換下溼靴。癡珠見秋痕打個辮子，也不塗粉，却自有天然丰致，身上穿件舊紡綢的羔皮短襖，青縐紗的棉褲，便攜着手，同入北屋。覺得一陣陣梅花的香，撲入鼻孔，便說道：「梅花開麼？」秋痕道：「你回去那一天，就開了數枝，你怎的隔兩天竟不來呢？」我又沒得人去瞧你。」癡珠道：「我爲着羞人回南邊去，忙了一日。第二日却爲游鶴仙自蒲關來了，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館。我飯後去回看他，就給他兄妹留住；到三更多

天，纔得回寓。今日清早，要來看你，却被小岑劍秋絆住脚，吃過飯正吩咐套車，紫滄又來，我只得和他同到榆園。鶴唳風聲，天寒日短，我到像個隋煬帝，汲汲顧景哩！秋痕不語，癡珠儘管向玻璃窗瞧着雪，望着院裏梅花，也不理會。忽聽得嘩喇一響，嚇了一跳，回頭見滿地殘羹冷炙，秋痕滿臉怒容，坐在方椅，只是喘氣；兩個丫鬢和一個打雜，眼睜睜的瞧着。癡珠忙問道：「怎的？」秋痕一言不發。打雜的說道：「我們好端端送飯上來，姑娘發氣，將端盤全行砸下。」癡珠便含笑說道：「不是姑娘發氣，是失手砸了的，你們不小心，天冷手僵，自然的掀下地來。」打雜正要辯說，癡珠接着道：「如今不要多話。」就向四喜袋內檢出一紙錢票，付給打雜道：「這是兩吊錢，你替我辦幾味下酒的菜來，餘外的賞你。」那打雜自然歡天喜地的買辦去了。癡珠便教兩個丫鬢收拾端出南屋，方來安慰秋痕，秋痕哭道：「我勸你狠着心丟了我，你不肯聽，給這一起沒良心的恁般輕慢！」癡珠笑了一笑，說道：「如今我和你聚一天，便是樂一天，你體貼我這意思罷！」秋痕止住哭，癡珠倒傷心起來，秋痕十分情懣，十分感激，就十分的密愛幽歡，正是：

白飛雪絮，紅閃風燈，香爐乍溫，茶筌微沸，羈壁馬於此鄉，合金蟲以爲愛，春憑擣杵，弓任射沙。冰霧之怨何窮，秦絲之彈未已，蓮花出水，聲諧蓮子之心，梅影橫窗，悶入梅花之夢。

566
V.2
237

只是情分愈篤，風波愈多。第二日，雪霽，癡珠去後，牛氏便進來掣個竹篦，背着手冷冷的笑道：『我們伺候不周，叫姑娘掀了酒菜。』就揚開手，打將下來，秋痕哭道：『你們一個月，得了人家多少銀錢，端出那種飯菜，教我臉上怎的過得去？』牛氏起先不過給狗頭父子慫恿進來，展個威風，被秋痕衝撞了這些言語，倒惹起真氣來，喚起李裁縫，將秋痕皮襖剝下，亂打亂罵，秋痕到此，只是咬牙也不叫，也不哭。倒是跛脚過意不去，死命抱着竹篦，哀哀的哭。牛氏見秋痕倔強，跛脚糾纏，愈覺生氣，丟了竹篦，將手向秋痕身上亂搯，大嚷大鬧，總要秋痕求饒，纔肯放手。無奈秋痕硬不開口，跛脚哭聲愈高，牛氏嚷聲愈大，打雜們探頭探腦，又不敢進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陡然有人打門進來，却是李家左右鄰：一個賣酒的，這人綽號喚作酒鬼，性情懶惰，只曉得喝酒，開個小酒店，人家賒欠的也懶去討，倒把點子家私，都賠在酒缸裏。一個開生肉舖的，這人綽號喚作鱸太歲，性情爽直，最好管人家閒事，橫衝直撞，全沒遮攔。當下跑入李家，鱸太歲嚷道：『你們是個教坊人家，理當安靜，怎的今日大吵，明日大嚷，鬧出事來，不帶累街坊麼？』便奔入北屋，將牛氏扯開，酒鬼也跟着責備。李裁縫一頓牛氏見是左右鄰，也不敢撒潑，只說道：『人家管教兒女，犯不着驚動高鄰。』鱸太歲嚷道：『你家十四夜鬧的事，對得人麼？弄出人命，我們還要陪你見官呢！』牛氏李裁縫那裡還敢

答應。倒是酒鬼拉着牛氏，到了客廳。懋太歲李裁縫也都出來。大家坐下，酒鬼將好言勸解牛氏一番。懋太歲還是氣忿忿的帶罵帶說。李裁縫陪了許多小心，叫打雜遞上茶來。兩人喝了，懋太歲向着牛氏道：『不准再開！』方才散去。可憐秋痕下牀，還沒三天，又受此一頓屈打！牛氏下半年天氣平了，便怕秋痕尋死，又進來訴說了多少話。秋痕只是不理。晚上逼着秋痕喝點稀飯，背後吩咐跛脚看守，就也自去吸煙了。秋痕這一日，憤氣填胸，一點淚也沒有，和衣躺到三更後，一燈如豆，爐火不溫，好像窗外梅樹下，窸窣有聲，又像人嘆氣。想道：『敢是鬼來教我上吊麼？』因坐起來，將褲帶解下，向床楣上瞧一瞧；下牀剔亮燈，將捲窗展開，望着梅花，默祝一番，正跪牀沿，懸下褲帶。突然背後有人攔腰抱住，哭道：『娘就捨得大家怎的捨得章老爺哩？』秋痕此刻，雖不怕甚麼，却也一跳；回頭見是跛脚，跛脚接着道：『你死了，還怕章老爺要受媽的氣哩！』秋痕給跛脚提醒這一句，柔腸百轉，方覺一股刺骨的悲酸，非常沈痛，整整的和跛脚對哭到天亮。這會週身纔曉得痛，打算癡珠今天必來，怕他見着難受，諄囑跛脚不要漏洩。安息一會，支撐下牀，挨至午後，癡珠來了，照常迎入。癡珠見秋痕面似梨花，朱唇淺淡，一雙嬌眼，腫得如櫻桃一般，便沈吟半晌，纔說道：『你又受氣？』秋痕忍不住，眼淚直流下來，說道：『沒有。』便拉着癡珠的手，坐在一處，勉強含笑道：『你昨晚不』

來，我心上不知道怎樣難過，故此又哭得腫了。」癡珠不信，秋痕便邀癡珠步入北院賞玩殘雪新梅，就說道：「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癡珠接着道：「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
再見！」秋痕怔怔的說道：「怎的？」癡珠不答。到得夜裏上牀，癡珠瞧着秋痕身上許多傷痕，駭愕
之至，亦憤痛之至。秋痕倒再三寬慰，總勸他以後不要常來。次日就是三十，留癡珠敍了一日一夜。
初一早，秋痕折下數枝半開梅花，遞給癡珠道：「給你十日消遣罷！」兩下硬着心腸，分手而去。癡
珠回寓，將梅花供在書案，黯然相對。初二靠晚，游鶴仙便來探訪癡珠，到秋華堂來，坐到二更天走
了。癡珠因約他明日午飯。初三混了一日。初四午後去訪鶴仙，三更多天回來。穆升回說：「劉大老
爺親自過來，請爺初七日公館過冬。」看官！你道這一局爲何而設呢？原來子善公館，是那賣酒賣
肉的主顧，跟班奶媽們都認得這兩人。一日，談起李裁縫，鬚太歲便將廿八日的事，告訴了子善跟
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訪，見秋痕玉容憔悴，雲鬢蓬鬆，說不出那種可憐的模樣，就十分難過，和秋痕
約下這局。癡珠不知，到了一下鐘，催請來了。癡珠問：「有何客？」跟班回道：「沒別客，聽說牛姑娘
也來。」癡珠道：「那個牛姑娘？」跟班笑道：「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麼？」癡珠聽了，便說道：「
我卽刻就到。」接着吩咐套車。恰好癡珠下車，秋痕正和劉太太晏太太請安下來，就坐癡珠身下。

子秀笑道：「你兩人隔數天不見，何不開口談談？」秋痕眼皮一紅，譙着瓶裏插的梅花，卽說道：「談也是這樣！就如這梅花，已經折下來，插在瓶內，還活得幾天呢？」子秀道：「花落重開，也是一樣，不過暫時落劫罷了！」秋痕道：「花落原會重開，人死可會重生麼？」癡珠道：「死了自然不能重生，却是死了乾淨，最恨是不生不死，這纔難受。」癡珠說到這裏，不覺酸鼻，秋痕早吊下淚來。子善便勸道：「今日請你們來，原爲樂一天，而且係個佳節，何必說生說死，徒亂人意？」癡珠道：「着，着，說別的話罷！」子秀因問起謾如江南情景，癡珠嘆一口氣道：「他這回戰功，原也不小，荷生營裏，接着南邊九月探報，也與謾如家信說的一樣。不曉得他怎樣得罪大帥，如今還攔着不奏。他前月來的信，說是要飭他到任，這會怕是到寶山去了。」秋痕道：「江南軍營不用人打仗麼？」癡珠道：「百姓不管官府事，說他怎的？」當下晏劉兩太太喚着秋痕上去，替他換個髻圍，是劉太太親手紮的；又賞了手帕，挽袖，脂粉等件。到秋痕下來，便入座喝酒，上了大菜，家人掌上燈。子善道：「秋痕你如今行個什麼令？」秋痕瞧着癡珠道：「我那一夜要記芙蓉，你說是詩詞歌賦上多得。我如今單用詞曲的芙蓉飛觴，照謾如的令兩人接罷！」癡珠道：「也還熱鬧，你說罷！」秋痕斟滿酒，喝了，說道：「子善癡珠接令！」

陪得過風月主，芙蓉城遇晚書懷。」

子善喝了酒說道：「秋痕子秀接令。」

羞逞芙蓉嬌面。」

癡珠喝了酒說道：「子秀子善接令！」

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軟褥。」

秋痕道：「我再飛個芙蓉是。」

則怕芙蓉帳額寒凝綠；

子善癡珠接令。」子秀道：「我飛個並蒂芙蓉罷！第一個是。」

采芙蓉回生並載；

子善癡珠接令。第二個是。」

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

癡珠秋痕接令。」子善道：「不好，我竟要飛三句了，通說罷！人太少，我要自己喝酒了；第一句飛着。」

癡珠秋痕，

草林頭繡褥芙蓉；

第二句第三句通是賓主對飲，

珠簾掩映芙蓉面；

人前怎解芙蓉扣？

秋痕一杯，癡珠通共三杯，我兩杯。」癡珠道：「如今我說五句，秋痕說一句收令罷！我五句是：

你出家芙蓉淡妝；

三千界芙蓉妝豔；

芙蓉冠帔，短髮難簪繫；

香津微搵，碧花凝唾，芙蓉暗笑，碧雲偷破；

好男兒芙蓉俊姿。」

秋痕道：「癡珠怎的說五句，通是自己喝，又累我喝兩杯，却不給子秀的酒？」癡珠笑道：「我要多

喝子善的酒，不好麼？」於是癡珠喝了五杯，子善喝了三杯，秋痕喝了兩杯。秋痕道：「我給子秀一

杯酒喝，子善陪一杯；

恨匆匆萍蹤浪迹，風剪了玉芙蓉。」

癡珠瞧了秋痕一眼，也不言語。子秀子善喝了酒，讓癡珠秋痕吃些。只見老媽領着子善的三少爺，抱個腰鼓出來。癡珠秋痕都抓些果品，和孩子說笑。子善瞧着鼓，笑道：「我們何不行個擊鼓傳花的令？」癡珠道：「這更熱鬧。」秋痕道：「傳着的喝了酒，也說句詞曲，纔有趣。」就向炕几花瓶，取出一枝梅花，說道：「就說梅字何如？」大家說：「好！」子善道：「教誰掌鼓？」癡珠道：「就屈你令郎作個司鼓吏，好麼？」子秀道：「好極！」於是子善喚老媽引孩子到裏間打起鼓。席上傳花，輪有三遍，傳到子善，鼓却住了。子善喝酒，說個梅字，是：

「敢柳和梅，有些瓜葛？」

說完起鼓，輪有一遍到秋痕，鼓就歇了。秋痕喝酒，說道：

「立多時，細雨梅花落香雪。」

子善又教起鼓，這回輪有五遍，秋痕將花傳向子秀，子秀未接，鼓却住了。秋痕便說子秀故意不接，要罰子秀。子秀道：「我正要接，鼓聲已停，怨不得我。」大家都說：「該是秋痕。」秋痕只得喝酒說道：

「前日燈花，今日梅花。」

說完，鼓聲填然，輪有兩遍，秋痕剛從癡珠手裏接過，鼓又停了，大家大笑。秋痕着了急，說道：「怎的三少爺只教我一人喝酒？」只得說道：

「俺向這地坼裏梅根迸。」

第五回輪到癡珠，癡珠說的是：

「俺似他翠袖臨風慘落梅。」

第六回又輪到秋痕，秋痕說的是：

「向迴廊月下，閒嗅着小梅花。」

第七回又輪着子善，子善說的是：

「簪掛在梅梢月。」

第八回又輪着癡珠，癡珠說的是：

「手撚玉梅低說。」

第九回又輪到秋痕，秋痕笑道：「今天真教我喝得醉倒了。」癡珠道：「我替你喝酒，你說。」秋痕

說道：

「紙帳梅花獨自眠。」

第十回又輪到癡珠秋痕將手向癡珠酒杯一捻，覺不大熱，便對些熱酒，夾一片冬筍，給癡珠。癡珠說道：

「他青梅在手詩吟哦。」

到了第十一回，纔輪到子秀，子秀說的是：

「畫角老梅吹晚。」

癡珠瞧着秋痕衿上的錢說道：「一下鐘了，已經輪到子秀，收令罷！」秋痕向子秀道：「今日便宜了你。」子秀笑道：「我要喝酒，人家不給我喝，這也是沒法的事。」癡珠道：「今日也還樂。」秋痕嘆口氣道：「這叫作黃連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癡珠默然，隨說道：「我只是得過且過，得樂且樂。」秋痕用些稀飯，大家散坐。癡珠洗漱後，喝幾口茶，到書案上檢張詩箋，叫秋痕磨墨，提筆寫道：「即席賦謝。」子善子秀都圍着看，只見癡珠歪歪斜斜寫道：

聚首天涯亦夙因，半年款洽見情真。綺懷對燭難勝醉，旅邸辛盤枉借春！

綠酒紅燈如此夜，青衫翠鬢可憐人。使君高義雲天薄，還我雙雙自在身。

末書「子善刺史察止，癡珠醉筆。」子善含笑致謝。秋痕道：「借春二字有現成麼？」癡珠道：「歲

時記，「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說畢將軍先送秋痕，復坐一回，然後回寓正是：

秋鳥號寒，春蠶作繭，破涕爲歡，機乃一轉。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還玉珮 愁書生受賺

討籐鐺 戇太歲招災

話說十一月起，癡珠依了秋痕的話，十日一來，來亦不久，牛氏也就明白癡珠意思了。這日，癡珠去後，牛氏便跑入秋心院，和秋痕大吵。秋痕道：「他走了，教我怎樣？」牛氏不待說完，便搶過來，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秋痕只低頭不語。牛氏沒奈何，任了手，氣憤憤的出去。那狗頭雖攆出中門，牛氏屋裏他還出入，便慢慢的獻勤討好，如今又乘間想出一個妙計來；這且不表。

却說，愉園日來賈氏早走。荷生上半日進營辦事，下半日到愉園，和采秋作伴。此時紫滄回家了。小岑、劍秋俱係告假在籍，現在假期已滿，摒擋出山。癡珠日來足不出戶，著了捫蝨談虎兩編雜錄。月杪鶴仙回任，癡珠送行回寓，是夜擁爐危坐一會，喚禿頭剪了燭花，向書案上檢紙斷箋，題詩云：

情到能癡天或悔，愁如可憊地長埋，徐陵鏡裏人何處？細檢盟心舊斷釵！

寫成鴛牒轉低徊，如此閒情撥不開，盡說千金能買笑，我偏買得淚痕來。
次日，摺成方勝，着禿頭送到秋心院。癡珠睡了一覺，禿頭纔回，呈上雙魚的一個繡口袋。隨手拽開，內藏紅箋，楷書兩首步韻的詩。癡珠瞧了，復念道：

再無古井波能起，只有寒山骨可埋；鏡匣祇今塵已滿，蓬飛誓不上金釵。

天寒無語自徘徊，見說梅花落又開；爲語東風莫吹徹，留些餘豔待君來。

念畢，收入枕函。自此隔一日一到縣前街，餘外編書，或訪心印談禪。心印道：『癡珠！你口頭色相空空，奈心頭牢鎖不開；憑你舌本翻蓮，歸根是個不乾淨。』癡珠道：『浮生蕩泊，吾道艱難，不足爲外人道也！』心印道：『這是世情！你不懂麼？佛便是千古第一個情種！你們儒教說個仁，又說個義，便有做不得情的時候；我們佛教，無人不可用情。憑你什麼情天情海，無一不是我佛國版圖。只菩薩閒情，却是拈花微笑，再不爲情字去苦惱；你怎不想想？』癡珠正要回答，忽見侍者報道：『苟老爺錢老爺來訪。』說話，兩人已經轉進屏門；癡珠迴避不及，只得見禮。苟才與癡珠是個初見，那錢

同秀係癡珠舊相識，便拉着癡珠，說長說短。後來心印讓坐，同秀就和癡珠一塊坐下。也是秋痕該有一場是非。同秀喝茶，無心中將皮袍袖一展，却露出一支風簾鐲。癡珠認得是自己給秋痕的，怎的落在同秀手裏？心上便十分驚愕起來，說：『七哥，這支鐲，借我一瞧。』同秀陡然發覺，急得滿臉通紅，趕將手袖放下；遲疑半晌，硬着頭皮卸下，遞給癡珠，說道：『這是一個人纔拿來賣的。』癡珠接過手道：『這就是我的，我在四川好費事尋出一對；你不信，看我這一支。』說着，就從袖裏取下一支，大家同看。半邊包的金色，兩頭雕的花樣，粗大徑圍，兩支一模一樣。苟才道：『這樣粗大風簾，委實難得。這黑溜溜的顏色，總帶得有幾十年工夫。』同秀道：『你什麼時候丟了一支？』癡珠道：『我不是丟，我是給個人。你從什麼人買來？』同秀道：『前天有我一個舊相識，拿來要賣二十吊錢。後來我給他十千錢，他也就肯賣了。』口裏這樣說，臉上却十分慚沮。心印因向癡珠道：『這也難說就是你的。我在南邊，有把玉如意，竟與許太史家花樣大小也是一樣。後來我發誓朝山，就送他做個對兒去了。』苟才道：『癡珠，你給了什麼人？何不問這個人有賣沒有？還是他給人偷出來賣，也不可。』癡珠勉強回答數語，帶上自己一支簾鐲，就先回西院去了。這裏同秀見這支簾鐲已給癡珠看見，想道：『他們問出來，就曉得是我偷了，我也難再見兩人；倒不如編個謊話，教他們

「開一開罷！」便含笑問苟才道：「你道我這簾鐲真是買來麼？這是他給了秋痕，秋痕新給了我；我在他跟前不便說出。」苟才道：「好呀！你就和秋痕有交情麼？」同秀一笑。苟才接着道：「你竟巴結得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這也難得。」心印聽着這些話，只微微的笑，迪不言語。那侍者背地便一一和禿頭說了。禿頭聽得這話，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將侍者的話，告訴一遍，且絮聒癡珠，無非是講白疼了他。癡珠聽了，半晌纔說道：「你不用多話，算我這回明白就是了。」禿頭退出，癡珠便向裏間躺下，一時懵懂，全不想前前後後，竟然解下九龍珮。又向枕函中檢出秋痕的東西，立刻喚禿頭送還秋痕，也沒一句話說。可憐秋痕這兩日，正爲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那裏曉得半天打下這個霹靂？當下禿頭將拜盒打開，一件件交代明白，氣得秋痕手足冰冷，呆呆的瞧着東西，半晌纔問道：「爺怎麼說？」禿頭道：「爺沒說什麼，只問姑娘將那一隻風簾鐲，了什麼人？」秋痕聰明，見禿頭說起風簾鐲，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賺，氣轉平了，說道：「你回去對你爺說，爺給我的東西，我一時也檢不清；我就沒良心，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這會兒就給了人。那風簾鐲一節故事，你爺將來自然明白。我的東西，均你爺仍舊收下。對你爺說，我總是一條心，再沒兩條心。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徒氣苦。這時候還早，就請你爺來，我有話說。」禿頭先前一臉怒氣，這會兒

秋痕說得娓娓可聽，就說道：「我將這些帶回去，請爺來罷。只是那一支風簾錫，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裏？我也氣不過。」秋痕道：「是他偷着走了；我爲什麼給他？」禿頭道：「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他偷了人家東西，還要說幾多閒話哩！」遂將日問的話告訴一遍。

看官！你道錢同秀是什麼時候來呢？原來初十那一夜，狗頭向牛氏保起同秀，說他怎麼有錢，怎樣好騙，又怎樣給碧桃母子訛詐，說得牛氏心花怒開，自悔以前輕易答應了癡珠，總恨那幾天的雨誤人。次日，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探聽口氣，還想送些東西。不料失望而歸，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這十天以內，狗頭四處扯攏，無奈太原城裏，將韋韓稱做海內二龍，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榆園秋心院再也沒人敢於造次。所以癡珠來往，牛氏一時也不敢拒絕。到了二十四日，狗頭出門，瞥見同秀衣冠楚楚，坐在車裏，就如拾着寶貝一般歡喜，忙跟同秀的車，跑到一家門首，跟班投帖進去，狗頭就在車邊請安。恰好主人不在家，同秀回車，便叫停住，向狗頭問道：「你姑娘都好？」狗頭答應，卽說道：「老爺怎的從七月起，就不來了？」同秀道：「咳！不要說起！我就是那一夜接着蒲關的信，鬧個鹽務命案；次日冒雨起身，如今纔能脫身。」狗頭道：「這裏到小的家甚近，老爺順路進去喝一杯茶，好麼？」同秀做人，見人家會巴結，再不肯拂他意思，便道：「也好，只是我

聽得人說，你姑娘和我的朋友章老爺好得很。」狗頭笑道：「他是老爺同鄉，小的原不敢混說。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害我媽上了他的當。如今老爺來了，便是我家造化。」同秀道：「往後再着。」兩人說說，早到門首。狗頭打門，便一疊連聲嚷道：「錢老爺過來！」喜得牛氏李裁縫忙迎出來；又怕秋痕不答應，牛氏自己跟進來，瞧着秋痕款待。不想同秀這回，是他女人和他同來，爲着他婆妾，家裏好不吵鬧。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你道同秀這回還能殼在外頭胡鬧麼？當下秋痕在牛氏跟前不能不招呼；到得牛氏去後，便低着頭，憑同秀怎樣問話，只是不答應。一會，秋痕走入南屋，同秀一人坐在炕邊方椅，見枕邊黃澄澄的一支風簾錫，想道：「秋痕這般可惡。我悄悄的帶上，你總要捱一頓打。」其實，同秀當時作惡，要牛氏把秋痕教訓幾句，秋痕打定了這風簾錫是癡珠的，就丟了十個，他媽也不管，如何會打。當下同秀走了，秋痕也送就月亮門。他媽雖十分不快，却不得說秋痕有錯。只十一月起，癡珠不來，好容易盼得同秀來了，言語又十分支吾。次日，辦點果品，教狗頭送去，纔曉得同秀這一回有人管了。家人們將狗頭送的果品，一人嘗一個。却沒一個替他端上去回。等至下午，同秀影兒都沒見。兩盒果品，早給家人們白吃了，只得端回空盒。牛氏聽了，委實生氣，數說狗頭一頓，就懊悔不該冷落癡珠，要秋痕寫字去請。秋痕道：「這

話難說。他見你們待他不好，叫你們自己打算。你如今要和他說話，你教人請他去，我不敢管。」牛氏聽了自然又和秋痕淘氣，却不敢再打。

挨到二十八，一月待要完了。又是偏年，牛氏沒法，靠晚跑到北屋，將好話和秋痕來說。秋痕只得答應。牛氏剛纔出去，禿頭就來了。這秋痕真與癡珠是個夙緣。別人委曲他一點兒，不曉得要哭到怎麼樣，癡珠這樣丟他的臉，他還替癡珠體諒，是受人家的賺，且料定禿頭回去，癡珠必來，吩咐廚房預備點心，教小丫鬟向火爐添上炭，放下開水，教跛脚打疊屋裏，自己蒸着一盒香篆。不一會，癡珠早來了。秋痕照常迎出來。癡珠雖然有氣，也不說什麼，仍是攜手坐下道：「我再不想今晚又來這屋？」秋痕一言不發，含笑向跛脚道：「你叫老爺跟人和車都回去。」癡珠道：「怎的……？」正待往下說，牛氏進來招呼道：「我早打發走了。老爺這一個月，爲什麼和我們淡起來？我多病，家裏的人都靠不住，一向委曲老爺，我通知道了。」癡珠見牛氏陡然恭順，到詫異起來，也就說了幾句應酬話。秋痕倚在方桌，手撥香篆，只抿着嘴笑。牛氏吩咐秋痕道：「爺要酒要點心，就叫我都預備現成。」秋痕答應，牛氏就去了。小丫鬟遞上茶，跛脚端上洗臉水向秋痕道：「娘擰。」秋痕道：「今天一家的人伺候他同祖宗一般，還要我擰？」跛脚笑道：「爺平日要娘擰，還是娘替爺擰能！」

癡珠道：『你攔着，我自己洗。』秋痕含笑向癡珠道：『搯一把給我拭手。』癡珠道：『你不替我搯，還使喚我？』秋痕瞧癡珠一眼道：『我不使喚你，卻使誰？』癡珠笑將手上搯的，遞給秋痕。秋痕拭完手，向跛脚道：『你把爺茶碗端給我喝。』跛脚道：『爺還沒有喝哩！』秋痕笑道：『我不給他喝，你待怎麼樣呢？』跛脚只得含笑端上。秋痕喝了兩口，方纔遞給癡珠道：『賞你喝罷！』癡珠道：『怎的你今天這般樂？』秋痕眼眶一紅道：『我挨了一個月苦，纔有這一天樂，你還不肯願麼？』說着，就拉着癡珠一塊坐下，將牛氏的話一一告訴，說道：『但願往後不再起風波，我挨那老貨兩頓打就打值了。』癡珠道：『你什麼時候又挨打一次？』秋痕就將初十的事說了一遍。癡珠道：『你怎的不給我知道？』秋痕道：『給你知道，也是枉然！』癡珠道：『只因替我省兩個錢，你整整受一個月罪。』跛脚在桌邊裝水煙，接口說道：『爺不曉得娘前月還上吊哩！』秋痕嗽着跛脚一眼。跛脚道：『也要給爺曉得娘的苦。』就低聲將那一夜的事，說給癡珠聽。癡珠聽了，起來向跛脚揖了一揖，慌得跛脚笑嘻嘻走開不迭。秋痕含着淚，將癡珠拉開，坐下道：『做什麼呢？』癡珠慘然道：『我竟不曉得跛脚這回變了一個人，有此見識。果然你拚個死，不害我受累麼？只是我今天聽人謊話，那般決裂，不特對不住你，也對不住跛脚。』秋痕忍着淚，說道：『你怎樣凌辱我，我也不怨。是我家裏人坑』

害我，我怪不得你，更見你的真心待我。只你氣苦這半天，真個冤枉！」癡珠道：「這錢司秀怎的跑來？」跛脚就將狗頭怎樣去請，怎樣和同秀來，同秀怎樣偷了風籐錫油，告知癡珠。秋痕道：「他們還送果品去，同秀沒有收，這才絕望了，回心轉意來求你。」癡珠笑道：「同秀這一來，還算是我們功臣。」於是軟語纏綿，跛脚伺候過消夜，先自睡了。兩人這一夜心滿意足，但見六曲屏邊九枝燈下，枕衾乍展，衣扣半鬆；郎癡若雲，儂柔似水；流輝婀娜，接影粵峯。菱菱不弱於風波，茵苕自苞於雨露。冬山如睡，玉豔臨醒；街鼓寥寥，夜光灑灑；刻鴛鴦翅，成蛺蝶圖；春滲枯心，歎銷愁髓；研丹擘石，冤魂願鎖於天牢；沁露蜜脾，華鬢忽游於忒利。此夜消除百慮，有如點雪紅爐；從今暗數千春，願去閨年小月。

且說，禿頭次日見天陰欲雪，便早些帶車來接。到了李家門口，覺得一路朔風，吹得打戰，因向酒鬼店裏喝杯酒。恰好懸太歲拿盤滷肝也來了。這兩人和禿頭近來都講相好，便倒酒的倒酒，切肉的切肉，呼兄呼弟，一塊喝酒。喝到高興，禿頭說起狗頭情狀可惡。贛太歲道：「你老爺和他姑娘好，怎的不教姑娘出來喊冤？譬如再有甚風波，教姑娘儘管喊出街坊。你老爺是不便出頭替他說話，我們左鄰右舍，都幫得他去見官理論呢！買良爲娼，已經有罪，何況是拐來呢？」禿頭道：「說起

姑娘也可憐，昨日我也怪他；後來他說得有理，是我老爺給人賺了，倒教我不過意起來。」酒鬼道：「什麼事呢？」禿頭便將錢同秀偷錫，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慧太歲道：「是他麼？你帶我和他要去。我聽得劉大老爺公館的人說，他怕老婆。這回他老婆來了，管住他，不給他走一步。你帶我去，你但說老爺問過李家，說這支錫，是錢老爺帶來了，叫我帶李家的人來要。以後你做個好人，看我發作，便了。我總要教他拿出籐錫，還教那老婆和他鬧一場。」禿頭哈哈大笑道：「妙妙！看你手段，我喝過這杯酒，就同你去。」酒鬼道：「討得來也好替劉姑娘明明心迹，給錢同秀臊臊脾。」

不言二人酒氣沖沖的去了。却說癡珠秋痕起來，差不多八點鐘了。癡珠便問「禿頭來麼？」外面人回道：「車到了，二爺沒有來。」癡珠道：「今天怎的竟不來了？」不一會，禿頭笑嘻嘻的徑跑入秋心院，恰好癡珠秋痕都在南屋。禿頭將籐錫遞上道：「討回來了。」秋痕了不得歡喜。癡珠接過手說道：「你怎的去討？」禿頭便說出慧太歲如何打算，如何上門吵鬧，錢太太如何大嚷出來，將錫子擲在地下。並說道：「那太太好不利害，罵得錢老爺啞口無言。怕真要打哩！」癡珠微笑不語。秋痕將錫帶上，說道：「天理昭彰！他要害我們鬧出一場故事，不想他自己却鬧出一場笑話了。」因向癡珠道：「我一個多月，通是打辯；今天我却重上妝台，你待我梳完頭走罷！癡珠就吩咐

禿頭「外邊伺候！禿頭退出。自此禿頭逢人就說錢同秀怕老婆；就把這六個字，做個并州土語。那同秀氣憤不過，無法和癡珠秋痕作對，也難和禿頭報仇。却買個營兵，借着買肉，和癡太歲厮打一場，送官究治。要想借此將他出氣，無奈鎖到衙門。禿頭早知道了，告訴癡珠，立地叫武營釋放。把那一名兵也革了糧，癡珠又給了癡太歲三十吊錢，再做生理。後來癡太歲感恩報德，捨命保護秋痕，也是爲此正是：

公子終歸魏，邯鄲罷賣漿；
英雄淪市井，淒絕老田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偕老卜居園遊柳巷

話說，并州城內柳巷，有個寄園。因山而構。第一層門內，有個花神廟。廟傍空地，園丁開設茶社，榜曰「一味涼」。第二層門內，便是寄園，係一江姓鄉宦住宅；緣南邊任內虧空，趕信回家，叫將此園典賣，由并州大營完繳。這且按下。

再說，采秋那篇賦，不曉何人抄了出去，就有好事的人，將荷生閱本，刻印起來。一時傳播官場中，無人不贊好。明經略先只曉得荷生有個意中人，名喚采秋，却不知道采秋有此手筆。當下將賦看過，登時來訪，荷生也無可隱諱，就一一說了。經略索觀原本，荷生喚青萍飛馬往取。經略看那小楷，拍案叫絕，便想替荷生圓此一段好因緣。適值荷生案上，擱着江鄉宦家丁紅稟，說「屋價庫平七千兩，偕年無人肯買，求准離屋，繳契歸官」等語。荷生黏簽批駁。經略瞧着，將荷生的簽揭起，提筆批道：「着卽投契，限十日離屋。」因笑向荷生道：「我買此宅，贈給先生做個金屋，好麼？」荷生

道是戲言，微微陪笑。經略喚跟人傳進門上，將此稟付給，說道：「你着江家繳契，即交韓師爺收管罷！」門上答應。經略和荷生一揖走了。荷生無可措詞，送出平台。經略又回頭笑道：「先生儘管趕年辦妥。」荷生只得唯唯。看官你道采秋得了這個知遇，奇不奇呢？這日下午，荷生來榆園，采秋止買了一匹烏騾，向梅花樹下空地馳試，見荷生來了，便下了馬，將轡勒付給紅豆，就問荷生道：「你一早叫人取賦，我還沒起來，到底是爲甚事？」荷生將經略盛意告知，就笑道：「千金市駿，你的聲價，竟高起數倍！」采秋歡喜，轉笑道：「古人說一字值千金，我却值不上七兩。」荷生也笑道：「如今不能不讓你說幾句闊話。可憐我和癡珠，整天寫了幾多字出來，却一錢摸不着！」采秋道：「你說起癡珠，我正要問你，這幾天見着他沒有？」荷生道：「他昨天纔到營裏。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虧得秋痕這番苦肉計。」采秋道：「秋痕真也不負癡珠。」荷生道：「你還不曉得癡珠幾乎負了秋痕！」采秋道：「怎的？」荷生遂把癡珠述的前一回事，和采秋說。采秋道：「可見你們男人的心是狠的，一翻了臉，就把前情一筆勾消。我想起繡那錦囊時候，心還會痛。」一面說，一面眼眶就紅起來。荷生笑道：「舊事不要重提。今日臘八天氣陰寒，我又有空，何不將癡珠秋痕招來一敘呢？」采秋道：「怕癡珠沒到秋心院，找他就費事了。」荷生道：「這樣天氣，他好人不和秋痕送暖偷寒？」

「說着，就將紅豆轡勒接過，騎着烏騾，也在空地上試了一回，便跑出園來到了李家，下馬進去，悄無人聲，步入秋心院南屋，聽得秋痕低聲唱道：『花朝擁月夜，嘗盡溫柔滋味。』以後聲便低了，就聽不清楚。正要叫喚，又聽一句是：『兩人合一副腸和胃。』便悄悄的從落地罩的小縫，瞧將進去。見癡珠倚在炕上，秋痕坐在一邊，笑吟吟的唱。因掀開棉簾說道：『好樂呀！』兩人驚起，見是荷生，癡珠趕着讓坐，說道：『你今天却有空跑到這裏來？』荷生坐下，向秋痕道：『我特地把公事放下，來聽崑曲，你唱下去，也不負我今天走這一遭。』秋痕紅着臉道：『整月不來，來了又鬼鬼祟祟的做個沿壁蟲。』荷生笑道：『難道崑曲癡珠聽得，別人就聽不得麼？』就向癡珠道：『我聽說你著部捫蝨錄，又著部談虎錄，到底真是說蝨說虎不成？』癡珠笑道：『前個月悶得很，借此消遣，這會又丟了。』荷生從北窗玻璃裏，望着窗外梅花，笑道：『這却好！蝨也不捫了，虎也不談了，就伴這一樹梅花，過了一冬罷！我偷了這半天空，你帶着秋痕到愉園吃碗臘八粥，也是消寒小集，好不好呢？』癡珠道：『我和你先走，讓秋痕坐車，隨後來罷。』於是四人在春鏡樓圍爐喝起酒來，談笑方酣，營中送來京信一大封，荷生拆開一一檢看，都是循例賀年的簡札。隨拆隨看，隨看隨拋。末後一封，係鄭仲池侍讀的信，寄來八首梅花詩，是用張檢討的韻。荷生歡喜招呼癡珠同看一遍。癡珠道：

「此君的詩，也算得都中一個好手，只弱得很。」荷生道：「我們何不就次韻和他一和？」秋痕道：「一人次韻八首七律，豈不是件煩難的事？」荷生笑道：「怕煩難就不算荷生癡珠了。」采秋道：「你兩人各和八首，我和秋痕妹妹，替你分寫罷！」於是荷生同癡珠隨喝隨作，采秋同秋痕隨喝隨寫。荷生的詩是：

本來仙骨抱烟霞，爲詠羅浮興倍賒；
破臘忽驚風信早，衝寒恰趁月輪斜；
迢遙香海留春氣，寂寞空山閱歲華；
驛騎不來鄉訊少，舍情莫問故園花。

一枝纔放暗香生，對汝雙瞳剪水清；
偶有月來堪入畫，絕無人處亦多情；
廣平作賦猶嫌豔，和靖能詩尙近名；
試看茫茫銀海異，啁啾翠羽學春聲。

灞橋風雪步遲遲，別有詩心世未知；
紙帳銅瓶時入夢，參橫月落最相思；
繽紛庾嶺花千本，惆悵江城笛一枝；
信是幾生修得到，冷吟閒醉也應宜。

寒驢曾訪舊江村，野店山橋載酒樽。絕似神仙來玉宇，從無消息到朱門。
盤根久鍊詩爲骨，寫影終嫌筆有痕。莫向東風羨桃李，冰霜一樣是天恩。

孤山從古絕塵緣，瑤島瓊樓盡似年。照水祇應看瘦影，凌波還欲擬飛仙。
偶描粉黛終疑俗，學染胭脂亦可憐。林下美人窗外月，幾人佳句借君傳。

大江南北記遊蹤，秦樹燕山路幾重。茅舍多情容獨醉，瑤台有約又相逢。
頻年飄泊愁戎馬，三徑荒涼憶菊松。回首綺窗春信好，頓令歸興一時濃。

花事匆匆歲又殘，一年容易指輕彈。紅蓮依幕慚才薄，白雪連篇屬和難。
官閣光陰容嘯傲，玉堂風味本高寒。長安二月春如錦，不許東皇一例看。

銀雲滿逕玉交枝，大地陽和豈有私。傲骨祇應留鶴守，清名幾欲畏人知。

癡珠的詩是：隴頭流水風前曲，雪後園林畫裏詩；記取調羹消息好，百花頭上正開時。

暮景猶留幾斷霞，巡檐願豈此生賒？鹿岩贈後風如昨，驢背歸來日未斜。
不分山林終索寞，非關春色自清華。枕屏夜夜瑤台夢，俯看紅塵五萬花。

偶從香雪證前生，四十年前住太清。地滿瓊瑤皆故步，心如鐵石總多情。
空山有約留知己，傲骨無緣得盛名。一覺羅浮騎蝶去，啁啾翠羽不成聲。

獨步羣芳轉似遲，珊珊仙骨幾人知？馨香懷袖經年別，風雪漫天耐爾思。
鐵笛西風吹入破，瑤琴明月怨空枝。并州姑射仙山路，底事栽花總不宜？

訪遍山村又水村，枉攜醞醪酒盈樽；一天雪意濃於墨，幾樹香魂黯到門。
漏盡書燈微有影，夢回紙帳半無痕。春花也似秋花恨，冷蕊疎枝蓋怨恩。

鴻爪天涯話夙緣，江南消息斷年年；冬心耐守寒林况，春色先歸綠萼仙。
顛倒有懷難索解，清癯顧影總相憐；一枝自把靈犀證，栩栩神難筆底傳。

彩波紅雨渺無蹤，疊疊雲山隔幾重；每遇故人頻問訊，可憐遲暮又相逢！
寒更伴結禱襪鶴，傲雪形同偃塞松；絕代孤芳遺世立，開時不見露華濃。

陽春獨自譜冬殘，三弄何人古調彈？修到今生正不易，描來設色可知難。
花緣有信分遲早，天總無心作煖寒；明月似波雲似水，詩心清絕此中看。

東風借問故園枝，烏鳥無緣得遂私；萬里星霜人獨對，十年冰炭意同知。
篆煙脈脈簾垂晝，綺閣沉沉夜賦詩；亦有家山歸未得，紙窗燈火憶兒時。

做完兩人互看。癡珠道：「荷生的詩，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荷生笑道：「你不是這樣？」秋痕癡

珠微笑。隨後闌酒，采秋印了一盒香篆，慢慢燒着，就和秋痕彈起月琴來，各人將那梅花詩拍入工尺。只按得一首，夜已深了。此時荷生將今早的事告知癡珠。癡珠笑道：「這却是意外的遭逢；以後須邀我逛一天奇園罷！」也就散了。這夜天陰得黑越越的。秋痕爲着采秋給他水仙花，和那塞外的五色石，要個盆供；剛走到北窗下，忽一陣風過，吹得竹葉簌簌有聲；燭光一閃，瞥見梅花樹下，有個宮妝女人，臉色青條條的，唬得毛髮直豎，把盆一丟粉碎了，沒命的跑入屋裏。癡珠聽得盆碎，正奔出看，秋痕早到跟前，拉着癡珠，半晌說不出話。癡珠忙問：「怎的？」秋痕定了神，纔說道：「我真見鬼了。」便將所見告訴癡珠。癡珠笑道：「好端端的住屋，那裏有鬼？」正說着，忽聽得窗外長歎一聲，頓覺毛竅都開。秋痕道：「你聽！」癡珠強說道：「疑心多生鬼，我却不聽見什麼。」口裏這樣說，心裏也着實駭異；便說道：「無鬼之論，創自阮瞻，其實魂升魄降，是個常理。若「有嘯於樑」一種靈怪，吾不敢說是必無，却非常理。只是世間的人，隨便到一去處，就有那酒鬼，色鬼，賭錢鬼，鴉片煙鬼，捉挾鬼，肩摩踵接；這豈人之常理？人無常理，鬼更不循常理。陽間之鬼，白晝現形；陰間之鬼，黑夜露影；這鬼就懂得道理。你們不怕白晝現形之鬼，轉怕黑夜露影之鬼，豈不豈呢？」秋痕道：「好，好！你又借鬼罵人了！」癡珠笑道：「好好中華的天下，被那白鬼烏鬼鬧翻了。自此士大夫不徵於

人，却微於鬼！東南各道，賊臨城下，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場的；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這會通天下的人，皆是個冒失鬼，豈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臉，幾個小遊魂？說得秋痕和跛脚通笑了，北窗下轉寂然無聲。癡珠復閑談一會，便收拾去睡。

再說，江家契券，即日投繳，眷屬於十六日離屋。荷生即於是日接到紫滄來書，說杜藕齋要增二千金身價，荷生自然答應了。十七日辦完公事，便到愉園，和采秋領着紅豆，伺到柳巷。這裏早有索安翁慎伺候，引着兩人先瞧正屋，就是軒軒草堂，崇墉巖煥，局面堂皇。到了第三進，紅豆見那臨池一座小樓，曲折有趣，說道：「這樓比我們的春鏡樓更覺幽雅，娘往後就住這一進罷！」采秋道：「這樓怎的沒有橫額？」荷生道：「你住了，我就寫春鏡樓三字，做個匾額掛起來。」兩人就在樓上，小憩一會。翁慎端上點心，隨意用些，然後打小門上了寒雲樓。只見第一層是六面樣式，面面開窗，純用整塊玻璃隔作六處；六處之中，又分出明暗來，大小方圓扁側，共有十二處，額題并門仙館。更上第二層，是四面式樣，面面空出迴廊，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欄干，裏邊八間併作一間，統用錦屏隔斷，面面有門。瞧着園中，亭臺層疊，花木扶疎，池水潏洄，山巒繚繞，已自可觀。再轉扶梯，到了第三層，覺得比前兩層略小了些，却是堂堂正正，一座三間的廳屋，上面橫額，篆書寒雲樓三字，地位

愈高，眼界愈闊。荷生同采秋攜着手，憑欄一望，并州的山水關塞，就如天然圖畫，都在目前。縱覽一會，就下來在并門仙館坐。索安回道：「爺如今從那邊逛去？好叫園丁預備。」采秋道：「順着路，我們騎馬走罷！」荷生道：「我們坐船到了小蓬瀛，再騎馬不好麼？」索安答應，翁慎使吩咐下來。不一會船撐來了。衆人下了船，步入艙，見兩傍擺列四盆花木，中間三層臺階，是個堂，方有一丈，足開兩席；後堂一邊爲室，一邊爲徑；徑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采秋笑道：「這船式樣，真是奇創！」荷生道：「浙江西湖船式多得很呢！有名小團瓢的，有名搖碧齋的，有名四壁花的，有名隨喜庵的；這式製喚做煙水浮家。」於是談談講講，一路看園中景致。有幾處是飛閣凌霄，雕甍瞰地；有幾處是危巖突兀，老樹槎枒。船慢慢的，有半里多路，遠過了一個石磯，出了小港，即是個大寬闊處，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荷生指道：「那就是小蓬瀛。」一會到了，繫好了船。只見蒼松夾道，古柏成盤。一個榭靠山臨水，略似芙蓉州水閣，上去坐下，索安遞上茶，兩人喝了，走上岸來，荷生騎匹小川馬，采秋就騎那匹烏驢，迤東而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小亭曲榭，到了平路，茅舍竹籬，頗有雞犬桑麻之趣。那園丁家眷，和着兒女，都一簇一簇的，睜着眼瞧，采秋喚他過來，却不敢近前。荷生吩咐索安：「一個孩子賞一百錢！」索安答應，自去分給了。這裏荷生采秋跑了一回馬，紅豆纜到，

采秋便先下烏騾，說道：「坐車不如騎馬，無奈這城裏女人通是坐車。」此時荷生也下了馬，說道：「他們嬌嫩嫩的，看見馬就怕起來，那裏會騎？」采秋道：「這也是習慣成自然了，譬如我和你在街上騎着馬跑，不就是錢牧齋柳如是的笑話麼？」荷生道：「可不是呢！」兩人一邊說話，一邊度上石橋，回望着瓜疇芋區，不勝感慨。荷生就說道：「癡珠的詩有『倘得南山田二頃，此生原不問升沉』之句，真是先得我心！我往後要延他將這幾處聯額和你商量，調換一調換。」采秋笑道：「你和他商量就是了，何必要拉扯到我呢？」於是下了石橋，順着兩行竹徑，轉出柳堤，又過了幾處神仙洞。翁慎打着小路，叫開了聽雨山館後門伺候。兩人進去，轉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着就是幾百株芭蕉，圍着三四間書屋，奈窮冬苦寒，却不見綠天的好景。兩人就不復坐，望小天台而來，只見怪石嵯峨，若飛若走；古藤如臂，敗葉成堆。上了山徑，盤旋到了山頂，有三丈多高，遠望拳雲樓，近瞰竹塢梅窩，令人豁目爽心。看了好一會，早是夕陽西下，朱霞滿天，纔一步步的拾級而下。到一山凹，桂樹林立，有亭翼然，便是金粟亭，靠山踞石。采秋想要到亭子一憩，荷生道：「天不早了，下面東首就是梅窩，我們到那裏坐，也領略些花香。」遂步下山來，沿着東邊山徑，到了一帶梧桐樹邊，遠遠聞着梅花的香。只見一道青溪，圍看一個院落，也有幾堆小山，盡是梅樹，尚在盛開。兩人隨便

步入一屋坐下，荷生道：「園中佳處已盡於此，如今仍從軒軒草堂出去上車罷！」翁慎端上松花杏糕酪，兩人用此，拭了臉，教索安折下幾枝梅，天已黑了，便出來上車，回到愉園，恰好癡珠正在門口下車，三人便一齊進內，先在船房坐下。說起逛園，癡珠道：「我最愛是梅窩那幾間屋子。」因嘆口氣道：「春鏡無雙，我說的偈，准不准呢？」荷生采秋一笑。癡珠又嘆道：「天下不少名園，單寒卓犖的人，既不得容膝之安，膏粱貴介，又以此爲呼盧博進之場，這園落在你兩人手裏，纔是園不負人，人也不負園哩！」荷生道：「往後我就請你住在梅窩。」癡珠笑道：「那纔叫做寄園寄所寄！」采秋道：「人生如寄，就是甲第連雲，亭臺數里，也不過是寄此一身！」癡珠道：「這還是常局，儘有富貴逼人，功名誤我，鶴鶴之寄，亦且爲難！」荷生笑道：「卿所咄咄，我亦云云，安在彼我易觀，不更相笑？」采秋道：「進去用飯，不要講書語了。」癡珠道：「秋痕等我一塊吃晚飯，我不奉陪。」說着便走。荷生也不強留，送到月亮門，自與采秋在春鏡樓小飲，醉後題一詩云：

朱樓新與築崔嵬，面面文窗向日開；
拂檻露華隨徑曲，繞闌花氣待春回；
眉山豔入青鸞鏡，心字香儲寶鴨灰；
慚愧粉郎絲兩鬢，恐難消受轉低徊。

正是：

明月前身，梅花小影；聽雨攀雲，幻境真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誕女弟子稱觴

話說，明年戊午，立春節氣，却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立春兩日，雪霽，天氣甚覺和暖。癡珠正與秋痕同立在月亮門外南廡弄鸚哥，見愉園的人送來荷生一個小柬，癡珠展開，和秋痕看着，上面寫的是：「昨有秦中鴻便題一梅花畫冊，寄與紅卿，得念奴嬌一闋，錄奉詞壇正譜。」癡珠笑道：「既得隴，又望蜀！」秋痕道：「荷生這會還念着紅卿，也算難得。」便念道：

迢遞羅浮，有何人重問美人蕭索？

竹外一枝斜更好，也似傾城衣薄。

疎影亭亭暗香脉脉，愁緒都無着。

銅瓶紙帳，幾家繡戶朱箔？

却憶月落參橫，天寒守爾，祇有孤山鶴。

畢竟罡風嚴太甚，恐學空花飄泊。

秋痕眼皮一紅，住口不念了。癡珠接着念道：

綠葉成陰，駢枝結子，莫負東風約。

綺窗消息平安，歲歲如昨。

秋痕道：「荷生的詞，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我每回讀着，就要墜淚，你何不和他一閱？」癡珠道：

「我出語生硬，萬分不及他，因此多時不敢作了。」秋痕道：「你題花神廟的臺城路，和那七夕的

百字令，就與他一樣好。」一面說，一面就拿着柬帖詞箋，先自進去。癡珠正待轉身，只見小岑劍秋

同來了。癡珠忙行迎入，秋痕也出來相陪。癡珠道：「好久不見，怎的今天却這般齊？」小岑道：「我

兩人一早訪了荷生，便來找你，打算約着明天去看迎春。」癡珠嘆道：「文酒風流，事過境遷，下月

這時候，你們不都要走麼？到彼時，我却有兩篇文贈你。」小岑道：「這就難得。」劍秋道：「癡珠肯

爲我兩人做起文章，這真叫做榮行了！」癡珠道：「我是說我的話。」小岑道：「不要罵起來！」劍

秋笑道：「他說他的話就罷了，那裏有做那人的序文，就罵那人道理？」說得癡珠小岑都笑了。秋

痕道：「我二十二這一天，也要學着荷生做個團圓會，大家都要到。」小岑道：「自然都到。」劍秋道：「這一天你替你師母餞行呢？」秋痕道：「只要師母住得到三十，我三十晚上便替他餞。」大家說說笑笑，就在秋心院用過早飯。癡珠偶然問起掌珠，劍秋道：「你還不曉得麼？」夏旒與他來往了半個多月，給不上二十千文，還偷了一對金環，兩隻鋼錶，現在討個兩湖坐探差事，竟自走了。你想掌珠這會苦不苦呢？」癡珠聽了，氣憤說道：「有這下作的東西！」小岑道：「你那裏曉得外面的事？這幾天又有件笑話，你叫劍秋說給你聽。」癡珠便叫劍秋說，劍秋笑道：「你猜是那個。」癡珠道：「我曉得是那個？你說罷！」劍秋道：「你認得原士規麼？」癡珠道：「我久聞其名。」劍秋道：「士規參了官，沒處消遣，那花選上賈寶書，做人爽直，竟給他騙上了。前個月竟想出主意，借寶書家開起賭場來，四面八方拉着人去賭。不想拉上一個冤家，是大衙門長隨，賭輸幾十千錢，便偷着上頭一付金鐲，又來賭輸，第二日，破了案，府縣都碰釘子，這一晚圍門一拿，一個都沒走脫。士規也掛上鍊，不敢認是官，坐班房去。只可憐寶書跟着他受這場橫禍！倘認真辦起來，士規是要問罪，寶書還不曉得怎樣下落呢？」癡珠心上難安，說道：「寶書呢，我不曾見面；掌珠和我却有一日盤桓，原想乘個空訪他一訪，因為夏旒在他家來往，就懶得去了。如今他有這場煩悶，你帶我去瞧他一

喚罷！』小岑笑道：『你要充個黃衫客麼？』癡珠道：『黃衫客，我自想也還配得，只那夏旒却比不上李益。』劍秋道：『我同你去。』小岑道：『我也去。』三人一車，向掌珠家趕來。癡珠見掌珠光景委實狼狽，便悄悄給了十兩銀子，并約他明日來秋心院。掌珠自然十分感激。隨後去看丹暈，又去看曼雲，也都約着明日的局。癡珠爲着秋心院近在咫尺，便將車送小岑劍秋回去，步行而來。次日，荷生也來。四人就在秋心院吃了一頓飯，同往東門外看迎春去了。說不盡太守青旂，兒童彩勝，這一日，熱鬧喧騰！傍晚進城，小岑劍秋的車，灣西回家；荷生癡珠是向菜市街來。剛從大街轉入小胡同，見前頭停一輛車，兩個垂髫女子，一略小些，伶俏得很，正在下車。車夫只得停住，荷生坐在車沿，這小的且不下車，將荷生打諺一打諺，便喚道：『韓老爺！』荷生也覺得這小的面熟得很，只記不起，便一面跳下車，一面問道：『你怎的認得我？』此時小的下了車，那一個也要下來，荷生却認得是傅秋香。這小的早向荷生打千。秋香趕着下車，也就向荷生打千，說道：『半年多沒見面，老爺通好麼？』那班長認得是韓師爺，十分周旋，荷生却一眼只瞅着小的，忽記起來，說道：『你不是天香院秋英麼？』那班長接着道：『他是從秦中纔來呢！』荷生喜道：『我正要問問秦中大家消息。』便招呼癡珠下車，秋香引入客廳坐下，秋香秋英都與癡珠請安。荷生爲通姓名，秋香延入臥室。

看官聽着秦中自去年逆回滋事之後，光景大不如前。天香院姬人，都已星散。這秋英是天香院一個侍兒，靠着一老媽，流轉到了并州，搭在秋香班裏。當下癡珠着問娟娘，荷生急着問紅卿。娟娘是他門班裏老前輩，秋英連名姓通不知道。紅卿是閉門臥病，幸他媽素有蓄積，尚可過日。荷生因向秋英嘆口氣道：「我和紅卿到你天香院喝酒時候，你才幾？」秋英道：「十一歲。」荷生道：「如今呢？」秋香道：「他如今十五歲了。」荷生向癡珠道：「忽忽之間已是五年。回首舊游，真如一夢！」癡珠道：「我去後，你才到秦中。我和娟娘一別，竟是八年。你和紅卿算來相別也有四年了。」說話間，秋香已端上點心，兩人用些。癡珠見秋香秋英俱婉孌可愛，因也約了明日的局，便上車同到榆園。是夜兩人集李義山詩，聯得古風一首，采秋膽出，念道：

風光冉冉東西陌，（癡）蒲青柳碧春一色。（荷）

郵亭暫欲洒塵襟，（癡）謝郎衣袖初翻雪。（荷）

海燕參差溝水流，（癡）繡檀迴枕玉雕鏤。（荷）

舊山萬仞青霞外，（癡）同向春風各自愁。（荷）

衣帶無情有寬窄，（癡）唱盡陽關無限疊。（荷）

浮雲一片是吾身，（癡）冷葉倡條偏相識，（荷）

鸞釵映月寒錚錚，（癡）相思迢遞隔重城，（荷）

花鬢柳眼各無賴，（癡）湘瑟秦簫自有情，（荷）

回望秦川樹如薺，（癡）輕衫薄袖起君意，（荷）

當時歡向掌中銷，（癡）不須看盡魚龍戲，（荷）

眞珠密字芙蓉篇，（癡）莫向洪崖又拍肩，（荷）

此情可待成追憶，（癡）錦瑟無端五十弦，（荷）

念畢笑道：「竟是一篇好七古！」癡珠見天已不早就向秋心院去了。

次日，靠晚，秋痕邀了癡珠，同到愉園春鏡樓。早是絳燭高燒，紅氍匝地。采秋一身豔妝，紅豆香

雪也打扮得嬌嬌婷婷，秋痕點對蠟，向上磕三個頭，采秋趕着還禮。荷生早拉着癡珠，向水榭瞧梅

花去。這夜，四人喝酒行令，無庸贅述。次日荷生采秋，怕秋痕又來拜壽，轉一早領着紅豆，先到秋心

院。此時癡珠才起身下床，尙未洗漱。秋痕爲着要先往愉園拜壽，起得早些，也還妝掠纔完，迎出笑

道：「這擋駕的法兒，却也新鮮。」便讓荷生西屋坐下，自和采秋紅豆進南屋去了。不一會，跛脚領

着掌珠進來，接着秋香秋英也來了。停了一停，小岑劍秋同到，說丹暈雲受了風寒，癡珠道：「事不湊巧，秋痕今天還備有兩席呢！」荷生道：「就是通來，不過十一人，何必如此費事？」當下秋痕早調遣着跛脚和小丫鬟，在南屋裏，排下兩席麵菜早酒。大家都不大喝就散了。秋痕領掌珠等，替荷生祝起壽來。今日這一會，大家都有點心緒，所以頂熱鬧局，轉覺十分冷淡。也有在月亮門外倚着梧桐樹，喁喁私語的；也有借着調鸚哥看梅花消遣的。到了三下鐘排席。先前是兩席，荷生不依，癡珠教秋痕將兩席合攏。左邊荷生獨坐，右邊小岑劍秋；上首采秋居中，左掌珠右秋香；下首癡珠居中，左秋英，右秋痕。紅豆小丫鬟輪流斟酒。上了四五樣菜，窗外微風一陣陣送來梅花的香。癡珠見大家都沒說話，便要行令。小岑道：「采秋的令，繁難得很，令人索盡枯腸。」因向掌珠道：「今日你說個飛觴，要雅俗共賞的纔好。」掌珠沉吟半晌，說道：「今日本地風光，是個壽字。」秋痕道：「昨夜行的百壽圖，俗氣得很！今日還講這個？」癡珠道：「今日不說真的壽字，就不俗了。」劍秋道：「說個美人名。」荷生道：「美人名能有幾個？」采秋道：「壽陽公主。」癡珠道：「孫壽。」荷生道：「還有沒有？」小岑道：「有，有。花選上有個楚玉壽，不是美人麼？」說得眾人通笑了。劍秋因向掌珠道：「玉壽我聽說死了，真不真？」掌珠道：「他前月就死了。」秋痕道：「今天大家不准說這個。」

字，你和寶憐妹妹說了，各罰一杯酒。」劍秋道：「着着！我該罰。」便喝了一杯。秋痕道：「寶妹妹也喝罷！」掌珠道：「我是跟他說下。」劍秋道：「是我累你，我替你喝。」癡珠道：「我的意思，說個壽字州縣的名何如？」大家想一想，通依了。癡珠道：「我起令。」便喝了一杯酒，說道：「福建，建甯府，壽甯縣。玉桂喝酒。」秋香喝了酒，想了半晌，飛出一個壽字道：「荷生喝酒！陝西，同州府，永壽。」荷生喝了酒，說道：「山西，太原府，壽陽。」數是劍秋。劍秋喝了酒，說道：「四川，資州，仁壽。」數是掌珠。掌珠喝了酒，也想一會，說道：「秋痕姐姐喝酒，山東，兗州府，壽張。」秋痕且不喝酒，將指頭算一算，把酒喝乾，說道：「浙江，嚴州府，壽昌。該是采秋。」采秋喝了酒，說道：「直隸，正定府，靈壽。該是秋英。」秋英喝酒，想一想，說道：「江南，鳳陽府，壽州。」小岑道：「輪流一遍，也沒有個重說的，我喝罷！」喝了酒，說道：「山東，青州府，壽光。還給荷生喝了壽酒，收令罷！」荷生也自喜歡。紅豆換上熱酒，喝了，時已黃昏，室中點上兩對紗燈，秋痕上了大菜，出位敬荷生三杯酒，就要來敬采秋，采秋再三央告，秋痕只得來敬小岑劍秋，二人各飲一杯，逐位招呼下來。秋香秋英便送上歌扇。」劍秋道：「今天立春第二日，教他們只揀春字多的，每人唱一支，我們喝酒。他們有幾多春字，我們喝幾多酒，不好麼？」荷生道：「好極。」回頭瞧着紅豆道：「你數罷！」此時傅家冷家班長，都拿着鼓板，三弦，笛

子，在院裏伺候。秋痕移步窗下，說聲「一剪梅」，外面答應。笛聲徐起，弦語微揚，鼓板一敲，只聽秋香唱道：

霧靄籠葱貼絳紗，花影窗紗，日影窗紗。迎門喜氣是誰家？春老儂家，春瘦兒家。

大家喝聲「好！」紅豆道：「兩杯。」於是斟了酒。癡珠向秋痕道：「這一支是那一部分的詞？」秋香

道：「紫釵記議婚。」只聽秋英唱道：

香夢回，纒纒紅鴛被，重點檀唇燕脂膩，匆匆挽個拋家髻，這春愁怎替？那新詞且記。

大家也喝聲「好！」紅豆道：「一杯。」荷生道：「曲唱得好。」只是春字太少，我們沒得酒吃。」紅

豆笑道：「大家要多喝酒，我唱罷。」癡珠歡喜，便喚跛腳端把椅子來，教紅豆坐下。紅豆背着臉，唱

道：

他平白地爲春傷，平白地爲春傷。春去的忙，後花園要把春愁漾。

癡珠喝聲好。劍秋道：「要喝四杯呢！」紅豆起身斟酒掌珠道：「我唱下一支罷！」唱道：

論娘行出，人人觀望，步起須屏障。但如常，着甚春傷，要甚春游？我放春歸，怎把心兒放？

荷生說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采秋道：「如今穀你喝了。」於是大家通喝七杯。秋痕讓點菜，癡珠道：

「我在劉子善家過冬，行的令是擊鼓博花，也還熱鬧，如今要采秋想個雅的，隨人愛說者說，不說者講個詞曲梅字罷！」小岑道：「我儘怕采秋的命令，你們偏要他來鬧！」癡珠向采秋道：「你儘管說。」采秋笑道：「你不怕繁難，我說兩個令你們商量用那個罷。一是，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一是，二物並稱一奇一偶。」荷生道：「前一令還多些，後一令只有數件，留着想想，也覺有趣。」癡珠你吩咐他起鼓罷！」秋痕早叫跛脚探枝梅花，遞給癡珠，吩咐院子裏起鼓。癡珠便將梅花給了荷生。叫從他輪起，劍秋道：「我們講了采秋的命令，也還說句詞曲，纔有趣。只不要限定梅花。」大家也依。這回是教坊們打的鼓，輕重遲速，有音有節。席上輪有三遍，花到秋英，鼓却住了。秋英喝了酒，說道：

「雪意衝寒，開了白玉梅」

第二次從秋英起，輪到荷生，恰恰七遍，鼓聲住了。荷生喝了酒，說道：「我講個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罷！一東的虹字。」大家想一想道：「好。」合席各賀一杯。荷生說句詞曲，是「伯勞東去燕西飛。」第三次的花輪到劍秋，鼓聲停住。劍秋喝了酒道：「我說個「壽若維祺」的祺字。」癡珠道：「善頌善禱大家賀一杯，荷生采秋皆喝雙杯。」荷生道：「喝一鍾就是了，何必雙杯？」劍秋說的詞曲是「進美酒全家天祿。」第四次輪到秋香，鼓聲停住。秋香喝了酒說道：

「則分的粉骷髏，向梅花古洞。」

癡珠因吟道：「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長漂漂！」秋痕瞧着秋香一眼。采秋只喚起鼓。這是第五次，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說道：「我說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伸字。」大家也贊好，各賀一杯。秋痕道：「我詞曲是句「拿住情根死不鬆。」」劍秋道：「你不准人說這個字，怎的自說該罰三杯。」秋痕沒得說，癡珠替他講情，罰了一鍾。秋痕說道：「我還說本分的令是：

單只待望着梅花把渴消。」

劍秋笑向秋痕道：「你還渴麼？」秋痕道：「你又胡說！」第六次又輪到荷生。荷生喝了酒，說道：「我如今講個一物並稱，一奇一偶罷！」冠履。」小岑道：「妙！」大家也賀了一杯酒。荷生說句詞曲，是「去馬驚香，征輪遶月。」第七次輪到采秋。采秋道：「前一令我是「裋衣」裋字；後一令我說個「釵環。」」大家都拍案叫妙，各賀一杯。癡珠道：「還有詞曲怎不說？」采秋瞧着荷生道：「順時自保千金體。」言下慘然。荷生更覺難受。大家急將別話岔開了。第八次輪到小岑。小岑喝了酒，道：「我說個「琴德惜惜」的惜字何如？」荷生道：「好得很！」大家也賀一杯。說個詞曲是「北里重消一枕魂。」第九次又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說道：「我再說個「焉諛護草」的諛字。說句

詞曲，是「情一點燈頭結」本分的令是，

怕不是梅卿柳卿。」

大家都說好，各賀一杯。第十次輪到掌珠，喝酒說道：

「等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劍秋瞧着掌珠笑道：「你還等夏旒麼？」掌珠兩頰飛紅，急得要哭。癡珠向劍秋道：「你何苦提起這種人？」掌珠早借着吸水烟，拭了眼淚，纔行歸坐。不想十一次又輪到掌珠，只得又喝了酒，說道：

「我說個蟪字。」劍秋趕着喝：「好！」大家也齊聲贊好，滿滿的各喝一杯。掌珠瞧着秋痕道：「我

說句詞曲，是「漏盡鐘鳴無人救。」秋痕接着道：「願在火炕中身早抽。」就嘆了一口氣。荷生

道：「講酒令，怎的都講起心事來？」起鼓，給癡珠說了收令罷！這是十二次，又輪到秋香。秋香喝了

酒，說道：

「只怕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

十三次又輪到秋英，秋英喝了酒說道：

「夢孤清梅花影，熟梅時節。」

十四次又輪到秋痕，秋痕喝酒，說個「杯箸」。荷生道：「靈便得很，大家各賀一杯。」秋痕又說個詞曲：「到此悔不來，惟天表證。」說個梅是：

「便揉碎梅花。」

劍秋笑道：「往下念罷。」秋痕道：「劍秋，你今天怎的儘糟蹋人？我改一句念給你聽。」則道墓門梅，立着個沒字碑。」

荷生哈哈大笑。小岑道：「他得罪你，你罵他沒字碑；怎的把我喚做墓門梅？」劍秋笑道：「他近來肚裏沾了癡珠點兒墨汁，憑什麼人都說是沒字碑哩！」癡珠道：「算了，不說頑話，我還沒輪到呢！秋痕吩咐起鼓。這是十五次，輪有三匝，花到癡珠，鼓聲停住了。荷生道：「你快說，天已不早，好收令罷！」癡珠喝了酒，說個「蠅」字，又說個「領袖」，說句詞曲是「溫柔鄉容易滄桑！」荷生道：「好！虹字起，蠅字結，領袖二字，近在目前，却沒人想得到。我們賀他一杯，散了罷！」秋痕催上稀飯，大家用些。小岑劍秋急去看病，便先走了。掌珠、秋香、秋英、荷生、癡珠，每人各賞了十兩銀也去了。荷生見秋痕筆硯放在北屋方案，就檢張紙寫一首詩，向癡珠道：「賦此誌謝。」癡珠念道：

香溫酒熟峭寒天，畫燭雙燒照綺筵。
檀板有情勞翠袖，萍根無定感華年。

邊城笳鼓催殘臘；文字知交信夙緣；却念故鄉歸未得，一回屈指一悽然。
癡珠念畢，也檢一牋，和道：

第一番風料峭天，辛盤介壽合開筵；酒籌緩緩消殘夜，春日遲遲比大年；
知己文章關性命，當前花月證因緣；新巢滿志棲雙燕，我爲低徊亦暢然。

荷生采秋，齊聲贊好，喝了茶，然後同回愉園。正是：

勝會旣無常，佳人更難得；搔首憶舊遊，殘燈黯無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借秋痕到愉園送行。見驪駒在門，荷生采秋，依依惜別；兩人愴然，不能久坐，便自告辭。是夕人家祀灶，遠近爆竹之聲，斷續不已。癡珠倚枕思家，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酬，終是悶悶不樂。秋痕因說道：「你前說要作鴉片嘆樂府，我昨日替你作篇序，你瞧用得用不得。」說着便向案上檢出一紙，遞給癡珠。癡珠接着念道：

聞諸父老，二十年前，人說鴉片，卽譁然詫異。邇來，食者漸多，自南而北，凡有井水之處，求之卽得。敗俗傾家，喪身罹法，其弊至於不忍言。而昏昏者習以爲常，可爲悼嘆！尤異者，香閨少婦，繡閣雛姬，或亦間染此習。至青樓中人，則十有八九。遂令粉黛半作骷髏，香花別成臭味。覺岸回頭，懸崖勒馬，非具有夙根，持以定力，不能跳出此魔障也。孽海茫茫，安得十萬恆河沙，爲若輩滿腸滌胃耶？作鴉片嘆：

念畢，說道：「很講得痛切，筆墨亦簡淨，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等我替你改？我是不止說這個，還有幾多時事，通要編成樂府哩！頭一題，是黃霧漫；第二題，是官兵來；第三題，是胥吏簪；第四題，是鈔幣弊；第五題，是銅錢荒；第六題，是羊頭爛；第七題，是鴉片嘆；第八題，是賣女哀。」秋痕斟一杯酒，喝一半，留一半遞給癡珠道：「樂府我沒有做過。」癡珠喝了酒，說道：「你沒有做過樂府，那白香山新樂府三十章，你不讀過麼？香山的詩，老嫗能解，所以別的詩不好，樂府最妙。學他那樣作去，便是正體。」秋痕又斟一杯酒，給癡珠喝一半，將剩的自己喝了，說道：「這個你也和我講過，只我總不敢輕易下筆；你隨便起兩句，我接下去學學，好麼？」癡珠道：「我念你寫。」便隨口念道：「外洋瘠中土，製作鴉片烟。」秋痕端過筆硯寫着，癡珠道：「你五字的做兩句罷！」秋痕故意想了又想，說個不大條暢的句，惹着癡珠笑，又分喝了幾杯酒，讓癡珠幾箸菜，纔說道：「我做一聯對偶，你看好不好。」就寫起來。癡珠瞧是「媚骨勝鸞膠，流毒如蛇涎。」說道：「這就好，音節也諧。」秋痕擊着酒杯笑道：「我又不曉得怎樣接了，你提一句罷！」癡珠便道：「如今要轉仄韻纔好呢！」念道：「愚夫不解身中毒。」秋痕寫着笑道：「我接句「夜夜品簫吹玉竹。」」癡珠笑道：「你說個品簫還好？」秋痕道：「我想那神情就像。」癡珠道：「這不是給人笑話？」秋痕道：「我和你講怕你笑話。」

麼！其實我是這一句，你瞧罷！」癡珠瞧着是：「短榻燒燈槍裂竹。」……笑道：「好好的句，却故意要那般說。以下你自己做去，我替你改。」秋痕剪燭花笑道：「我不要，我和你聯了去。」癡珠道：「我酒也不喝，詩也不能做，躺一會罷！」秋痕不依，癡珠只得又念道：「生涯萬事付一槍。」秋痕寫着，接道：「萬事如烟過癡忙，朝過癡，暮過癡……」癡珠早向床上躺下。秋痕便站起來，跟到床前，伏在癡珠身上說道：「怎的？」癡珠道：「你要替我解悶，却叫我做詩，不更添悶麼？你好好的替我唱那紫釵記，閨諷給我聽，我便不悶了。」秋痕笑道：「你又來歪纏人家。我和你說，今天是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癡珠將手攬住秋痕道：「我不信。」秋痕笑把指頭向癡珠臉上一抹道：「羞不羞？你不記得今天是祭灶日子麼？」癡珠黯然道：「我在客邊，我沒灶祭。」秋痕笑道：「我母爹沒媽，那裏還有個灶？」癡珠道：「我有媽也，似是沒媽，有灶也似沒灶。」因吟道：「永痛長病母，五年轉溝壑；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一面吟，一面傷心起來。秋痕慘然，將癡珠的手掌按着自己的嘴，道：「這是我不好，惹你傷心。我還唱那兩枝玉交枝罷！」癡珠淚眼盈盈道：「我這會曲也不能聽了。」接着高吟道：「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便說道：「我還喝酒呢！」於是秋痕斟了熱酒，送給癡珠。癡珠又高吟道：「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

稿喜君頗盡新禮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就將酒喝乾，秋痕淚珠雙垂道：『這樣傷心何苦呢？龍蟄三冬，鶴心萬里，願君善保千金軀哩！』癡珠微微一笑說道：『喚他們收拾睡罷！』

晚夕無話。次日下了一天雪，癡珠並沒出門。第三日清早，外面傳進一束，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癡珠拆開，見是一張小箋，上面寫的是：

采秋歸矣！孤燈獨剪，藥裹自拈，居者之景難堪；衝寒冒雪，單車獨往，行者之情尤可念也。

疊梅花詩原韻，得春鏡樓本事詩八首，錄請吟壇評閱。知大才如海，必更有以和我。

癡珠吾師：

荷生白。

秋痕笑道：『詩債又來了。』癡珠念道：

斷紅雙臉暈朝霞，乍入天台客興賒。青鳥偶傳書鄭重，朱樓遙指路欹斜。可能偃倚消愁思，便爲飄零惜歲華。自笑無緣賞桃李，獨尋幽徑訪秋花。

似曾相識在前生，玉樣溫柔水樣清。月下並肩疑似夢，鏡中窺面兩含情。隨風柳絮迷香國，初日蓮花記豔名。最是四弦聽不得，樽前偏作斷腸聲。

嘆道：「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又念道：

同巢香夢悔遲遲，惆悵情懷只自知。卿許東風爲管領，儂家南國慣相思！
針能穿恨絲千縷，格仿簪花筆一枝。莫把妝梳比濃淡，蘆簾紙閣也應宜。

如墨彤雲罩遠村，朔風吹淚對離樽。雪飛驛路留鴻爪，柳帶春愁到雁門。
姑射露光凝鬢色，闕氏山月想眉痕。多情不爲蠶絲繭，但解憐才合感恩。

念道：「瞧着秋痕說道：『春蠶作繭將絲縛。我四個人竟是一塊印板文字，說來覺得可喜，也覺可憐！』又

鑿篋朱字有前緣，小別匆匆竟隔年。束指玉環應有約，凌波羅襪總疑仙，
淒其風雪真無賴，况瘁輪蹄劇可憐！畢竟天涯同咫尺，一枝春信爲君傳。

小院紅欄記舊蹤，使如蓬島隔千重！雲移寶扇風前立，珠綴華燈月下逢；
碧玉年光悲逝水，洛妃顏色比春松。久拚結習銷除盡，袖底脂痕染又濃。

這松字押得恰好。」癡珠點頭，又念道：

孤衾且自耐更殘，錦瑟弦新待對彈；塵海知音今日少，情場豔福古來難！
誰憐絕塞青衫薄？却念深閨翠袖寒。願祝人間歡喜事，團圓鏡影好同看！

桃花萬樹柳千枝，春到何曾造化私！恰恰新聲鶯對語，翩翩芳訊蝶先知。

團香製字都成錦，列炬催妝好賦詩；絮果蘭因齊悟徹，綠陰結子在斯時。

念畢又嘆道：「天涯多少如花女，頭白溪頭尚浣紗！采秋就算福慧雙修了！」因提筆批道：「繭絲自理，淚燭雙垂；惜別懷人，情真語摯。然茶熟頭綱，花開指顧。來歲月圓之夜，即高樓鏡台之時。從此綠鬢視草，紅袖添香；眷屬疑仙，文章華國。是鄉極樂，今生合老溫柔；相得甚歡，我輩皆輸豔福。何必繁螺之腸九迴，紅蛛之絲百結也？癡珠謹識。」批畢，隨手作一覆函，交來人去了。跛腳端上飯，兩人用過，正苦岑寂，恰好禿頭送來縣前街十數副春聯。癡珠回喚禿頭，照樣買了好幾張硃紅箋紙，就在東屋大大小小裁起來。秋痕一邊磨墨癡珠一邊寫，將縣前街的春聯寫完了，就寫秋華堂大門的聯句，是：

別夢梅花縈故國，迎年爆竹動邊城。

秋華堂一付長聯是：

七十二候，陸劍南釀酒盈瓶；三百六句，賈浪仙祭詩成軸。

西院門聯是：

自作宜春之帖，請回趕熱之車。

西院客廳楹聯是：

結念茫茫，未免青春負我；爲此寂寂，徒令白日笑人！

西院書室的聯是：

思親旦暮如年永；作客光陰似指彈。

臥室的聯是：

歲云聿暮！夜如何其？

廚房的聯是：

爲此春酒，祭及先炊。

秋華堂月亮門的聯，是：

坡翁守歲，唐襖迎宵。

秋痕道：「你如今替我也寫了罷！卻都要這樣不俗的纔好。」癡珠笑道：「我寫的就怎樣俗，也比你那門首的什麼『燕語鶯聲』強。」秋痕道：「那是他們鬧的。」癡珠笑道：「你就憑他們鬧去罷！何苦教我寫？」秋痕道：「你不住在這裏，我也不管。如今倘是不好，人家却笑着你。」癡珠笑道：「你替我裝袋水烟，做個筆資罷！」就取一幅長箋，作八個字的聯云：

領袖羣仙，名題蕊榜；山河生色，頌獻椒花。

秋痕道：「不好，出句是個實事，對句我不配，要讓采秋；他有篇大閱賦，纔替山河生色哩！」癡珠道：「我要這般持論，就這樣寫出來，所謂揚之可使上天，抑之可使入地，何必是實？也何必不是實？難道將此十六字，榜着你的大門，就有人家出來說話麼？」秋痕道：「人家那裏來管許多閒事？只是我自己問心有愧，便覺得不好。」秋痕又取過一對紙，癡珠道：「這一付給你正屋粘上罷！」秋痕見寫的是：

富可求乎？無我相；人盡夫也，奈若何！

秋痕道：『你怎的寫出這些話來？就是罵那老東西。也怕他們懂得。』癡珠笑道：『你要不俗，又句句要說實事；我如今掃盡春聯習氣，說出十四字來，你又怕了。我將對句四字，改個「母也天只」何如？』秋痕道：『也不好這一付只胡弄局，備個成數罷！』癡珠只得換一付寫道：

消來風月呼如願，賣盡癡骸換一年。

秋痕道：『似此便好；我房門的聯，你先寫罷！』癡珠道：『你房門我有八個字，有如皎日，共抱冬心。』

秋痕道：『好極！』癡珠寫畢，說道：『西屋是這兩句：

繡成古佛春常在，嫁得詩人福不慳。』

秋痕道：『也好。月亮門哩？』癡珠道：『要冠冕些，是八個字，

浴寒枸杞迎歲梅花。

這裏是你梳妝地方，我有了這兩句，

春風雙影圓窺鏡，良夜三更澈聽鐘。』

秋痕歡喜，一一看癡珠寫了，說道：『廚房還要一付哩！』癡珠道：『也有。』便檢紙寫道：

司命有靈，犬聲不作；長春無恙，雞骨頻敲。

秋痕笑道：「關合得妙！必須如此，他們纔不曉得。」當下雪霽，癡珠分付套車，到了縣前街，然後回寓。復由寓到了大營，拉荷生同到秋心院。秋痕早把春帖子換得裏外耳目一新。荷生一一瞧過，微而笑。秋痕將那付富可求乎一聯，告訴荷生。荷生說道：「尖薄！何苦呢？」癡珠便留荷生小飲，至二更多天，始叫車送回大營。短景催年，轉瞬就是除夕了。正是：

熱夢茫茫，年華草草；獨客無聊，文章自好。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拳雲樓華燈猜雅謎

話說西北搬馬解女人，儘有佳的。獵底太原城裏，來了姑嫂兩人，都有姿色；嫂名胭脂，男人給賊殺了；姑名柳青，年纔十七歲。到了太原，有個將門少年，係武進士出身，看上了，聘以千金。柳青當着人向少年說道：『我自育夫，只你老爺是此地一個英雄，我也願依你終身；成婚這夕，我要老乾十觔，燉豬蹄二隻，餽餽五十個。我醉飽了，憑老爺成親罷！譬如老爺自己不能如願，便當給我再找男人，這聘金却不歸趙哩！』大家都說道：『你怎的講出這些話來？』柳青道：『話須預先說明，免得後來淘氣。我們走江湖的人，再不受人委曲，也不委曲人呢！』那少年雖覺得柳青說話蹊蹺，却自信拿得穩的，便依應了。柳青就請署券交金，給他嫂嫂收了；日未晡，欣然豔妝而往。少年迎入，婢僕環觀，柳青飲啖自若。約莫定更，自起卸妝，揮老媽丫鬢出去，嫣然向少年說道：『吾醉矣！』登床盡褫褻衣付少年，道：『憑你鬧罷！』不想柳青袒然裸臥，這少年用盡氣力，竟然終夕不能探他妙

處無何，天亮，柳青躍起，少年遁去。柳青名色，闕動一時。

却說，年殘紫滄已歸，小岑娶了丹暈，劍秋娶了曼雲，趕着正月內都要進京。荷生籌撥各道軍餉，檢點年終彙奏事件，更忙得發昏。癡珠雖是閒人，緣無伴侶，也就懶懶的。這日除夕，便在秋心院和秋痕圍爐守歲。秋痕只怕癡珠憶家，百般的耍笑。到五更天，兩人和衣躺下。癡珠不會合眼，秋痕竟沉沉睡去。癡珠怕他着涼，將兩邊錦帳卸下，悄悄假寐。不一會，天發亮了，萬家爆竹，聲聲打人心坎裡，正在難受，秋痕突然坐起，瞧一瞧，抱着癡珠，嗚嗚咽咽痛哭起來。此時，外面正在敬神，十分熱鬧，房中只他兩人。急得癡珠抱在懷裏，再三詰問，秋痕一言不發，只哀哀的哭，約有半個時辰，才說一句：『我和你怕要拆散了。』說着又哭，癡珠頓覺慘然，說：『這話從何處說起？却這樣傷心。』秋痕嗚咽說道：『我做一個大不好的夢，即刻想要生離。』就抱住癡珠的頭，哭得燈光無燄，爐火不溫。癡珠委實詫異，說道：『大初一你這般哭，實在不好。』秋痕方纔住了哭。一會，跛脚進來，秋痕哭聲已止，也就不覺，剔着燈亮，撥着爐火，見兩人靜悄悄的，只道是睡，再不想是哭；轉怕驚醒，蹣手蹣脚的走了。這裏癡珠問起夢境，秋痕又淌下淚，說道：『我夢和你一塊兒走，也不曉是要到那裏；忽然見個大仙，四面都是峭壁，並無磴路；回頭一望，有無數的狼遠遠的趕來，我和你，前後左右，都無』

去路，抱着大哭你說道，『哭也無益，我們捨命爬上山罷！』你爬上一層，拖着，我還沒上去，兩人都滾下來。那一起的狼，就近在咫尺，我只怕咬着，你將身遮住，你還拉我上山，一個狼撲上身來，我也不怕，正和狼死命的掙，忽見峭壁洞開，兩個女人擁個老人，將你抓了進去，峭壁復合。猶隱隱的聽見你在峭壁裏，喊着我的名字。我心裏一痛，就和狼一起倒地。醒來見了你，怎的不傷心？以後越想越不好，怎的不哭？咳！以前你說個無緣，我還不信，如今看來……』說到這一句，又哭起來。癡珠聽了，也覺可傷。這會，麗日上窗，見秋痕面黃於蠟，目腫如桃，沒命的抽咽，只得說道：『幻夢有何足憑？但這屋你說有鬼，我明日帶你西院去住罷。』停了一停，禿頭穆升帶着車，擎着衣帽，都來伺候，癡珠就出門去了。

初二日，李夫人便招癡珠秋痕，就秋華堂院子看搬馬解。只見那姑嫂二人，短服勁裝，首纏青帕，帶兩匹馬，跟一個老頭子來了。柳青穿件窄袖紅緞繡襖，約以錦緞，足纏綠絛，倒插青縐印花裙幅，胭脂穿件白綾繡襖，約以青緞，足纏綠絛，倒插紅縐印花裙幅。兩人雙翹，皆不及寸許，伶俏之至。各走了一回繩，舞了一回刀槍，耍了一回流光錘，就搬起馬來。先前柳青是站個白馬，胭脂是站個黑馬，各躡一脚，分東西緩走兩回，便一面跑，一面舞，一面唱，已令人耳馳目駭。末後東西飛跑間，兩

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如風如電，如拋采，如散花，如舞蝶翩躚，如游魚出沒，更令人神馳心驚。正在癡看，不道兩人早已下馬，站在台階討賞。李夫人喜歡，各賞了一錠銀，癡珠就也陪賞。奈這兩個人見癡珠發下賞來，却走向前笑道：「你不是韋癡珠老爺麼？我兩人却不要你賞銀，只要你贈我們一首詩。」癡珠哈哈大笑道：「這怪不怪？你怎曉得我會做詩哩？」李夫人也笑道：「總是先生詩名傳播得遠，他們也自聞風傾慕。」癡珠於是招入西院，取出秋痕畫過的摺扇，信筆揮來。李夫人倚在案頭，見癡珠歪歪斜斜寫道：

鳳陽女子有柳青，柳青選壻輕沙陀。盤雕結隊蠕蠕起，馳馬快過月氏駝。
我爲犖犖躍而起，春風陡觸雄心多。可能從我建旂鼓，雕鞍飛鞚雙蠻靴。
旄頭指顧忽墜地，嫣然一笑舒流波。人生得此聊快意，嗚呼吾意其蹉跎！

再將那一把扇寫道：

胭脂索我歌，我歌喚奈何！

君不見藥師馬，紅拂馱斬王鼓，紅玉搗？

龍虎風雲有成例，鬱鬱居此負名花。

吁嗟乎！兒女恨填海，英雄呼渡河。

會當努力中原事，勿使青春白日空銷磨！

癡珠寫完，擲筆而起，李夫人笑道：「先生這兩首詩，好激昂慷慨哩。」癡珠微笑。柳青胭脂謝了又謝。秋痕將扇兩邊，都蓋了圖章，兩人喜躍而去。癡珠留李夫人吃飯，定更後帶阿寶大家走了。秋痕便住西院，自此就不回去。牛氏只教小丫鬟玉環跟定身邊。在癡珠免了往來，在牛氏省了供給，這都是兩邊情願之事。只秋痕爲着初一早的夢，觸起癡珠華嚴菴的籤，總是悶悶不樂。因向癡珠問起草涼驛夢裏碑記來。癡珠從書篋中檢來檢去，總尋不出，也就擱罷。

十四這一天，李夫人接秋痕逛燈去了。癡珠一人正在無聊，恰好小岑劍秋趁着燈月，步行而來，拉着癡珠走了。不多時，到了南司街，使人山人海，擁擠起來，還夾着些車馬在內。三人走路就不能齊集。癡珠招呼兩人道：「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瞧，路又難走，我們到柳巷找荷生罷。還聽得有

好燈謎。」劍秋道：「甚好，花神廟也有燈看。」便轉入小巷，慢慢的走，一路閒談。小岑道：「荷生這幾天高興得很！」癡珠道：「采秋是臘月二十六抵家，他從初五起，天天在新屋裏催督工程，要趕二十內修整停妥哩！」劍秋道：「他怎的還有工夫製起燈謎？」小岑道：「荷生住了翠雲樓，適值

花神廟今年是個大會，借園裡軒軒草堂結個燈棚，熱鬧得很。他一人夜裏無可消遣，就想出這個頑意來。」一邊說話，一邊聽得花炮的聲，鑼鼓的聲，喧嘩的聲，遠遠早望見園門口燈火輝煌，車馬闐咽。三人齊進花神廟，瞧了一遍，設不盡銀花火樹，華麗紛紜；又聞着絲竹之聲。小岑引路，由殿後小門，穿過竹徑，望軒軒草堂而來。遙望裡邊亭榭，有掛玻璃燈的，有掛畫紗燈的，草堂門外，搭着燈樓，門內却有木柵攔住。遙望裏排着燈屏古玩，密密層層，火光閃灼；木柵前鼓樂喧天，人聲震地。幸喜地方寬闊，不然，也一步不可行了。三人轉到堂後，還有好些人，在山上池邊放泥筒，放花炮，流星趕月，九龍戲珠。只見草堂角門空地裡，放着二三頂藍呢的四轎，兩頂藍呢的小轎，架着七八對燈籠，都是武營官銜。槐樹下繫有幾匹馬。三四個的轎夫，在月下燒着枯葉和花炮的紙烘手。劍秋笑向癡珠說道：「這是你東家在裏頭作樂哩！」正說着，聽得門聲一響，一疊連聲的傳呼伺候。三人只道是官員出來了，各自站開。癡珠更站得遠些，暗暗的瞧停了一會，火炬百道，手照兩行，引出人來，却是華妝豔服，一羣少婦，後面跟着許多丫鬢僕婦，都站在門口等轎。燈火之中，只覺粉光脂豔，令人眼花撩亂，也不辨得誰好看，誰不好看。癡珠遠遠的瞧，好像秋痕在內，便走近一步，留神凝視。只見李夫人側着臉，和一位太太說話；秋痕手牽着李家一個大丫鬢，站在背後。小岑劍秋也已瞧

見，向癡珠道：『那不是秋痕麼？』癡珠點頭。劍秋低聲道：『那一位是讓如太太？』癡珠也低聲道：『站在秋痕前頭就是！』李夫人上了轎走了。接着又有一乘四轎上來，聽得那位太太吩咐道：『先把劉姑娘小轎打過來。』便有幾個丫鬟僕婦家人，接疊傳話。一會轎到，便有丫鬟老媽扶腋上轎，癡珠認得是李家的人。那位太太又看看幾個少婦上了轎，就也上轎去了。小岑道：『夢想不到，這地方會碰着秋痕！』三人說說笑笑，沿着路走向舉雲樓。只見三三兩兩的人，從裏面出來，一隊像是外省的人，就中有一個說道：『這個謎好難猜！』一個接着道：『謎語自好，只挂在太原城裡，怕一年到頭，也沒人猜得着哩！』劍秋道：『什麼謎，就把我太原一城的人都考到了！』進得大門，屋內八扇油綠洒金屏門，門上一盞扁的白紗燈上，貼着許多字條，下面圍着一簇人，約有十來個。只見索安跑過來招呼大家進去。癡珠道：『我們看了燈謎再進去不遲。』劍秋道：『你老爺做什麼呢？』索安道：『老爺因大人有話說，上燈以後回營去了。』小岑道：『他不在家更好，我們慢慢的猜謎。』三人短的不瞧，只瞧着上面長條的，是書一封。小岑念道：

憶自卿赴雁門，（唐人詩題一）時正河冰山凍（藥名一）兩行別淚，盡在樽前；（花名一）半夜癡魂，願隨君去。（詩經一句）比代飛之燕雁，（書名一）感分逝之輪蹄。

（西廂二句）竟使目斷長途，（四書一句）深恨行止不能自主。（花名一）昨於新正一日，始得一傳消息。（花名一）喜迓韶光，與年俱至。（花名一）芬含荳蔻，偕錦字以同來；（藥名一）瘦比梅花，與暗香而並詠。（曲牌一）僕貌慚傅粉，剩有青絲；（藥名一）曲譜求凰，好離綺綺；（地名一）定於仲春上浣，謹擇良辰；（詩經一）堅如前約；（藥名一）油壁先迎；（藥名一）想此半幅殘箋；（藥名一）卿見之必破涕爲笑也。（美人名一）

劍秋笑說道：「他竟把結采秋的信，做了燈謎，我們猜着！」癡珠便道：「第一句想是『北征』。」

「劍秋道：『比代飛之燕雁，打一書名，不是『春秋』麼？』癡珠道：『我想西廂二句，是『車兒』。」

「投東，馬兒投西；」四書一句，是『望道而未之見』。」小岑道：「不錯，第三句藥名似是『香附』。」

「癡珠道：『香附真打得好。那貌慚傅粉二句，打一藥名，自然是『何首烏』。』小岑道：『是，打得」

「好！但可惜荷生姓韓，要是姓何，那更切當了。』癡珠道：『定於仲春二句，打詩經一句，不用說，是『」

「二月初吉』了。油壁先迎，打一藥名，不是『車前』麼？堅如前約，是什麼藥呢？』小岑道：『是『信」

「石』。』劍秋道：『這裏人多，我們進去猜罷！』癡珠道：『慢一步，我再看看這首浪淘沙的詞。』因念

道：

客路去漫漫。(曲牌)念女無端。(唐詩一句)長宵獨耐五更寒。(詩經一句)對鏡自驚非昔日。(唐詩二句)減却朱顏。(美人名一)春信到重關。(花名一)綠上眉山。(藥名一)情天有約定團圓。(紅樓夢中一物)碧落黃泉還覓去。(易經二句)何况人間。(莊子一句)

念畢，三人步入院子，只見寒雲樓第一層簷下，四面點着一式的二十多盞瓜瓣琉璃燈，照得面面玻璃，光如白晝。便有一個家人延入方室中坐下，送上茶點。三人喝茶用點，先將那一首詞也逐句猜來。劍秋道：「客路去漫漫，打一曲牌，自然是『望遠行』。」癡珠道：「詩經一句，是『冬至夜』，不用說了。」易經二句，是那兩句呢？」小岑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癡珠道：「這却似是而非。」劍秋道：「情天有約定團圓，打紅樓夢中一物，有趣得很，是個什麼？」癡珠道：「風月寶鑑。」小岑道：「妙！妙！妙！他會做也難為你會想。」於是三人將二句唐詩，一句莊子，一個花名，一個藥名，一個美人名，都想着了；又將那封書上想不出的，也慢慢想着了。劍秋喚索安問道：「你爺留有謎底沒有？」索安道：「一句兩句的，老爺都留有底，給小的答應人家。那兩紙長條，爺說總沒人都打得准。」

萬一有人通猜着了，請他明日來。」癡珠怕秋痕回寓，無人作伴，急着要走，便說道：「既是沒有謎底，我們走罷，遲日面說。」於是大家步出園來，見燈火零落，遊人稀少，曉得天不早了，便分路而去。正是：

玉簫聲未歇，明月已西斜；最是良宵短，城頭噪曉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二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話說癡珠自入正後，深居西院，或聽秋痕彈琴，或瞧秋痕作畫，就縣前街也少得去了。這日上元，子秀子善，久不見面，兩人便一車到秋心院來。值門開着，下車走入，見靜悄悄的沒個人影；再看月亮門落把大鎖，兩人愕然。後來李裁縫出來說起，才知道初二後，秋痕通沒回來。兩人出來上車，便吩咐趕向秋華堂來。看門見是熟客，就不通報。兩人沿西廊步入月亮門，見廚房裏一個打雜，在那裏打盹，便悄悄的向西屋窗下走來。正待轉入樓下甬道，聽得癡珠朗吟道：『浮萍大海終飄泊，羞向紅娘說報恩。』兩人站着脚，又聽得秋痕道：『你也有些年紀了，積些餘囊，作個買山歸隱之計，也是着實打算。再者，你的性情不能隨俗，萬分做不過荷生，讓他得意罷！』癡珠嘆一口氣道：『我爲着家有老母，不得已奔走四方，謀些衣食；不然，我就做和尚。』秋痕道：『你好好做詩，都是我說着閒話，又引起你的心緒來了。』癡珠道：『我這上半四首，已是不及他的原作；再做下去，也沒

有好句出來，不如算了不作罷！」秋痕道：「你昨晚說的『繡榻眠雲扶不起，綺窗初日會難逢；三生風絮年來結，一室天花夜不寒。』都是佳句，怎的不好？」兩人聽了半天，正待移步，不想玉環從甬道出來看見，便報道：「留大老爺和晏大老爺來了。」癡珠迎出，延入客廳。秋痕掀開香色布綿簾，招呼兩人，覺屋裡一陣蘭花香撲鼻，就行步入。見窗下四盆素心蘭，開有二十餘箭，便向書案走來。案上一幅長箋紙，狂草一半。子善看了蘭花，因取來瞧，見寫奉和本事詩三疊前韻。子秀念道：

第一洞天訪碧霞，雲翹有約總非賒；鸞笙吹出香巢暖，鳳閣題成錦字斜；
楚岫朝雲開遠黛，天台暮雨洗濃華；尋常小謫人間去，也作秋風得意花。

福慧修來費幾生，珊瑚仙骨照人清；衫裁燕尾成雙影，扇寫蠅頭憶定情；
錦瑟相思頻欲詠，枕屏兩地暗呼名；瓊霄指日翔鸞鳳，別鶴何愁帶怨聲！

番風輪指數遲遲，貯月樓成燕不知！才子巾箱金粉豔，美人妝奩芷蘭思；
嬌呼小字猜蓮子，愛唱新詞譜竹枝；陌上花開歸緩緩，荆釵珈服兩相宜。

瀾我卑棲水外村，天涯回首舊琴樽；西風鐵笛黃泥坂，夜月銀箏白下門。
煙柳灞橋留別夢，胭脂北地染新痕；萍浮滄海終飄泊，羞向紅顏說報恩。

蓬山風引嘆無緣，辜負箋天四十年；團扇畫梅成小影，繡裙簇蝶記遊仙……

子善道：「清豔得很！」子秀笑道：「我們今天做個催租客，打斷人家詩興了。」秋痕道：「他正不高興，恰好你來，和他談談罷！」林喜端上茶來，玉環裝着水煙，四人各說了近事。子秀見上首挂着荷生尊坐位，寫的一付聯對是：

座列名香，文如滿月；家承清德，室有藏書。

中間是心印的一幅畫梅橫披，橫找下粘兩紙色箋。便走近一瞧，見七絕四首，款書女弟子遊畹蘭呈草，便向癡珠道：「你那裏又收個會做詩的女弟子？」秋痕笑道：「不就是李太太麼？」子秀道：「不錯，他娘家姓游。」子善也走過來看，因念道：

華燈九陌照玲瓏，掩映朝墩一色紅。最是太平真氣象，萬人如海目當中！

雕輪寶馬度紛紛，百合衣香昨夜薰；繡轆珠簾都不下，輕塵一任上烏雲。

錫簾吹暖遍長街，可有遊人拾墮鈔？滿地看塵輕試步，幾回珍重踏青鞋。

小幅泥金寫吉祥，十枝絳蠟照華堂；并門多少嬌兒女，但願家家福命長。

念畢，便說道：「李太太也會做詩麼？」子善道：「幾見詩人的弟子，不會做詩？」就掀着臥室簾子。

見窗下兩盆水仙花，也是盛開；壁上新挂一付聯，一幅山水的橫披，橫披下也粘一色箋，便踱進去。

瞧着聯：一邊款書癡珠孝廉正腕，一邊書雁門杜夢仙學書句是：

誦十萬言，有詩書氣；翔九千仞，作逍遙遊。

當下子秀和癡珠都跟進來，子善道：「采秋竟會寫起大字，且有筆力，真是夙慧！」子秀道：「不要

說采秋，就秋痕不是大有慧根，怎麼幾個月工夫，就會做詩呢？」癡珠道：「大約琴棋書畫，詩酒文

詞，都要有點夙根，纔能學得來。你看采秋這幅畫，不更好麼？」子善子秀瞧着那幅畫，是幅工畫山

水，筆意却極洒脫，小楷款書「奉夫子命爲癡珠孝廉作，韓宅侍兒夢仙寫。」子善道：「這款就改得新鮮。」旁有小楷一詩，是荷生題的，子善念道：

拔地奇峯無限好，在山泉水本來清！飄然曳杖絕塵處，獨向翠微深處行。

兩人再看色箋的詩，上書水仙花三字，下書侍兒劉梧仙呈草，子善念道：

雲停月落座留香，一縷冰魂返大荒；銀燭高燒呼欲出，仙人宛在水中央。

好伴吟詩與酒邊，蓬萊春在畫堂前。煙波倘許儂偕影，自抱雲和理七弦。

子秀道：「大有寄託。」又看了癡珠的帳沿，是秋痕畫的菊，就說道：「秋痕畫的菊，竟一天蒼老一天了！」當下禿頭回道：「池師爺請爺說話。」癡珠出外間去了。子善隨手將案上一個書夾一檢，見斷箋上有詩兩首，瞧是：

對卿鄉更覺溫柔，雨滯雲癡不自由。胸却比酥膚比雪，何堪新剝此雞頭！

秋波脈脈兩無言，檀口香含一縷溫；錦帳四垂銀燭背，枕邊釵墮個中魂。

又一素紙上書題畫云：

繡幃怎不卸銀鈎，微識雙雙豔語柔。彷彿釵聲拋紙上，銷魂豈獨是天遊？

無言只是轉星眸，個裏情懷不自由！水溢銀河雲尙滯，子夫散髮最風流。

春雨梨花醉玉樓，雙雙彈罷臥箜篌。誰將鏡殿銅屏影，付與春風筆底收？

兩人一笑，又檢得字條，楷書寫的是：『燈下紅兒，真堪銷恨；花前碧玉，頗可忘憂。』十六字。又色箋兩紙，寫的是：

埋骨成灰恨未休，天河超遙笑牽牛；班騅只繫垂楊岸，萬里誰能訪十洲？

欲入盧家白玉堂，何曾自敢占流光；可憐夜半虛前席，萬里西風漏正長！

龍護瑤窗鳳掩扉，含煙惹霧每依依；何當共翦西窗燭，日暮歸來雨滿衣！

雲鬢無端怨別離，流鶯飄蕩復參差；東來西去人情薄，莫枉長條贈所思！

末書：『日來讀玉溪生詩，因集得詩如右，呈政吟壇。此中情事，有君有我，有是有非，知足下必能參之也。並希示覆，或賜和爲望。荷生漫作。』兩人不大解得就中謎語，就檢別的來瞧，內還有秋痕的詞併手札，詞云：

花箋唱酬。曳斷情絲千萬縷，獨對柳梢新月影，算今宵人約黃昏後！眉雙縐。奈東君一剎，去矣難留。簾幕鎖人愁。風風雨雨，腸斷晚妝樓。

又一詞云：

花憐小劫，人憐薄命。一樣銷魂處，香銷被冷，更深漏靜，想著閒言語。

兩人只看到這一紙，瞥見秋痕，掀進簾來，將書夾一搶道：『半天沒有聲息，却原來偷瞧人家機密的書札！』子秀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子善笑道：『人約黃昏後，怎的可對人言？』就出去了。到了客廳，雨濃要去，癡珠因留三人小飲，并請了蕭贊甫。到得黃昏，大家都要出去逛燈，癡珠就不十分強留。此時裏外都點上燈；客廳中點的是兩對西番蓮洋琉璃燈；裏屋兩間通點一對湘竹素紗，一邊字一邊畫的燈；正簷下一字兒四對明角燈。一會月也上來，客廳中兩盆碧桃花，開得豔豔，

映着燈光，就像嫣然欲笑一般。秋痕將屋裏兩重綿簾，盡行掀起，引着蘭花水仙的香。癡珠就領秋痕到秋華堂玩賞一回月。忽然對秋痕道：「你看如此月色，天又不冷，我們何不回到芙蓉洲水閣走一走？」秋痕道：「怕碰着人，不好意思。」癡珠道：「這時候，還有什麼人跑到這冷靜地方？」便喚禿頭穆升，先去通知看守的人，教他預備茶水伺候去了。正是：

燈下紅兒，花前碧玉。銷恨忘憂，同心一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鶻絃

話說，癡珠和秋痕，由秋華堂大門，沿着汾堤，一路踏月，步到水閣。此時雲淡波平，一輪正午，兩人倚欄遠眺，慢慢談心。秋痕道：「掬水月在手，這五個字就是此間實景。覺得前夜烘騰騰的熱鬧，轉不如這會有趣。」癡珠道：「我所以和你對勁兒，就在這點子上！譬如他們處着這冷淡光景，便有無限惆悵。我和你轉是熱鬧場中，百端悵觸；到枯寂時候，自適其適，心境豁然；好像這月一般；在燈市上。全是煙塵之氣；在這裏才見得他晶瑩寶相。」秋痕道：「你真說得出。就如冬間，我是在家裏挨打罵，對着北窗外的梅花，淒涼的景況，儘也難受；然我心上却乾乾淨淨，沒有一點兒煩惱，儘天弄那一張琴，幾枝筆，却是安樂得狠。我平素哭，這一個月就眼淚也稀少了。如今倒不好，在你跟前，自然說也有，笑也有；外此見了人，到的地方，都覺得心上七上八下的跳動起來，不知不覺生出多少傷感。這不是枯寂到好，熱鬧到不好麼？」癡珠道：「熱鬧原也有熱鬧的好處，只我和你，現在

不是熱鬧中人，所以到得熱鬧場中，便不覺好。去年中秋那一晚，彤雲閣裏，實在繁華，實在高興。後來大家散了，你不和我就同倚在此欄杆上麼？」秋痕道：「那晚我吹了笛，你還題兩首詩在我的手帕上；忽忽之間，便是隔年，光陰實在飛快！」癡珠嘆道：「如今他們都有結局，只我和你還是個水中月哩！」秋痕慘然道：「這是我命不好，逢着這難說話的人。其實我兩人心不變的，天地也奈我何！」癡珠道：「咳！你我的心不變，乃是個理；時勢變遷，就是天地也做不得主，何況你我？」秋痕勉強笑道：「好好賞月，莫觸起煩惱！」口裏雖這般說，眼波却溶溶落下淚來。癡珠就對着水月，說起別話。無奈兩人總覺得心中淒惻，就自轉來。禿頭道：「夜深了，打汾神廟走近些。」秋痕也覺得蒼苔露冷，翠鬢風寒，便說道：「廟門怕落了鎖。」禿頭道：「我已經叫穆升告訴他們等着。」癡珠道：「甚好。」一會到了廟前，見大門已閉，留下側門。看門的伺候四人進去，便落下鎖，自去睡了。癡珠秋痕剛從大殿西廊轉身，只見心印站在西院門口，讓秋痕進去了，攜着癡珠的手，笑道：「半夜三更，帶領婦人潛入寺院，是何道理？」癡珠道：「我不把汾神廟做個勅賜雙飛寺，就算是循規蹈矩的檀越。」心印道：「好個檀越，差不多半個月，一步也沒到我方丈。」癡珠道：「你怎的不來訪我？」心印道：「你有了家眷，我怎便出入？」癡珠道：「這會還不算得家眷，就是有了家眷，難道方

外老友，便和我絕交麼？」一面說，一面推着心印，同進這客堂，坐下。心印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則迹疏而可久，濃則情縱而難長。你不看這碧桃花，開到如此煩豔，還得幾天排在這裏呢？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夙緣，都有定數。到得緣盡數盡，不特難聚，而且見面也不得一見了。何如少聚幾回，少見幾面，留些未了之緣，贖些不完之數，到得敢了，還可得聚，不好麼？且如夫婦，原是常聚常見的；然就中也有一定的緣，一定的數。往往見少年失耦的，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大抵濃者必踰節而生災，淡者能寡慾而養福。夫婦朋友，原是一例。你不來尋我，我就也懶於訪你了。」癡珠明知心印此層議論，是大聲棒喝的意思，正與水閣上心事針對，心上十分感激，却難一時就自折服，轉說道：「我不信不見了你十來天，竟有這番腐論。你說少年失耦，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難道那借老百年的，都不恩愛麼？」心印道：「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蕃。這也看各人的緣，有深有淺，各人的數，有長有短，我就不能預料了。」癡珠道：「這論却通，我不能不割恩忍愛了。」心印哈哈大笑道：「你又懵懂了！我說的正要你保全所愛，難道教你割斷情緣，跟我去做和尚麼？」說得癡珠也笑了。心印接着道：「大抵我輩不患無情，只患用情有過當處。你聰明人，原不待我一番饒舌。然當局者暗，旁觀者明……」正待說下，只見裏間簾子一掀，秋痕突然走出，向心

印就拜，慌得心印退避不迭，口裏說道：「怎的，怎的？癡珠！你替我扶起姑娘來。」癡珠也不知所爲。秋痕却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起來，玉容慘淡，滿面淚痕，讓心印歸座，就傍着癡珠炕邊，也自坐下，含淚說道：「大和尚這樣說法，就是頑石也會點頭，何況我還是個人？我願把這個身許給癡珠。你這樣棒喝，我不知感激，我就對不住他。」說着，便吊下淚來。心印嘆一口氣道：「難得，難得！姑娘你不要怕！我說的是講個理。你這樣的心田，佛天必保佑你兩個，早諧夙願。」癡珠接着道：「良友厚意，我自當銘諸座右，只是做個人，上不能報効君親，下不能蔭庇妻子，有靦面目，不死何爲？」心印笑道：「據你這般說，那自古晚遇的人，都是靦然人世！怎麼復唐室，竟有個白頭宰相；平蔡州，却是一個龍鍾秀才呢？」癡珠道：「大器晚成，這也罷了。我想揚雄倘是早死，何至做個莽丈夫；王勃若不天年，安知非個控鶴使？」就向秋痕說道：「便是他們，也只好死在三十左右。你想西子不逐鴟夷，後來也做了姑蘇老物；太真不縊死馬嵬，轉眼也做了談天寶的白髮宮人。就如娼家老鴛鴦，當初也曾名重一時；街上老婆，在少年豈不豔如桃李？」心印不待說完，哈哈大笑，起身說道：「夜深了，我却不能陪你高談了。」秋痕站起向前道：「我改日要向觀音菩薩前，許下一個長齋願心，不知大和尚肯接引否？」心印笑道：「姑娘拜佛，貧僧定當伺候拈香，這會告退罷！」癡珠只得叫林喜

李福拿着手照，送入方丈。這夜癡珠秋痕，添了無限心緒。明曉往後必有變局，只不知是怎樣變法。如今且說，采秋回家他爹媽好不歡喜！采秋雖挂念荷生，然一家團聚，做女兒的過年日子，只這一次，因此打起精神，博着父母的歡笑。出了正月，就有杜家親戚排年酒，替采秋接風的。都說是燈節後，就要出嫁韓師爺了。不想他媽却變了卦。原來十二月時候，賈氏怕荷生不放采秋回家，權將紫滄的話答應，如今和藕齋商議翻悔。藕齋是個男人，如何肯依？兩口便拌起嘴來。先前還瞞着采秋說話，以後荷生兌項都齊，這一夜，賈氏竟和藕齋嘶吵厮打，驚得采秋不知是爲何故；出來勸分了手。聽兩人嚷的話，纔知道他媽變了心。當下只得勸藕齋到紫滄家過夜，這邊勸賈氏去睡。賈氏道：「夢仙，我明白對你說，你爹給你走，我是萬分不依的。你要嫁人，許你嫁在本地。要是嫁給了韓荷生，我是這一條老命，和他們去拚。采秋無可致詞，只得含着眼淚，待他媽說完，和他嫂嫂姊姊伺候他睡下出來，無情無緒的，別了大家，白歸屋裡；想前想後，整整哭了一夜。次日，藕齋領着紫滄回來，取出荷生初二日回書并詩一首。采秋將信瞧過，交給紫滄道：「你也看得。」便將詩念道：

吳箋兩副遠緘愁，別有深情紙外留。
分手匝旬疑隔世，傾心一語抵封侯。
雙行密寫眞珠字，好夢常依翡翠樓。
爲報春風開鏡檻，四圍花影似簾鉤。

采秋念完了詩，紫滄也瞧完了信，二人互換。采秋將信再看過，放下說道：「如今這事鬧翻了，還須勞你走一遭，教荷生自己來罷！」紫滄道：「且看你爹轉灣得下來不能，再作商量。」看官你道藕齋怎講的？他說：「這事現在人人知道，況且欽差大人喜歡荷生得很，買了柳巷屋子，給他成親；翻悔起來，我們理短。」藕齋這話，自是善於看風勢。無奈娘兒們見事不明，又爲藕齋和他裝腔作勢。說：「女兒親事，是我男人作主的！」因此拿定主意，不准采秋嫁姓韓的；那一張嘴，就像畫眉哨噪得人發煩。紫滄也向賈氏說道：「你的議論固是，但有數節，不大妥當。起先你不答應我，我這會可以不管。藕齋口口聲聲答應，只要二千兩身價，問了你，你也這般說。如今人家通依了，銀子也兌齊了，你却願教我怎樣對着韓師爺說？教藕齋怎樣對得住我？此一節，你想妥當不妥當呢？再則，采秋年來心事，你也看得出，是要擇人而事。好好一個韓師爺，明年就要殿撰，人家巴結不上，你許了却賴起來，無論事不可測，就是平安撒手，也還可惜。而且千金買妾，是個常事，到得二千金身價，就也肯加倍破鈔了。你後來何處再尋這機會？」賈氏道：「去年答應，是那老東西逼着我。他會答應你，你和他去講；我心愛的兒女，只有這個女兒，犯不着嫁那姓韓的去做妾。他會做官，他家裏還有人，封誥也輪不到我女兒身上，與我便沒相干。別人稀罕他二千兩身價，我姓杜的，却看似泥

沙。這會要了他的銀子，以後他做了官，今日去東，明日去西，千山萬水，我從何處去找我女兒見一面？說着便哭起來。紫滄見話不投機，只得委婉說說走了。采秋從這日起，翠眉嬾畫，鴉鬟慵梳，真個一日之中，回腸百轉。

光陰荏苒，已是燈節了。雁門燈市，比太原尤為熱鬧，紫滄和一個楊孝廉，逛了一個燈，趁着月色，步上碧霞宮的呂仙閣來，倚欄凝眺，忽聽得隔牆叮噹彈起琵琶，先是一聲二聲，繼而嘈嘈雜雜，終而如泣如訴，十分幽咽。正將手按着工尺，畫出字來，聲却停了。楊孝廉道：「我聽出三字來，是空中絮。」紫滄道：「你曉得隔牆是誰呢？」楊孝廉正要答應，那琵琶又響起來。只聽得嬌聲慕舉，唱道：

門外天涯。

到第四字聲却咽住。停一會，琵琶再响，又唱道：

知今夜汝眠何處？滿眼是荒山古道，亂煙殘樹。離羣征馬嘶風立，衝寒孤雁排雲度。

楊孝廉道：「好聽得很！真個是一大珠小珠落玉盤。」紫滄不語，接下唱是：

嘆紅妝底事，也飄零空中絮！

唱完了，琵琶聲劃然一聲也停了。楊孝廉道：「這不是空中絮三字麼？真個「四絃一聲如裂帛，」
淒切動人。」紫滄道：「這支詞我是見過，不想他竟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調是滿江紅，我却
不曉得此詞。」紫滄道：「你聽。」只聽得琵琶重理，又唱道：

沙侵鬢，深深護，冰生面，微微露，况蒼茫飛雪，單車難駐？昨宵偃倚嫌更短！

到這一句，唱的聲便咽起來，琵琶的手法也亂起來，以下便聽不出，就都停了。紫滄十分難受，楊孝
廉道：「怎的不唱了？」紫滄慘然道：「以下的詞，還有四句是：

今朝相憶愁天暮，願春來及早，報花開，歡如故。

楊孝廉道：「你怎的見過這支詞？」紫滄道：「你道唱的是誰？」楊孝廉道：「我却不曉得。」紫滄
道：「這隔牆就是杜家，唱的就是采秋。這詞是他來時韓荷生做的，送他，他裱起來，挂在屋裏，我因
此見過。如今却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怪道彈得如此好！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我今日出來
就值！只他不是要嫁給韓家麼？」紫滄道：「韓家的銀，早就兌在我鋪裏。不想他媽可惡得很，臨時
又翻悔起來。」楊孝廉道：「他爹呢？」紫滄道：「他爹到好說，就是這兩個老東西不和，鬧起風波。
如今是一個依，一個不依。」楊孝廉道：「我聽得說身價是二千兩，這就算頂好的機遇了。他媽還

刁難什麼？」於是二人說說，不得閑來，各自分路步月而去。正是：
三五月團圓，六街春如許；獨有傷心人，自作琵琶語。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肝胆裙釵酒闌舞劍

話說，癡珠係正月念四日生。念三日，荷生就并門仙館，排一天席。一爲癡珠預祝，一爲小岑劍秋餞行。是日在座却有大營三位幕友：一姓黎名瀛，號愛山，北邊人，能詩工畫，尤善傳神，去年替荷生采秋、劍秋、曼雲，俱畫有小照。一姓陳名鵬，字羽侯；一姓徐名元，字燕卿，俱南邊詩人。這些人，或見面或未見面，彼此都也聞名。這日清淡暢飲，直至二更多方散。癡珠回寓，只見西院中燈彩輝煌，秋痕一身豔妝，出來道：「怎的飲到這個時候？」癡珠攜着秋痕的手，笑道：「你們鬧什麼哩？」秋痕道：「你早上走後，李太太領着少爺就來，等到定更，我只得陪太太吃過麪，太太還自己點着蠟，行過禮纔走，說是明天一早就來過。」癡珠向炕上坐下道：「五更天和你出城跑了，憑他們去鬧能？」秋痕笑道：「我和你跑到那裏去呢？」癡珠卸下外衣，說道：「到晉祠逛一天，好不好呢？」秋痕道：「明天的席，我已代替你全辦了。你懶管這些事，我同禿頭三日前，都辦得停妥了，不消你一點兒。」

費心。林喜端上臉水。秋痕將馬褂擱在炕上。替癡珠搽手巾。禿頭在旁邊，拿着許多單片伺候，回道：『縣前街，東米市街，及各營大老爺，都送有禮。』就將紅單片遞上。癡珠略瞧一瞧，向禿頭道：『你們沒收麼？』禿頭道：『武營的禮，我們通不敢收。只縣前街送了兩分禮，一是李大人的，一是替游大人備的；劉姑娘主意，李大人游大人的通收了。』秋痕道：『李太太是另外還送四盆唐花，十二副掛屏，是泥金箋手寫的，說壽文也是自己作的。我替你掛在秋華堂，你去瞧瞧，掛得配不配？』癡珠笑道：『他竟下筆替我故起壽文來，我却要看他怎說。』就站起身，拉着秋痕走。禿頭林喜忙端手照引路。到得月亮門，見堂中點着巨燭，兩廊掛起明角燈，還有數對燭跋未滅，便道：『你們這般鬧給人笑話。』秋痕道：『這却怪不得我，都是李太太打發人搬來排設的。』禿頭道：『李太太爲着爺生日，好不張羅！給小人一百兩銀，分付預備明天上下的麵菜酒席。劉姑娘一定不肯，叫小的送還他的管事爺們。』癡珠將手向秋痕肩上拍一拍，道：『着着！只是李太太現有身喜，何苦這樣煩擾呢？』說話之間，已到堂中，見上面排有十多對巨蠟，只點有兩三對，已是明如白晝。炕上掛着十二幅壽屏，墨香紛郁，書法娟秀；上首寫的是『恭祝召試博學宏詞科孝廉癡珠夫子暨師母郭夫人四秩壽序』；下款是誥封二品夫人門下女弟子游晚蘭，端肅百拜敬序。因將序文念道：

壽序非古也。

說道：『起句便好！』又念道：

後人襲天保箕疇之緒，或駢儷而爲文，或組織而爲詩。雖商皇典重，無非闡語諛詞！
晚蘭何敢以壽序進？且夫，孝子之事親也，恆言不稱老；弟子之事師也，莫贊以一詞。然則吾師固不欲人之以壽言進，晚蘭尤不當侈然以壽言爲吾師進。雖然，禮由義起，文以情生。晚蘭於吾師，義有不容不爲師壽者；卽情有不能自己於出一言爲師壽者。師聽晚蘭言，尙亦笑而頷之乎？師爲屏山先生冢嗣。先生以名儒碩德，見重當途；海內名公，至其地者，訪襄陽之耆舊，拜魯殿之靈光，門外屢常滿。師少聰穎，爲先生所鍾愛。兄弟八人，稟庭訓，均有聲庠序間。而師尤能博究典墳，遍窮六藝，旁及諸子百家。弱冠登鄉荐，遨遊南北，探金匱石室之藏，尤留心於河渠道路，邊塞險要及番夷出沒，江海關防之迹。往歲逆倭構難，嘗書上天子，有攬轡澄清意。格於權貴，游關隴間，益肆志於纂述舊聞，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故所學益闋，所著述益繁富。今夫，水掘之平地，雖費千人之勞，其流不敵溪曲，其用不過灌溉。若夫出自大河江漢，挾百川，奔四海，動而爲波瀾，瀦而爲湖澤，激盪滌洄，初無待乎人力。是何也？其所積者

厚，所納者衆，而所發者有其本也。師之學術，汪洋恣肆，其淵源蓋有自。旣而奉諱歸，倦於遊，築室江南白下，將灌園爲養母計。不一年，寇起西南，蹂躪瀕海諸郡縣。師慨然復游京師，冀得以報國家養士恩。卒不遇，乃先賦西征，往歲返自成都，以江淮道梗，留滯并門。

向秋痕說道：「叙次詳悉。」又接念道：

嗟呼！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曜，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崖，以通遠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廣車不能脇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擲其節，以同塵於流俗。師之艱於遇，嗒然若喪其偶，蓋又如此！

因又說道：「好筆仗！」又念道：

比年身遭困阨，百端萬緒鬱於中，人情氣態觸於外，無以發其憤，遂一託之於詩。水過石則激，鶴戒露有聲，鴻鵠伍於燕雀，則哀鳴；虎豹欺於犬羊，則怒吼；動於自然，不自知其情之過也。猶憶早歲侍側時，酒闌燭施，師嘗語人曰：「富貴功名，吾所日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又有句云：「情都如水逝，心怯以詩名，俊物空千古，驚人維一鳴。」此其願盼爲何若！遭時不偶，將富貴功名，一舉而空之，至假詩以自鳴，吾師之心傷矣！晚蘭少從問字，得吾師之餘緒，猶

斤斤自愛，何吾師年方強盛，慈母在堂，乃憤時嫉俗，竟欲屏棄一切，泛太白捉月之舟，荷劉伶隨地之鍤哉？此則晚蘭所爲義不容不爲師壽情不能自己於出一言爲師壽者也。師聽晚蘭言，尚亦笑而頷之乎？

又笑說道：『也說得委婉。』又念道：

師母郭夫人，葛覃有儉勤之德，樛木有逮下之仁。吾師前後宦遊，師母上事舅姑，以婦代子；下訓兒女，以母兼師；族黨咸稱賢云。晚蘭違侍二十年矣！去年夏五，重見於井門。吾師丰采，大非昔比；憂能傷人，竟有若是！乃者夫婿從軍，晚蘭率兩男一女，寄居此地，天涯弱息，依倚之情，直同姑恃。竊願歌子建詩爲吾師晉一觴也。曰：『願王保玉體，長享黃髮期！』

念畢，又向秋痕說道：『情深文明，我不料李太太有此蒼秀筆墨！』秋痕因指着四盆唐花道：『這也是太太送的那邊四盆西府海棠，是劍秋送的；那十二盆牡丹花，是池蕭兩師爺送的小岑送你一尊木頭的壽星；荷生送你一把竹如意，十盒薛濤箋，一方「長生未央」的水晶圖章，一塊萬年宮的古甄；心口送你一尊藏佛，一卷趙松雪的墨蹟；掌珠、瑤華，每人送你兩件針黹，我都替你收起。』癡珠正要說話，禿頭穆升領了多人，送進十數對點着的燭，外面放起花炮，一堆兒向癡珠磕起

頭來。還有顏卓然派來四員兵弁，八名兵丁，皆在簾外行禮。癡珠只得笑道：『你們起來罷！』又向李夫人派來的家人道：『怎好勞了你們？』這一班家人起來，和癡珠打一千請安，也就向秋痕打一千道喜。秋痕委實不好意思，只得說道：『難爲你們替老爺費心。』癡珠早走出簾外，招呼營裏的人。接着秋華堂當差人等和廚房裏的人，一起在院子裏磕頭。癡珠含笑進來。秋痕站在簾邊，就拉着癡珠向炕上坐下，笑道：『那旁是你家太太座位。』說着就居中拜下去。癡珠忙站起身拉起，說道：『你怎的也這般鬧？』秋痕道：『不過各人盡一點心罷了！』兩人看一回花，玉環也來磕了頭，便携手回西院來。院裏早排下席，是三個位。癡珠向炕上躺下道：『天不早了，差不多一下多鐘，還要喝酒麼？』秋痕道：『喝杯酒，也應個景況。』於是恭恭敬敬，斟上兩鍾酒安下，向着癡珠道：『你不起來，我又要拜。』癡珠帶笑拉上炕坐下，分付禿頭，撤去席面，隨便揀幾個碟幾件菜，送上炕。兩人淺斟低酌起來。次日，李夫人帶着阿寶，一早便來。荷生值辦密摺，不便出門，心印過來拜了壽，就回方丈。倒是陳羽侯，徐燕卿，黎愛山，來坐了麵席。小岑，劍秋，子秀，子善，贊甫，雨農，不用說了。武營中只有顏卓然，林果齋二人在坐。餘外癡珠俱叫人遠遠的就擋了駕。晚夕卓然，劍秋，子秀，子善，坐了一席；小岑，贊甫，雨農和癡珠，坐了一席。裏邊是李太太，晏太太，劉太太，阿寶，瑤華，掌珠，秋痕，七人，坐

了一席。外面猜拳行令。裏面是大營吳參將，送來兩個女尼，會耍戲法。只見兩尼生得姣冶非常，帶個徒弟，妖精一般。三位太太都不言語。癡珠秋痕也不大理會，只瑤華儘抿着嘴笑。分後變出一盤棋，恰恰十五個，內外分嘗，却是真的，已足詫異。停了一會，又變出三尾鰻魚，俱是活的。以後耍了十個品碗，排在地上，紅氍毹上，左五個，右五個，兩尼分立，教他徒弟變十碗水來，那徒弟苦辭不能。右邊女尼一掌過去，徒弟倒在左邊，那左邊五個碗，却滿滿的水。又向左邊來，左邊女尼，他給他一掌，倒在右邊，右邊五個碗，也滿滿的水。於是兩尼將水一碗一碗捧上席來，給大家看，映着映着，都碧澄澄的呢。再排原處，教他徒弟收去。只見徒弟東打一觔斗，西打一觔斗，十個碗便乾乾的，並無一滴。大家駭愕，兩尼自說是仙。瑤華大笑道：「只莫做唐賽兒便好。」李夫人招呼秋痕，請癡珠進來，給些賞銀，兩尼快快而去，便向晏劉兩太太道：「漢末左慈于吉，原是有，就是吞刀吐火，喇嘛本有此教；植瓜種樹，眩人亦屬尋常。只見兩尼，妖氣滿面，我們遠離他爲妙。」兩太太都道：「李太太有見識。」瑤華道：「我只怕是聊齋上說的那個東西。」大家都說道：「可不是呢？」再飲一會，就散了席。兩太太先去，李夫人隨後也走了。癡珠便喚掌珠瑤華出來，秋華堂，秋痕就也跟出，敬大家一杯酒。劍秋見秋香秋英今天不來，問起瑤華，才知道秋香是正月十二，陡然發絞腸痧，延治不及。

就死了；秋英也移了屋子。癡珠在東邊席上慘然道：『我怎的不知道呢？』瑤華道：『你不知道的事多呢！目今花選中，賈寶書也去了，說是跟了一個南邊的女道士，做徒弟去。』小岑在東邊席上道：『我也風聞有這事。』卓然道：『這事我知備細。寶書給望伯拖累押在官媒家中，望伯沒良心，上堂不敢認。官將開賭的事，一口推在寶書身上。幸喜那承審官與寶書舊相識，央着我再三求着上頭胡弄局，把望伯做個平常人聚賭，打三十板，枷號一個月；替寶書開釋，說是他假母開賭，與寶書無干，才放出來。』癡珠不待說完，便說道：『這承審官是個通人，你曉得他姓名麼？』卓然擎着酒杯道：『他姓傅。』劍秋道：『不要講閒話；往下說寶書怎樣出家？』小岑夾一片蘋果，向卓然道：『這以上的事，我們通曉得；望伯因此破了家，如今還病着，怕是不起。』劍秋在西邊席上，回過臉瞧着小岑道：『你給卓然說罷！』卓然喚酒道：『寶書釋放出來，沒得去處，暫依往日一個老媽。可憐大冷天，一個錢買炭也沒有！還是素日認識的人，幫他幾吊錢，叫他和望伯商量，望伯分毫不肯答應。寶書灰心，趁他媽尙在枷號，私下跑到東門外玉華宮女道士處，求他收為弟子。』子善道：『不錯，這女道士姓姚，係南邊宦家姬妾，丈夫死後，為嫡出兒子不容，遂將自己積下的金銀，買一小屋，改為道院，閉門焚修。後來遇個女仙，告以南邊有十年大劫，教他向西北雲遊，可免大難。前年到

了并門，適值玉華宮女道士鬧事，被東門外縉紳中了。大家見姚氏有些年紀，寓在優婆夷寺焚修，比本寺姑子尤勤。所以延他主持玉華宮香火，是不是呢？」卓然道：「就是這姚主持。」劍秋道：「你說寶書罷？」卓然道：「寶書的家，舊在優婆夷寺側，每月朔望，都去燒香。姚氏時常見面。見寶書回回默禱，是來跳出火炕。姚氏聽了，也就存在心上。如今跑來投他，自然收了。不想他媽枷號滿了出來，和姚氏要人。姚氏只得教他領去。寶書不願，被他媽拉到宮門外，便要跳井。恰好我這一天，奉委前往章郎鎮，查辦事件，路過玉華宮，見他們哭哭啼啼，一大堆的人，在那裏看。我叫人查問，纔曉得就是寶書我和寶書也有一面之緣。見他說得可憐，就到宮裏面詰姚主持，洞悉底裏，我便替他出了一百兩身價，教寶書在我跟前，受了姚主持頂戒。」此時兩席的人，都是靜聽。聽到這裏，癡珠便拍掌道：「快事，快事！我要喝三大杯的酒。」忙得秋痕斟酒不迭。掌珠坐在癡珠身下，只怔怔的發獸，儘癡珠喚人取大杯，取酒，也不說句話。到是瑤華喚道：「寶書妹妹，你怎不斟酒？」掌珠道：「沒人替我出一百兩身價給我當道士去。」瑤華大笑，把別話岔開。和贊甫、雨農又豁起拳，西面席上子秀子善，也和卓然劍秋搶標。以後兩席合攏，又鬧了一回楚漢爭，就有三更多天了。秋痕掌珠連坐，儘自喁喁私語。瑤華是個爽快的人，聽了一會，便站起說道：「做個人，自己要有把握。就如

你兩個，一個要做道士，一個要做侍妃。斬釘截鐵。這般講這般做，叨叨縷縷，講個不了，做什麼呢？我要走，不耐煩着你們悽惶的樣兒。」秋痕忙拉住瑤華，就和秋痕坐下，向大家道：「我是從樂處想，不再向苦中討生活。你想天教我們做個人，有什麼事做不來？都和你們這般垂頭喪氣，在男子是個不中用，在女子是個沒志氣。我看見似乎可憐，又似覺可惱，所以要走。」大家都說道：「說得痛快！」此時炕上有把雌雄劍放在炕上，瑤華便向癡珠說道：「你這把劍還好，我舞一回，給太家高興一高興。」說了，就仗着劍走下來。早見瑤華在燈光下，縱橫高下，劍光一閃一閃的舞起來；燈光無色，人也不見，只有一道白氣，空中旋繞。此時更深了，覺得寒光陣陣，令人發噤。突然聽見瑤華道：「後會有期。」但見雙影一瞥，兩劍設的一一委在地下。屏門外的人報道：「薛姑娘上了車了。」兩席的人，恍恍惚惚，就如夢境迷離一般。癡珠定一定神，說道：「相隔只有五個月，他的劍竟比朱秋舞得還好。這飄忽的神情，便和劍仙差不多了！」當下大家都散。秋痕引着掌珠，重來西院談了一回，外面冷家的人，催了兩三遍，掌珠才走。秋痕送出屏門，洒淚而別。看官記着秋痕與掌珠，自此就沒再見了。掌珠是此夜聽說寶書做了道士，又受了瑤華一激，便決意出家；和他假母吵鬧幾次，竟將青絲全行剪下。幸他假母是個善良的人，不忍怎樣。二十七日，癡珠出門謝壽，就聽見人說，送

入優婆夷寺，做姑子去了。正是：

豪情勝慨，文采劍光；
妬花風雨，乃爾披猖。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罄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話說，秋痕廿五後回家，因勸癡珠，量入爲出，儉省下來，爲後日南歸之計。因說道：『你爲着我不能不供給他們開消，這不是愛你，真是害你。所以千思萬想，不能不割斷癡情，苦守寂莫。』又說道：『初一心印許我禮佛，我便吃了長齋，總要跟你到得南邊家裏，我才開齋。你念我這般苦守，也該惜些錢鈔，作個長久打算。識兆夢兆，雖然不好，或的天從人願，我兩人吃得這苦，造化小兒可憐起來，也不可。若一味委心任運，眼見得禍離更甚於慘別。』說罷就嗚咽起來。癡珠也自傷心。看官，須知氣數兩字，埋殺多少英雄豪傑。除非神仙跳出世外，不受這氣數束縛。自古忠臣孝子，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怎樣出力去挽回，你道有幾個挽回得來？不過人事是要盡，秋痕這一回打算也只是盡人事罷了。再十日，兩人局勢，又不是這般，你道人事怎盡呢？

到了二月初一，秋痕換了一身秋衣服，天色大亮，坐個車來到廟中，禿頭早在那邊伺候。到觀

音閣來，聽得清磬一聲，早望見心印披着袈裟，率領兩個侍者，在閣下頂禮慈雲。秋痕上閣來，侍者送上一炷香，秋痕跪下，心印敲着磬，將秋痕做的黃疏讀道：

蓋聞有情是佛，無二爲齋。接引十方，法喜維摩之愛；皈依五淨，醍醐沆瀣之緣。伏念梧仙，劫重風輪，魔牛綺業；天寒袖薄，身賤恩多。居恆顧影自憐，竊欲擇人而事，則有韋皋小影，東越寓公；旣連襟而特裳，亦雙心而一襪。於是巾裁奉聖，髻解拋家。自謂浮鬱香燒，是鄉終老；靈槽樹榘，如願同歸矣！無如烏本流離，窩非安樂，奔精昭夜，徒勞警旦於雞鳴；驚女采薇，更貯苦心於夢鹿。風花舛忤，才命升沉；楚水入淮，梔香交蓼。所冀金輪神咒，能銷鐵瑣煩冤。因此九叩跣趺，一誠頂禮，誓如皦日，折此疎麻。願開一念之慈悲，俯鑒八關之懺悔。莫謂垂枯絳樹，甘露難培；還期續命黃花，秋風再豔。從此旃檀燕印，寒菜咬根；不慕膏粱，自甘腐乳。他日者，追隨中饋，獲補疇昔之隆歡；旨蓄御冬，長娛邊燎之晚景。將繡佛以酬恩，輝依湖月；亦心齋於清夜，悟澈拈花矣！

年月日平康信女劉梧仙謹疏！

宣讀已畢，燒了秋痕默誓一番，叩了頭來。心印將一尊觀音小像，用紫檀鑲玻璃的龕，送給秋痕供奉。秋痕給心印叩謝了，心印也膜拜還禮。便和禿頭回來西院，將大士供於炕几。這日癡珠陪秋痕

吃一天齋。秋痕晚夕便捧着神龕，坐車而去。後來牛氏知道，百計責令開暈，奈秋痕受一番打罵，便一粒也不沾牙，牛氏只索罷了。癡珠自此還是讀書。次日尋一幅宣紙，寫個「焦桐室」三字，傍書「病維摩書」四字，蓋了圖章，交給穆升，裱作橫額。

一日午後，套車到縣前街閒話，便來大營。荷生迎出平台，笑道：「我正要作字給你，你來了！便宜他們跑一遭。你瞧這個圖名，取得好不好？」說着便延入屋裏。癡珠道：「什麼圖？」荷生沒有答應。癡珠早見案上鋪着一個小軸，是采秋小照，畫一面鏡，采秋畫在鏡裏，便說道：「像得很，真個鏡中愛寵。」荷生道：「你瞧題的圖名。」癡珠早見上首橫題五個隸字，是「春風及第圖。」便點道：「甚好。」再看題的詩，是首七絕，因念道：

鏡裏眉山別樣青，春風一第許娉婷，天孫好織登科記，先借機絲繡小星。

念了笑道：「你奸躑躅滿志。」荷生道：「只這二十多天，信息茫然，連紫滄也沒有信來。難道是滿招損，占歸妹迎門翻卦？」癡珠道：「你這是一定百定，千穩萬穩，還疑心什麼呢？你不想采秋的書籍，也就要十來天收拾哩！」荷生道：「我也這般想。」癡珠道：「這事不要再說我此來，是要找愛山替我和秋痕畫一圖呢！」荷生道：「你今天何不就同我去訪他？」癡珠道：「甚好。」於是荷生

引了癡珠打大花廳後身，穿過一個院落，便到愛山書房。愛山迎入，癡珠敘些寒溫，坐了一回，荷生爲癡珠代白來意，愛山許他初七下午二人正說得款洽，忽見青萍掀簾子道：「洪老爺來了。」荷生又喜又驚，便同癡珠踉蹌出來。愛山見是有事，也不敢強留，只得送出院門。癡珠執手再訂初七之約，愛山允諾。荷生早走得遠了，癡珠就跟來。轉到平台，只見紫滄和荷生站在客堂外面，聽得紫滄道：「有些變局。」兩人就進去了。癡珠隨後走進，和紫滄相見，見荷生神情慘淡，正在拆信，就不說話；紫滄也默然無語。荷生拆開信，抽出一張色箋，看了一看，眉頭百結，將箋遞給癡珠道：「你！你道天下事算得准麼？」便拉紫滄炕上分坐，詳問底細。癡珠看牋上楷書寫的是：

荷生夫子安：初七日奉到復函，並詩一首，拳拳垂注，情見乎詞，感激之私，無庸瑣瀆。妾生不逢辰，母也不諒，紫滄目擊之，自能爲君詳言之，妾不忍形諸筆墨，亦不敢形諸筆墨也。伏念積誠尙可動物，豈守義不足悅親？第區區寸心，總不欲生我者負不韙之名，若與紫滄善爲妾圖之，回天無力，惟有毀妝斂迹，繡佛長齋，冀慈母感悟於萬一。挑燈作此，不盡欲言。附呈七絕一首，率書楮尾，侍妾杜夢仙手啟。

癡珠道：「繡佛長齋不謀而合。」紫滄荷生正對語喁喁，也不聽見。癡珠因將詩吟道：

雲容冉冉淡如羅，欲遣春愁可奈何！夜半東風侵曉雨，碧紗窗外早寒多。

吟畢笑道：『欲知絃外意，盡在不言中。采秋詩品，高於荷生十倍哩！』荷生皺着眉，向癡珠說道：『人家有這般懊惱的事，你偏會說笑起來。』癡珠道：『你不用煩惱，不出十天，襪將自轉，那天見你個圓成，太容易些，也不顯得他一番造就的艱難，故此有這一折。其實你沒見過采秋時候，大局早已排走。』荷生道：『你何苦又說夢話？我明天將首尾的事，交託蕪卿；後天一早就可上路。做三站走，初六可到雁門。紫滄，你還要同我去走一遭呢……』正待說下，只見索安回道：『大人請，說是有緊急軍務。』紫滄癡珠就走了。這且不表。

且說，采秋係於正月十五日早，往碧霞宮，在觀音大士前，許下長齋。自此脂粉不施，房門不出。這一個月，柔腸百轉，情淚雙垂，把個如花似玉的容顏，就變得十分憔悴了。還好紅豆香雪，兩個丫鬢，都是靈心慧舌，無可講的也引着采秋講講，無可笑的也引着采秋笑笑，所以比秋痕景况，總覺好過些。一日，冷雨敲窗，天陰如墨，采秋倚枕默坐，忽藕齋進來，取出荷生十三寄來的信，展開一看，嘆了一口氣，藕齋就出去了。信內附有人日的詩，并癡珠的和章。采秋喚香雪印一盞香篆，自己慢慢的點着，領略一會；將寄來的詩，吟了一遍，就向床上躺。想道：『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

拒，去年秋痕不是這般麼？」又想道：「癡珠說那華嚴庵的籤兆，竟是字字有着落；似乎我和荷生這段因緣，恁是怎般的，也拆不開。只是籤兆也怪，秋痕的秋心院，是小岑代他取的名；我的春鏡樓，是我自己杜撰的，怎麼那庵的籤上有秋心院三字，那老尼偈語，又說道春鏡敢莫這支籤和那偈語，通是癡珠編出來，也不可不知。」想到此，突然心上冰冷，不知不覺，吊下淚來。又想道：「說是癡珠編的，他何苦自己說那不吉利的話？」左思右想，便合住眼。聽那雨聲淅瀝，竟恍恍惚惚的好似到了秋心院，突見秋痕一身素縞，掀着簾迎出來。采秋驚道：「秋痕妹妹，你怎的穿着孝？」秋痕淚盈盈道：「采姊姊，你不曉得麼？癡珠死了！我替他上孝哩！」正在說話，忽見荷生閃入，采秋便說道：「癡珠死了，你曉得麼？」荷生吟吟的笑道：「癡珠那裏有死？不就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來不是荷生，眼前的人，却是癡珠，手中拿個大鏡，說道：「你瞧。」采秋將喚秋痕同瞧，秋痕却不見了。只見鏡裏有個秋痕，一身豔妝，笑嬉嬉的，不說話，却沒有自己影子。正在驚訝，忽一陣風過，塵沙眯目，耳中只聞得呼呼的響，又像是波濤滾滾的聲，心上覺得突突的亂跳。一會，悄然開眼一看，只見一片白茫茫大海，自己立在一個山上，四顧無人，十分害怕。沿着路徑走來，見一峯插天，蒼翠欲滴；上面有古篆三字，一字方圍有一丈多大，卻不認得是何字。想道：「我今日也有認不得的字了！」轉過

山坳，海也不見了。瞥見癡珠同兩個麗人，俱是一身縞素，立在前頭，一個麗人好像秋痕。采秋歡喜，便迎上前來，說道：「怎麼你兩個卻跑到這裏來？」再一審視，那裏有三個人，却有三片白石，攔住去路。想道：「原來就是這石作怪！」再要轉身，恍恍惚惚，是個屋裏。見個丫鬢，搶過來扶着叫道：「娘快醒來，天冷得很，和衣睡不得！」撐眼一看，却是紅豆，因起來說道：「我略躺躺，竟然睡着了；迷迷惑惑，做了幾多的夢。」紅豆細問，采秋不說，只叫他取表來看，已是四下多鐘。香雪向薰爐中倒碗茶遞來。采秋喝了，回憶夢境，猶然歷歷。紅豆端上素菜，隨使用些，遂向佛前燒了晚香，悶坐聽雨，便和紅豆說起夢來。正是：

秋心春鏡，一刹罡風；
情天佛國，色色空空。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暖草薰春來行館

話說，關隴回子，自去年大受懲創以後，善良者自然回籍，重謀生業；就中單身的，也受地方官安插，洗心滌慮，去作良民，只有一班狡黠時酋豪，或逃亡在外，復出爲非；或雖受招安，家業已蕩，便糾合亡命，就近作個強盜，擄掠鄉民牛畜，搶劫過往行旅。地方官只怕多事，隱忍不報。這回子嘯聚得多，去年逆倭踞了廣州，回子得信，因又跳梁起來。想并州富足，又是春和時候，這番真個要由草地，竄入雲州等處。雁門關總兵，於正月三十得了確信，是夜子正三刻，五百里加緊稟報前來，因此經略請荷生計議。荷生道：「這番不比前次，只要以防爲剿。前次彼已破了潼關，故不能不痛加剿洗。今日彼尙在三關之外，只有迅速將外各口隘嚴防；彼來則剿，彼去亦不必追；野無可掠，自然解散。然口外各隘，炮台溝壘，及瞭台探卒，是緊要的。」荷生一面說，經略一面點頭道是，隨又說道：「這事只好請先生督兵一行。」荷生辭道：「只怕手力不及。」經略那裏肯依。又問起荷生納寵之

期，荷生卽以采秋的事相告。經略大喜，說道：「先生此行，公私兩得。須帶多少兵呢？」荷生道：「兵不在多，就左右翼中，挑出千名，着顏副將林總兵兩人管帶前往，便穀調遣，只此行却要仗大人洪福，兩件事都如我願纔好。不然，五台山近在咫尺，誓將披緇入山，不復問人間事矣！」說着眼皮一紅。經略笑道：「先生何必如此？回子餘氛，先生一出，馬到成功。至先生私事，怎的辦，怎樣得手，更屬無可疑慮。而且先生氣色大好，指日還有喜事；不過這兩天便可得信哩！」荷生道：「晚生還有什麼喜呢？」經略道：「此刻且不必說破，我是從氣色上看得十分准。」荷生只得搭開，說用兵的事了。是晚經略就留荷生小飲。一面檄召顏林二將，於明日卯正三刻，帶領左右翼兵，赴教場挑選；一面差員提令箭，諭知糧台辦餉，軍需局預備軍裝，限明日巳刻備齊。次日卯正，荷生下了教場，到了辰正，已將一千名的兵挑選完；面示顏林二將，午刻給餉給裝，申刻帶領出城，十里駐紮。初四日晨初二刻，長行。顏林二將，得令自去行辦。荷生回營，順路訪了癡珠，告知一切。癡珠笑道：「夫子有三軍之懼……」荷生不待說下，截住道：「你還說這些；人家百忙中找你坐一會，你却有工夫講頑話。我和你說，我到雁門，公事或者辦得了，只我私事有些爲難。倘是不諧，我便上五台山出家了。我的詩文稿和柳巷園子，一起交給你。你替我收掌罷！」便含住一汪的淚，向靴頁中取出一個摺子，

遞給癡珠。癡珠接着，放在案上，說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我和你說，你再不要這般胡想；你從此是一派坦途。你想要跑一遭雁門，就出有這一件事，代你做個錦上添花，湊巧不湊巧呢？我這會正替你歡喜，你何苦說出這些話？倒是我與秋痕，不曉後來是怎的變局？」荷生道：「你只聽心印的話，和李太太商量，給了身價，是正經的事。至秋痕替你打算，都行不去，我勸你不要聽他這數句就是我臨別贈書，你多記着。」便站起身，匆匆的走了。回到營來，正待卸下冠服，簾外的人報道：「大人穿着公服過來。」荷生迎出，只見跟班捧着摺匣，經略笑吟吟的走上平台，拉着荷生的手，進入屋裏，即向荷生一揖，說道：「先生大喜！」荷生只道是給他送行，便回揖道：「全藉大人平日的威德，此去或不辱命。」經略笑道：「喜事重重。」便向摺匣中取出一本奏摺，交付荷生，荷生見上面硃批道：

覽奏均悉，這所保五品銜舉人韓彞，着授兵部給事中，即留營參贊軍務。欽此。

閱畢，將摺安在上面几上，九叩謝恩，便向經略行下禮去，道：「大人栽培。」經略跟上還禮。荷生起來說道：「仰荷天恩，不次拔用，只怕才不勝任，辜負大人一番盛意。」經略掀鬚笑道：「我保舉總不錯；而且這摺子，上得也妙。我的摺子，是十九到京；十八謝小林侍御，早有一摺，密保了你。內閣於二十日奉了上諭，也行文來了。」說着走向几子，將摺子展開，檢出一張紅單條，交付荷生，見上面

寫的是：

兵部抄出正月二十日，奉上諭，河南道御史謝嘉樹，奏稱五品銜舉人韓彞，學富韜鈴，材堪將帥，現爲并州大營，延理軍政，前年元夜蒲關奏凱，悉伊運籌之力。與明祿年終密保摺內，語悉相符。着卽授兵部給事中，仍留本營參贊。該部知道。欽此。

瞧畢說道：「幸是小林摺子，是先一日交到。若是小林摺子後一日，大人摺子先一日，到像小林附和聲氣。」經略說道：「這是先生福分大！」又附耳道：「聽說秦王召見時，也曾保過先生。」荷生又接道：「如今求大人別這樣稱呼。論統屬，大人是個堂官；論保舉，大人是個恩師。」經略道：「好，我們兄弟稱呼罷！」坐一會也就進去。自此荷生算是并州小欽差，遂忙的修了謝恩的摺，由經略代表。經略卽將此次荷生督兵出關防剿情形，也一併奏明。次日卯刻拜發，當日通省官員，本地鄉紳，及營中幕友將校，賀者麇至沓來。荷生有見有不見，直鬧到定更多天，剛欲歇息，又是癡珠走了，說道：「如何班生此行無殊登仙？」說的荷生也笑了，執手數語而別。次日紫滄是卯正四馬先走，西站趕作二站。荷生爲着的經略及文武官親送出城，到了未正方抵青龍鎮。是日大風一陣，驍馬行土嶺間，蜿蜒偃仄，兼之土無泉脈，僵峙枯立，經風簸揚，塵垢岔集。將至圻州界，風刮更烈，飛土

如雨。荷生轎中口占七古是：

祖龍鞭石石未盡，破碎棄置西山涯；生公說法不到晉，遂令千載成頑沙。

行人策馬頻來往，輪蹄誤聽風波響；誰信元戎十丈旗，借作桃根兩枝槳。

方才吟了，行帥字旗轉出山拗。三聲炮響，圻州文武官接出界上荷生，不免下轎，酬應一番。此時天色將黑，等得燈籠火把，一齊點着，再走十多里，已經八下多鐘。燈光中遙見遠遠一簇人馬，知是顏林二將，排隊迎接。望着帥旗到了，吹起角來，炮聲一響，搥鼓三通。行館門前，奏着細樂。荷生的轎，軟步如飛，進行館去了。青萍傳出令箭安營，森嚴甲帳，燈火齊明；刁斗傳更，旌旗閃影。二更後，荷生自出營外，查了一回，頗覺整齊嚴肅，心中高興，便作了一詩，題在壁上云：

陌上何人賦草熏，無端祖帳感離羣！天連野戍生邊氣，風捲平沙作浪紋。

斷碣經年堆積雪，空山有用是生雲。獨憐天下方多事，鴻雁中宵不忍聞！

第二日風定，卯正起馬，按隊上石嶺關。遙望圻州城郭，在高崗陂陀之際，繞鐵筭山下，行河灘沙石中；三十里外，路始平坦。春融冰消，土脈上浮，途間往往水溢。渡田間阡陌，到圻州城。人烟稠密，百貨齊全。一會帥旗一到，父老扶杖，婦孺聯羣，道旁正如堵牆。州官迎入行館打尖，尖後行平野中。時方

粟作，只見扶犁叱犢者，于于而來，喁喁而視，止如一幅圖畫；那崞縣官員，又接到界上了。第三日由金山鋪起馬，五里忻口，兩山盡處，鑿石爲關，一夫當之，萬夫莫敵。遂沿滹沱河至紅崖灣，入北賈鎮。不一時過了崞縣，城在土嶺之巔，土多崩裂，城亦傾圮不完。道途觀聽，口不及圻州熱鬧。四下多鐘到得行館，轎子剛進屏門，鉦鼓聲中，忽見紫滄，站在月台階上。荷生喜極，打着護手板，護轎營弁忙將轎扶下。紫滄搶迎過來，荷生趕着下轎道：「你怎的又轉回來？」紫滄正待答應，荷生瞥見上屋有個豔妝侍兒出來，凝眸一視，却是紅豆，站在簾邊。荷生這一喜，如陡見家裏的人一般，說不出話。連紫滄怎樣說，也不聽見，只拉紫滄向月台上走來。方上月台，又聽得簾內環珮之聲，珊珊已到門側，更是心花怒開，向紅豆道：「你來接我麼？」紅豆打開簾子，笑道：「娘也來了。」荷生早見采秋倩影亭亭，臨風含笑，兩人執手，喜極而悲，各自盈盈淚下。半晌，荷生向紫滄道：「我不是做夢麼？」紫滄道：「坐下再說罷！」方才坐下，青萍回道：「代州官員稟見。」采秋紅豆退入裏間，紫滄也退出東廂。荷生一起一起的接見，直至上燈方有空和采秋暢談。看官聽者，人生富貴功名，一字是少不得的。正月時，賈家何等刁難，這回紫滄自省趕來，進城已是初三黃昏時候，竟不到家，先來見過采秋，將荷生的信交給他瞧。先是雁門郡人心惶惶，訛言四起，鬧到初三下午，得着韓荷生帶兵出

來信息，才稍安靖。適賈氏見時事如此，深悔前非。後聞荷生帶兵來了，又怕惹下禍事，早啞口無言，受藕齋抱怨。如今聽得荷生做了官，是個欽差喜到十分，也就怕到十分，那後悔更不用說了。轉自己出來招認，不是，只求紫滄領采秋迎上一站來。采秋道：「這却不必。」紫滄道：「也好，此去崞縣，只四十地，知縣又是我舊東家，可以據實說給他預備，也免得荷生進城一行，招搖耳目。且此事是經略知道的。」原來到雁門關，是由代州陽明堡西行，不走郡治，打郡治北門二十里至雁門關，是個小路。荷生與紫滄打算到了縣，即教顏林二將帶兵先行，自己換車，私往采秋家一探，即連夜出北門，趕到關上，不想賈氏反叫采秋接出來。當下說明賈氏藕齋都在廂房伺候，紫滄領他夫婦出來叩見，荷生也還了一揖，前事不提，只面諭兩人將采秋行李收拾妥當，等候班師。兩人答應退下，恰好上座的席是兩席滿漢，荷生便撤一席賞給兩人去吃，自與采秋同坐一席。采秋因問起癡珠秋痕景况，荷生略說一遍，因嘆道：「你吃長齋，他也吃長齋，你如今開葷了，不知他何時能得開呢！」采秋也爲悵然。這一夕，崞縣十分討好，行館中通宵燈燭輝煌。二更後，紫滄自在東廂安歇，兩人並一枕談的三十天別緒，轉瞬天明，營門外角聲嗚嗚，吹個不止，荷生只得起來，傳令那顏林二將先走，又見了幾起的客，因行館後進，有座望樓，便與采秋紅豆登樓憑眺，遙見空際有白雲數片，諦

視之，不動亦不滅。采秋指着道：「這就是雁門關山頭積雪。」荷生道：「我少刻便在這山外了！」說着，兩人淚眼相看，一刻不語。忽的曉風吹來，涼如冰雪，采秋道：「口北地方冷，不比內地；你帶了大毛衣服沒有？」荷生道：「都有。」采秋又吩咐諸事留心保養，倘若要打仗，千萬不可輕敵；口外回子，是不怕死的。」荷生道：「我知道，這回不用打仗，你放心。」瞥見塵沙起處，一簇軍馬，如螻行蜂擁。紅豆指着道：「兵出城了。」忽見青萍上來回說：「轎馬伺候已齊。」荷生遂與采秋訂着班師之期。兩人執手含淚，采秋嗚咽道：「我不使下去送你，就在這樓上望望罷！」又吩咐青萍路上好生伺候，又親自與荷生穿大紅披風，鑲金風帽。荷生只得硬着心腸下樓。到了院子，回頭一望，見采秋含淚凝眸，荷生也含着眼淚道：「你也回去罷！」采秋點頭。荷生出來屋前，囑紫滄三日後到關上來，就上轎走了。采秋和紅豆在樓上聽得城邊炮響，知荷生出城，便眼睜睜的，向那先前瞧見軍馬的地方望去，候了好一會，才見帥字旗過去，一頂四人抬的藍呢大轎，前呼後擁，迢迢前去，到得轉過樹林，望不見了，嘆了一口氣，扶着紅豆下樓，與他父母回家，正是：

楊柳依依，長亭話別；駢駢征夫，邦家之傑。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茅苜無靈星沈婺女

棣華遽折月冷祇園

話說，癡珠初三夜，自大營回寓，一夜無聊。一會天亮，聽得炮響連天，知是荷生走了，也就起。見碧桃花皆已凋落，憔悴得可憐，便叫林喜挪在槐陰下，教他們天天灌溉，盥漱用點已畢，伏枕假寐恍恍惚惚，瞧見李夫人顏色慘淡，穿了鳳冠霞帔，掀着簾子說道：「先生自愛，我先走了。」似乎一身毛骨悚然，抹開兩眼，寂無人聲，心上十分作惡。便步行到縣前街，李夫人方才罷妝，迎了出來。癡珠留心瞧夫人的神氣也還好，自然不說出夢中的話，反是夫人說道：「謾如許久沒有家信，這幾天實在記念他。」言下愴然。癡珠只得將些話寬解。夫人又說起娘家遠隔，沒個親眷，因勸癡珠趕辦秋痕的事。癡珠只且不語，吃了早飯，便來秋心院，只見院中靜悄悄的，步入裏間，秋痕頭也沒梳，手拿一本書，歪在一個靠枕上看。抬頭瞥見癡珠，坐起笑道：「你來麼？」就走下地來。癡珠也笑道：「荷生去了，我無聊得很。」秋痕攙着癡珠的手道：「天下事都要反轉來看。譬如你當初不認

得荷生他走他的路你自然不想着他。就是我……」說到這一句，便和癡珠坐下，噎着咽喉，說不下去了。癡珠慘然，停一會，秋痕又說道：「我沒爹沒媽，孤苦伶仃一個人，又墮在火炕，死了自然是乾淨你怎好……」說到這三字，竟哭起來。癡珠道：「怎的？」秋痕哽咽道：「癡珠，癡珠！你也該曉得梧仙是心已粉碎，腸已寸斷了。」癡珠忍不住也掉下淚，停一會，秋痕轉抹了眼淚，問道：「你出城送荷生沒有？」癡珠搖頭道：「沒有。」秋痕道：「你這會從家裏來麼？」癡珠道：「我昨晚一夜沒睡。」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及到縣前街，李夫人說的話，一一述給秋痕聽。秋痕道：「李太太爲人，很有福氣，何至有什麼意外的事？你我的事，承太太一番美意，只是我家的人，實在難說！總要我挨得一年半載的苦，教他們沒甚想頭，那時候就好商量了。」兩人促膝談心，靠晚吃過飯，秋痕略有意興，焚了一炷香，將琴調和，彈起水仙操。只覺得指頭勾剔，怪刺刺與尋常不同，便說道：「怎的生疎了？」再和一會，又彈起來，沒得半闕，忽劃然一响，宮羽兩絃，一同斷了。兩人失色，默默無言。秋痕滿襟是淚，那獨兒踉蹌，傍着錦勒，好似勸慰他一般。癡珠嘆口氣道：「怎的就這般件件見得不好？」秋痕伏在琴案，嗚嗚的哭。癡珠挨不住，就自走了一夜難過，到得四更，忽外面敲門甚急，禿頭認得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癡珠趕着問：「是何事？」李升入來，站在房門外回道：「太太夜來生

產，覺得十分不好。」癡珠不待說完，便披上衣，跳下床來。一面披衣，一面趕着套車。李升提燈迎上，去了。到得縣前街，只見門上的人迎出來道：「韋老爺來了。我們太太不好得很！」癡珠趕忙下車，問道：「到底怎的？」門上的人道：「胎是已下，只人已暈過多次。」癡珠道：「沒個親眷怎好哩？」大家跟進大廳，炕上一個是高大令，一個是麻大夫，和管事家人，商量下藥。聽說癡珠進來，大家搶下台階。麻大夫道：「癡珠先生來了，便有人做主。」癡珠道：「給大夫看，怎的呢？」高大令不語；麻大夫搖道：「脈息已散，怕看命根。」只聽上屋連聲說：「太太請韋老爺。」癡珠只得向麻高道：「全仗高明營救，定個神方。」跟踉走入，掀散簾子，站在房外問道：「這時怎樣？」只見老媽子，丫鬟，沿床兩旁，李夫人色如金紙，依在兩個媽兒身上，手牽阿寶，望着癡珠厲聲道：「先生！我挨着死，等你！你把阿寶手上鑰匙收起！」哎呀一聲，即便暈絕。大家忙的握住頭髮，灌下參湯，漸次回過來。一個大丫鬟，帶着阿寶，將一包鑰匙，遞給癡珠。癡珠見這個光景，阿寶又淚痕滿面，真個心如刀絞，禁不住淚下涔涔，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交給先生沒有？」癡珠只得大聲道：「我已收過太太你擊定心，不要亂！」李夫人噙住淚說道：「我的心一絲不亂，只我的父母都來叫我去。了。謾如數月沒有信息，軍伍中生死不可知。我的兄弟，又隔十餘天的路。苦呀！」一陣血腥，人又暈絕。癡珠十分

難受，又不便上前；沒個主意，只得退出簾外。此時高麻商定一方，趕着煎好灌下。大家隨哭隨叫，好一回又回過來，叫道：「阿寶呢？」大家將阿寶送上。李夫人瞧一瞧，恰好阿珍靚兒都醒了，奶媽抱到床沿，李夫人也瞧一瞧道：「我不管了！」又叫道：「先生呢？」癡珠急入。此時天將發亮，燈光燭影閃得陰沉沉的，猛聽得李夫人叫道：「謾如，謾如！」便兩目低垂，雙牙緊閉了。癡珠大悲，阿寶伏在床沿，嗚咽的哭。內外人等，皆放聲大哭起來。一會停靈挂孝，管事家人看癡珠商定殮殮。癡珠便領着李家幾個老僕，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媽，大丫鬢將一切箱籠，盡行貼封，差人向謾如、鶴仙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秋痕也就來了。到得巳末，便有各家眷屬前來哭靈。秋痕一身素服，陪着痛哭，好是謾如不在家。阿寶又小，却無男客。癡珠乘空，便洒淚作書兩封，一專差到蒲關去，一專差到江南去。酉刻同發。次日初五，陰陽生揀的時辰，是卯正三刻大殮，午初一刻進棺。到得三下多鐘，安了靈，秋痕向李夫人靈前哭弔，囑咐老媽丫鬢看視阿寶。這阿寶雖只八歲，却乖的很，見他母親已死，秋痕也要去，便拉着秋痕的衣袖，大哭起來。大家都已收淚，見阿寶這個光景，滿屋的人慘然，又跟着哭。秋痕更是傷心，抱着阿寶道：「我不去，你不要哭。」於是癡珠走了。此時新月如鈎，癡珠對月獨坐，想到李夫人如許爲人，竟罹此難，可見天道無知，便懶懶入房，一夜翻來覆去，想起謾如遠別半

年，荷生出師關外，客邸痛癢相關的人，目前竟無一個；回首南邊，又遍地黃巾，差不多一年不得家信，老親弱弟，瘦妻稚子，竟不知是何光景。想到此處，真個四大茫茫，廁身無所，才名畫餅，憂患如山，不知不覺，痛哭起來。時已三更多天，害得禿頭等從夢中各自驚醒，急起探視。癡珠只得說是夢魔。次日侵晨，叫李福磨一盃的墨，叫禿頭買得白綾，寫一副輓聯，自行帶至縣前街挂起。秋痕瞧是：

廿餘年往事如烟，記舊日師生，恍見雙環來問字？

二千里望夫化石，痛當前兒女，何堪兩地共招魂！

看完又滴了無數的淚。是日癡珠便陪了一天的弔客，又定下念經開弔的日期，刻了訃聞；直到上燈回寓。秋痕打發癡珠走後，正在燈下替阿寶縫孝鞋，忽見門上的人，領穆升跑進便說道：「劉姑娘！快看老爺去！龍山失守我們八老爺殉難了。老爺接着家信，大哭一聲，暈倒在地。」秋痕這一驚，好像半天打一個霹靂，大家都也驚恐，趕着替秋痕收拾。騙開阿寶，悄悄的上車。一路淌了多少眼淚。到得西院，聽得癡珠號天大哭，心印池蕭及禿頭等圍着一屋。秋痕此刻顧不得什麼，拉住癡珠也哀哀的哭。後來秋痕先住了哭，同大家把癡珠擁入裏間躺下，把癡珠勸住了哭。癡珠謝了衆人，就託心印延請十六位戒僧，就汾神廟開起七晝夜經壇。到了次日，排設妥當，西院外邊，也安了靈。

癡珠素服哭奠了一番，便赴壇燒香。此夜月色陰沉，紙旛招展，梵宇淒涼，燈光暗淡，絕不似尋常魚鼓經聲，便又大慟起來。這日就有同鄉來唁，以後各處官員，通知道了，也有上祭筵的，也有送輓聯的，更忙了數日。兼之縣前街也在開吊，癡珠萬慮千愁，這十數天也疲極了。雖有秋痕禿頭小心伺候，無奈飲食日減下來，直覺骨瘦如柴，身軀似葉。到了謝弔那一日，只喝粥兩碗。是夜又嘔了數口血，直把兩人急得要死。癡珠因告知秋痕，決意於三月初十，帶禿頭穆升輕裝南去省家。秋痕忍着淚道：「這是正理，我怎敢多說？只道途梗塞是一節難處。再你這般身子，怎禁得起長途跋涉？」癡珠嘆口氣道：「死生有命，我做我的事罷了！」秋痕默然。癡珠接着道：「我與你總是無緣，故此枝枝節節，生出許多變故。我如今百念皆灰，只求歸見老母。」秋痕撲刺刺的弔下淚來，說道：「我原說過，禍離更甚於慘別，你有老母，怎的敢叫你不要回南？只我的魂魄，一路附着你走罷！」癡珠道：「這又何必？自古無不散的筵席，百年豈有不拆的鸞鳳！萬里一心，遙遙相照；萬古一心，久久不磨。你我就不能同生同死，也算得是個同心……」癡珠說到這句，便咽住了。秋痕更是難忍，竟大哭起來。這夜癡珠於枕上得一首五古，留別秋痕，詩云：

瑤台熟蟠桃，王母初開宴。鴉頭簪繡袖，雉尾移宮扇。

祥雲朵朵來，大會神仙眷。就中拈花人，忽展春風面。
小兒從隙窺，偷索手中劍。因成兩無言，雙心盟繾綣。
好詞致蹇修，竟已遭神譴。妃子謫風塵，歲星亦不見。
一十九年間，滄海知幾變！氤氳使有神，會合舊釵鈿。
墜落復何言。緣慘秋心院，誣惜圭璧躬。一作紅顏媛？
所恨磨蝎宮，事變驚閃電！此別豈不傷？此會難相戀！
痛如俎上刀，快若弦端箭。涕淚雙滂沱，襟上平行濺。
莽莽并州城，可與閻魔殿？早知煩惱多，何如不相見！

正是：

鴛鴦不獨宿，難至亦分飛。春草江南客，扁舟已葉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話說，鶴仙也沒個胞兄弟，只有個族兄，名喬齡，字芝友，原是隴西甯遠衛守備，因公革職，此番進京捐復，路出蒲關，鶴仙逆計芝友出京之日，李夫人當已分娩，好教他護送前來。不想芝友到了太原，已不及見李夫人了。鶴仙得了此信，便差四個幹弁，兩個老家人，星夜趕至，諄懇癡珠替李夫人權厝後，挈阿寶兄妹西來。癡珠因此決意三月初十回南，把所有書籍古玩，并一切衣裝，開了清單，悉給秋痕。此秋痕是領阿寶住在西院，當下將軍收過，瞧也不瞧。癡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付給秋痕道：『這做你畫裏情郎罷！』秋痕含着淚，一言不發。阿寶平日跟着李夫人，呼癡珠爲先生，看了秋痕光景，接着道：『劉姑娘！你難道不和我先生一起走麼？我是要你和先生，送我到舅舅衙門去；你不去，我便跟你住在這裏。只是先生一人去找舅舅，沒你伺候，你也該不過意。』說着，便倚在秋痕懷中流淚。兩人半晌無言，正是斷腸消魂之際，給阿寶這一說，便各伏在几上，大慟起來。阿

寶含着淚，在東邊扯手袖，西邊牽衣襟，任來跑個不了，此時院中鴉鵲無聲，只聽得客廳譁喇一聲响，把兩人唬得一跳，倒停住哭了。出來一看，原來是頂格年久，塌了一半，將個燕窩跌下，燕子紛飛叫噪，正在詫異，忽見禿頭出來，回道：「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說是他媽突患重病，叫姑娘即刻回家。」癡珠尚未答應，秋痕說道：「我那裏有媽？就是我的媽病，要我回去，也須待明日。」癡珠忙接着道：「不是這般說法，你對狗頭說，現在李少爺跟着姑娘，明日騙開李少爺，就給姑娘回家看病。」禿頭出去說了，狗頭沒法，只得回去。次日一早，李裁縫，狗頭領着跛脚坐一乘車，便來房門，和禿頭吵嚷，要接秋痕。禿頭道：「早哩！爺還沒有起來，這個地方，是你們說話的所在麼？」李裁縫嚷道：「奇呀！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個月，如今他媽病了，也不給他回去看，到底是什麼意思？」穆升不待說完，便搶上前道：「放你娘的屁！誰佔你的女兒？」狗頭冷笑道：「你問那姓章的。」禿頭怒氣冲天，忍耐不住，從狗頭背後一把揪住，罵道：「你這小忘八蛋，敢怎般撒野！」狗頭剛把手來抓禿頭，被林喜帶勸帶笑，將狗頭兩手一併擎住，給禿頭連刷了五個嘴巴。李裁縫氣極，將頭向穆升撞來，却被穆升抓住，罵道：「禽不死的老東西，要和我拚命麼？賞你一個死！」便將手一掀，摔出門來。這裏看門聽差和厨下打雜人等，一齊跑來，都拉的拉，勸的勸，唬得跛脚手足打戰，那李裁縫便倒

地號淘大哭起來。那狗頭只是尋人厮打，却被大家按住手。池蕭兩人也起來。癡珠秋痕在睡夢中，聽得外面吵鬧，不知何事，叫人又不見一個，只得披衣出來。剛走到月亮門，遇着廚子天福是個急舌，說話不大分明，說是爺們和呂家的人打架；數日前汾神廟住了一個呂通判，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與他家人，有口舌因此錯聽了，就不出去招呼，只叫天福傳諭穆升不要多事，喚他進來。當下禿頭聽見天福說爺喚禿頭便先走了；穆升、林喜、李福也走了。李家父子曉得癡珠起來，便捨命跟住禿頭闖入月亮門，大家都擋不住癡珠。這才曉得李家父子鬧事，聽得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撒賴，直氣得胸吭冤填，手足冰冷，在房裏和秋痕默默相對一回，竟嚷到西院客廳。秋痕憤極，抹了淚，挽好頭髮，包上縐帕，檢出癡珠一軸小照，藏在袖中，向癡珠道：「你聽我的信。」癡珠眼淚盈盈，不能言語。秋痕早跑到客廳道：「你們鬧什麼？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走罷！」此時心印池蕭都在一邊，做好做歹的勸。瞥見秋痕發話出來，倒覺一跳。跛脚迎上前來，秋痕向阿寶的老媽道：「少爺沒有醒，醒了你好好騙他回去。」又向心印池蕭道：「往後大家替我寬慰癡珠，我做鬼就忘不了。」又向李裁縫道：「要我回家，犯不着鬧出這般樣兒，叫人笑話。」一面說，一面扶着跛脚走了。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理早短了，而且此來，只怕秋痕不肯回去。如今秋痕已走，趁着池蕭一人拉

一個，就也出來。跟着車去了。只癡珠和秋痕七個月交情，從此分手，便永無見面之期，說來也自可傷！當下軟癱在窗下彌勒榻上，心印池蕭勸解一會，癡珠嘆口氣道：『只這一二日緣分，也不許完滿。』於是大家議論，李家今日如許決裂，是何緣故，都想不出道理。後來心池兩人，探得是錢同秀、卜長秀、夏旒、胡耆四人布的謠言，說是癡珠要帶秋痕回南。其實，癡珠是拚個生離，秋痕是拚個死別。再不想四人做出這種謠言，恰中牛氏心病，所以今天鬧出這一段散局。看官記着！癡珠秋痕散局這一天，却爲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

荷生是二月初六日午刻，到了雁門關。初七日，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由馬邑偏關，西出紅門口；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由平魯朔平北出殺虎口，密令二將於口外炮台瞭台多張旗幟，一路傳單諭帖，俱聲言是帶五千名兵。先是，關外各口汛官，奉到大營嚴檄，已經將炮台溝壘，一例修整，瞭台探望，一例添人。如今即飭二將，一路查勘。十一日，紫滄至關，荷生便同紫滄帶兵出關，駐扎廣武故城，等候消息。十二日，大營接到三邊總制五百里咨文，說是逆回已呈解散，首犯數名，亦擒獲梟斬；是日飛劄韓給事班師。十四日，荷生得信，一面入關，一面檄顏林二將撤兵。紫滄先回州城，同地方官商議，趕於花朝，替荷生迎采秋歸於行館。十五一早，差員往接荷生。十六黃昏吉時，州裏備一

乘藍呢四轎，轎扛加兩條紅綵，轎頂結個彩鳳，下垂四角結彩，四名弁兵，步行護轎。轎前是二十對紅紗宮燈，四對提爐，一部細樂；轎後是八名銀鞍駿馬的家丁，前往京巷。紅豆香雪，一身豔服，扶着采秋宮衣宮裙上轎。荷生就行館中設祖先香案，引采秋行禮。紫滄教青萍於寢室，設兩張公座。紅豆香雪伴侍采秋，謁見荷生。是夕，行館燈彩輝煌，管弦雜沓，春風滿座，喜氣迎門。但采秋遠別父母，荷生回憶山妻，遙憐秦女，觸目傷心，欣喜之中，終不免有些傷感。到是旁觀覺得才子佳人，如此恩情美滿，真個福慧雙修，一時無兩。軍中大宴三日，傳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紫滄也於是日起行。二十六日，荷生采秋，雙雙言歸，先是駐紮代州，得了癡珠來信，述及近事，荷生嘆道：「癡珠真是晦氣！」采秋道：「癡珠還怕有什麼大不好，遂將前夢告訴荷生，荷生也爲詫異，因笑說道：「瑜亮本來是一時無兩呢！」紫滄及顏林二將，先於二十七日到了并州，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於二十八日也到并州。地方官爲着荷生，是九重特達之知，後來地位，難於限量。此番辦的差事，雖照那小欽差章程，却件件加倍討好。柳巷行館，鋪陳供給，皆照大營。荷生私事，全託紫滄、愛山，領着賈忠等照管。公事，便交給羽侯、燕卿兼辦。二十九日巳刻，青萍領着四員營弁護衛采秋、紅豆香雪，一乘四轎，兩頂小轎，先進了城。荷生帶幾個新來的跟班，一路酬應，迎接官員，直遲至未刻，才進行館。接着

又是經略來拜會；兩人敘話，直至黃昏。通省官員，這一天都不及見了。次日一早，接見曹節度後，就出門回拜了經略節度，及大營辦事諸幕友，便來秋華堂看視癡珠。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即日可到！但昨天一早，被那狗頭父子吵鬧，與秋痕撒了手；接着又是阿寶醒來，不見秋痕，哭得癡珠肝腸寸斷。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回縣前街去了。癡珠顧影雪涕，骨立形銷。第三日早起，荷生打大營前來，慰問癡珠，便詢秋痕。癡珠黯然不能答應，到是禿頭回明荷生，嘆口氣道：『我早料有此散局。』癡珠也嘆口氣道：『再休說起！』就把鶴仙的信給荷生瞧，便說道：『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即由河南回南。』荷生瞧了信，說道：『蒲關只隔十一二天的路，不覺什麼。南邊的路，現在文報兩三個月不通，你怎麼走得？而且你這般單弱身子！』癡珠不待說完，接住道：『我是走得到那裏，就死在那裏，也算是走了！不然，還留在并州養病，有此理麼？』荷生道：『你不要急，再作商量。』隨站起身道：『我今日初到，百凡沒有頭緒。』簾外跟班傳呼伺候。癡珠接着道：『我初十是准走呢！』荷生眼皮一紅，便匆匆去了。正是：

東歌西哭，一喜一憂；莫非命也，誰怨誰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話說，晚夕癡珠噤然獨坐，忽見簾子一掀，荷生紫滄便衣進來，笑道：「我充個紅娘，好不好呢？」癡珠忙站起迎坐，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回到行館，已是午鼓，就將癡珠近事，一一告和采秋。采秋爲李夫人悽惻，更爲癡珠秋痕煩惱，說道：「我不叫兩個即日見面，我這杜字也不姓了。李家這般可惡，總不過是個教坊。明日不是班師喜宴，用得着他們？難道你令人傳他，敢不來麼？只秋痕臉上過不去，須喚紫滄走一遭，給秋痕說明，再囑琴妹妹，伴他進來。你作字訂了癡珠，教他們在這裏見一面，往後再作打算。」荷生道：「我也這般想，明日招了愛山，並替癡珠完個畫小照的心願罷！」

再說，秋痕回家三天，雖受過牛氏幾次毒罵，也沒甚不了之事。這日靠晚，外面傳報馮師爺來了。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肅靜伺候。秋痕含着淚望着紫滄進來，便嗚嗚的哭個不了。

紫滄從燈影裏瞧着秋痕憔悴的面龐兒，幾乎認不得，便坐下說道：「我不過你有三四個月，怎的銷瘦這步田地？咳！你總是這性情，儘着哭，幹不了什麼事！」秋痕咽着喉嚨道：「你見過癡珠麼？他比我更不堪哩！」紫滄道：「我不得空，荷生今早去看他。」秋痕道：「他運氣不好，家中層疊出了許多變故，這都是我苦命害了他。他初十走，梧仙的魂就在城門邊等他，教他叫我的名字，便跟他去了！」說着又哭了。紫滄道：「你不用這般說。他初十不能走，他就初十定要走，荷生也不給他走。」秋痕哭道：「我不敢阻他不走，其實道路是走不得。」紫滄遂將荷生早上對癡珠說的話，及後來采秋的打算，悄悄告知。秋痕十分感激，便問起采秋前後的事。紫滄略說一遍，喝了茶，歸報荷生，兩人就找癡珠來了。看官！你道癡珠與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要知心印說的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定數；到了數盡，任你千謀百計，總是爲難。次日，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是連陸部三吉部，翠雲部，秋心部，准於巳刻，齊集柳巷行館，伺候班師喜宴。李家循例送了差人幾錢銀，俛他告病。差人翻了臉，將銀摔在地下道：「這回比不得尋常，上頭吩咐不准告病，不有真病，也要赴給巡捕老爺驗看。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都不敢告假麼？」牛氏沒法，只得老着臉來求秋痕，秋痕道：「武營認真呼喚，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只我却不能妝掠，打個辮子去見巡捕罷！」牛氏自是喜

歡已刻四部齊集柳巷行館，只見轅門外站滿兵丁。大家到了巡捕班房，瑤華即引秋痕到個淨室，安慰一番。秋痕見了瑤華，就如見個親人一般，哭訴瑤華道：「姐姐你何必哭呢？你既然肯拚個死，有什麼事還作不出？只忍耐些兒罷！」秋痕當下抹了淚，正待答應，忽聞轅門升炮吹打，只見狗頭跑進來，向瑤華秋痕道：「大人回來了。你道大人是誰？不想就是韓帥爺你來瞧罷！」於是大家都出來，轅門空地裏站着遠遠的瞧。瑤華扶着秋痕，也站在一堆。原來今日算是凱旋之宴，荷生從經略處拜了奏章回來，用的是全副欽差儀仗，見大門台階下兩邊一字兒金字高脚牌，高脚牌後全部儀仗。從人縫裏見鑼聲過去，是一對黃金棍，接着一把三層紅傘，兩把洒金青扇，一對對皮槳刑杖。大門外早奏起細樂，一會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引着一把大紅傘，兩對雁翎刀，兩對提爐，四對車渠頂的挂刀營弁，簇擁着玻璃四轎，坐個高額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此時人聲悄悄，只聽得脚步聲，馬蹄聲，武威聲，前面數下大鑼聲，後面四把高幟，却從轅門邊灣過來，空地裏下馬，把秋痕唬了一跳，回來班房坐下。秋痕嘆一口氣，想道：「人生有遇有不遇！難道癡珠不是個舉人？怎的運氣就這般不好？」正在發歎，只聽得人說道：「巡捕老爺下來。」一會狗頭跑進來道：「怪不得！我向巡捕老爺替你告病，巡捕老爺只笑吟吟不言語。」狗頭還沒說完話，裏頭一疊連聲傳

出來，說是：「單喚翠雲部薛瑤華，秋心部劉梧仙，上去問話。」於是秋痕瑤華跟個老媽，灣灣曲曲，走了半里多路，見是一羣華妝炫服的丫鬟簇擁采秋，迎了出來。秋痕搶上前數步，也不能說話，只撲簌簌吊下淚來。采秋先前是笑，一見秋痕，也就慘然拉着手道：「秋痕妹妹，你通是這樣，怎好呢？」就招呼瑤華先走；秋痕忍住哭，跟進一個金碧輝煌的滿屋裏，一齊坐下。秋痕禁不住嗚嗚的哭。采秋一手拍着秋痕的肩，一手將手絹替他抹眼淚，自己也就淌下數點淚，向瑤華道：「層層折折，都是不如意事，實在難爲秋痕。」瑤華也慘然道：「可不是呢！」當下紅豆香雪忙的揩熱手巾給兩人抹臉，別的丫鬟遞上茶點；許多僕婦，都在簾外靜悄悄的站着。秋痕方才哽着聲，哀哀的替癡珠訴苦。采秋道：「噠噠易缺，皸皸易污，這真令人惱極！只鋸齒不斜不能斷木；你總要放活點才好呢！」瑤華道：「癡珠是過於灑落，秋痕姐姐又過於執滯，所以不好。」采秋道：「癡珠那裏真能洒落，能真洒落，就不誤事！」此時差不多兩下多鐘了，僕婦丫鬟排上菜，也有素的，也有葷的；采秋親陪二人，秋痕酒是一點不喝，飯也只喫半碗。方才洗漱簾外的人報道：「老爺進來。」采秋、秋痕、瑤華皆迎出。只見兩個小跟班跟着荷生，便衣緩步而來，面上十分煩惱，瞧着秋痕、瑤華，勉強笑道：「你來得久了。」采秋問道：「外面宴完麼？」荷生道：「完了。」便令秋痕、瑤華坐下，向采秋嘆

口氣道：「一人定不能勝天，這真無可奈何了！」三人都爲愕然，采秋問道：「什麼事呢？」荷生向秋痕道：「你吃飯麼？」采秋道：「他剛才吃了半碗飯。」荷生道：「也罷，癡珠今天是不能來了。」采秋道：「爲的何事？」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荷生道：「穆升來說，昨夕我走後，癡珠嘔了瘀血數口，早上起來已經套車，突然吐了幾碗血，暈絕數次，我叫賈忠青萍……」荷生方說到這裏，只聽秋痕大叫一聲：「癡珠！你枉苦呀！」將飯一起吐出，便栽在地下，手足厥冷，牙關緊閉，忙的采秋、瑤華、瑤聲叫喚，丫鬚僕婦擠在一堆，鬧了好一會，方把秋痕救醒，復行大哭。瑤華道：「人還沒有死，必如此？」采秋道：「癡珠抑悶得很，能穀把悶血吐淨，到好得快。」於是大家扶了秋痕到屋裏將息。秋痕只是哭，也沒半句言語。荷生沒法，教采秋避入別室，引着愛山到了上房，教瑤華陪着秋痕出來，畫個面龐，就吩咐門上，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差個老媽送秋痕出來。采秋諄勸秋痕從長打算，又送了許多衣服及些古玩，秋痕只說個謝字，其實是瞧也沒瞧。自此荷生、采秋、瑤華與秋痕也沒見面了。雖瑤華後來颶風打舟，吹到香海洋，得與癡珠秋痕一敘，然已隔世。是晚荷生帶着青萍，便衣坐車，來看癡珠。癡珠要坐起來，荷生按住說道：「不要起來。」就床沿坐下，燭光中瞧癡珠臉色，心上十分難受，便說道：「你這會怎樣呢？」禿頭道：「服了幾許藕汁，血是止了。麻大夫開的方，等

小的取給爺瞧。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秋痕回去麼？」荷生道：「五下鐘時，你旣不能來，我就打發他走了。他聽說你得利害，就暈倒在地，譬如救不過來，怎好呢？」癡珠默然。禿頭送上藥方，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便問道：「我從前送來兩枝參，還用得麼？」禿頭道：「麻大夫看過說好得很。這回服的藥，就是配那大枝的。」荷生道：「那大枝的，我尙有；你若後用完了，儘可去取。」穆升端上茶，那荷生點頭道：「你們好好服侍，我以後總給得着你們好處。」癡珠道：「你便衣出門，也只好一兩次。怎好天天晚上這般來呢？」荷生道：「今日我原可不來爲了你病，不親來瞧，心上總似乎不好。我往後也只好十天八天出來一回。還好這個差事，是沒甚關防，就給人知道也沒甚要緊。」一面說，一面向靴頁中取出秋痕面龐給癡珠瞧，說道：「我今天只爲你辦了這一件事。」禿頭拿着燭台，在旁說道：「不大像。」癡珠嘆道：「得些神氣就是了。」就交給荷生，說道：「我病到這般，只怕連這紙影兒，也就不能常見！」荷生只得寬慰一番，聽得挂鐘已是八下了，便諄囑癡珠靜養，出來上車而去。這是三月初一的事。

次日，癡秋少愈，拈一牋紙，寫詩兩絕，以謝愛山，詩是：

卷插不死亦無生，慘落空留一段情。
憔悴雙雙窺鏡影，藥爐烟裏過清明。

生花一管值千金，微步珊珊若可尋；從此卷中人屬我，少翁祕術押衙心！

初三日辰刻，阿寶行喪，奉李夫人的靈輜，停寄東門外玉華宮。癡珠雖是不能出城，也坐了小轎，到縣前街，排個祖奠，看過靈輜出門，才回西院，已是一下鐘了。一人躺在裏間，忽聽得外面報道：「留大老爺來了。」林喜引入，癡珠抬身延坐。子善說道：「你這二天有人去看秋痕麼？」癡珠道：「撇手了！叫誰去呢？」子善道：「我聽說昨日三更天，他全家都走了。」癡珠怔怔的望着子善，哇的一聲，嘔出一口血來，也不說話，就自躺下。子善忙邀心印過來，只見癡珠坐起道：「風塵瀕洞天，地邱虛，何況秋痕？」心印也就說道：「你通人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勘不破的世事。」子善接着說道：「本來你也要走，他不過先走幾天哩！」癡珠不語，只叫禿頭，不見答應。穆升四處找遍，全沒影。癡珠翻笑道：「這個獸奴，怕是找秋痕去呢！」等到二更之後，子善走了，禿頭影子也無，大家驚愕。心印道：「你們不要着忙，禿頭不是逃走的人。到是癡珠今日嘔了一口血，他外面強自排遣，內中不知怎的難過，大家留心點兒！」心印也回去方丈安歇。這裏穆升林喜，就住癡珠臥室前一間下榻。到了五更天，聽得癡珠說道：「秋痕！你怎不行？我斷了氣就走呢！」一會，又聽得說道：「如

今你的心換給我，我的心換給你，好不好呢？」接着又吟道：「人間獨闢鍾情局，地下難埋不死心！」走進屋裏照料，却是睡着鼻呼。次早池蕭也走進來，見癡珠神色如常，便問道：「今日心上可好些麼？」癡珠皺着眉說道：「我的心虛飄飄的，也沒甚好，沒甚不好。禿頭還不回來麼？」大家答應。兩農道：「這事也怪！秋痕走了，我聽說李家隔壁，屠戶酒店都關了門，連那癡大歲，酒鬼也不見。」癡珠道：「怎的大家也難分解？」晚夕荷生差青萍探視，穆升就把事情都告訴了，青萍自然一一回了荷生。荷生頓足道：「我却料不出有此變局。」馬上傳呼伺候，來看癡珠。因為癡珠卜了一卦，是一捐之小畜，」說道：「今天是辰月甲申日。」又沉思一會，說道：「卦象甚佳，這月十二有見面之象，你不要急。」癡珠道：「我如今通沒要緊了。見面也是撒手，不見面也是撒手。」荷生道：「不是這般說，禿頭，癡太歲，酒鬼，他三人是一氣的，自然可以趕得回來；而且我的占卜十分靈准，如今只要他回來，我情願代你出二千兩銀子。我從前是爲了采秋的事沒有辦妥，舍己耘人情理上也說不去；而且我的局面，也是依人餬口，如何獨力辦得來？這回原想替你圓成此事，不想你們已散了局，其實散後，此事也還易辦，那裏料得出又有此不測的事。不是我說句癡直的話，這一場是非，通是秋痕自鬧出來，你想：秋痕和你講個「情」，他一家人和你有什麼「情」，不圖些銀錢，圖

些什麼？秋痕孩子氣，太不通達世務，自然步步行不去。」癡珠道：「這是我錯了！那造作謠言……」
荷：「不待說完，笑道：『水腐而後蠓蠖生，酒酸而後醱雞集。本來你兩人形跡實在可疑，所以他們編出謠言，人人皆信。我想李家這一走，不特怕你拐他，并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呢！』癡珠道：『夜行者自不爲盜，而不能使狗無吠。』又嘆口氣道：『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心印說的，凡事有數，這一件事原是數該如此。其實我於娟娘能割得斷，再無於秋痕割不斷的道理。我的愛弟愛妾，尙死於賊，豈能保得秋痕？只是我何苦做個人呢？』荷生道：『算了，不用說，只願他好好回來罷！』說着便走了。」

到了十二這一天，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穆升遞上一軸畫，一封信書，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癡珠曉得是秋痕小照，忙展開一看，見一臉含愁，雙眉鎖恨，神氣很像畫的衣服，上是淺月色對襟衫兒，下是粉紅宮裙，手拈一枝杏花。恍恍惚惚，憶起草涼驛舊夢來，却不十分記得清楚。就拆開書，看了一遍，是兩首和詩，便檢一小箋，隨手作數字致謝，交給來人去了。又把小照細看一番，忽然想着荷生卜的卦，便拍案道：『我今生再見不着秋痕，就是這軸畫兒應了荷生的占驗罷！』正是：

水覆留痕，花殘剩影；翡翠樓成，鴛鴦夢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話說，酒鬼姓聶名雲；鬚太歲姓管名士寬。這兩人自三月初二日起，竟沒消息；禿頭也自渺然。一日留晏二人同來，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箋，遞給癡珠道：『你瞧』。癡珠接過展開，見是秋心院本事詩，向日粘在秋痕屋中，便慘然說道：『這兩紙怎的落你手中？』子善道：『今天聽說園裏有新戲開臺，我拉子秀去閱，不想走到菜市街，恰遇着秋痕住宅，開着大門，說是王福奴要移入居住。我兩人同進去，前後走了一遭，見月亮門左側，你鐫的菊花詩賦石刻，還在秋心院中，牀榻几案也照舊排着。我同子秀相顧惘然，見案下掉落詩箋兩紙，子秀檢起，是你舊作，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癡珠聽了，十分難受。詩是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七律云：

無端鴻爪到花前，正是西風黯黯天；浪放形骸容我輩，平章風月亦神仙，空餘紅粉稱知己，長向青娥證夙緣。早歲綺懷銷欲盡，爲君又惹恨綿綿。

黯絕井門一葉秋，桐陰小語便勾留；聘錢有恨銜牛女，藍縷何人識馬周？
青鳥迴翔難得路；綠珠憔悴怕登樓。昨宵珍重登車去，知汝晨妝懶上頭。

七絕云：

罡風吹不斷情絲，死死生生總是癡！忍凍中宵扶病起，剔燈苦誦定情詩。

強將紅燭夜高燒，鬢影嘶磨此福銷；歡喜常成煩惱恨，青山紅袖兩無聊。

常說「日之所思，即夜之所夢。」這夜，癡珠夢中大哭而醒，見殘燈一穗，斜月上窗；回憶夢境，

歷歷在目，十分淒楚。次早心印來看癡珠，因說道：「我昨宵却記得兩個夢：前一夢，是到了秋心院，

見一個女人，年紀約有二十餘歲，身子既高，臉兒又瘦，就如枯竹一般；自說姓王，小字惺娘。後一夢，

大是不好，夢見秋痕扶着病，和我携手在陰濕地上走，兩人脚上都沾是泥；走有幾里路，覺得黑魘

魘的，上不見天日，下面又盡是滑滑沒蹀的泥；秋痕兩手按在我肩上說道：「我走不得，鞋底全裂，

怎好哩？」我便扶他坐在石板上，隨後重走一箭多路，便是一道河，攔住去路；沿河走有一里，兩人

足都走軟了，纔見有個獨木板橋；秋痕先走上去，撲落一聲，秋痕竟跌下去；我眼撐撐的看他沉到沒影去，一面哭一面叫救，却沒個人答應，我便號啕大哭醒了。你想這夢凶不凶？」心印道：「夢要反解；夢吉是凶，夢凶或反是吉。大凡有眼界，遂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窒礙，恐怖變幻，顛倒夢想，相因而至，你要先把情魔滌除乾淨，那夢魔便不相擾。咳！你萬里一身，關係甚重；南邊家裏……」癡珠不待說完，便說道：「親在不許友以死；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不過如風水相值，過時也就完了；那有天長地久，儘在一塊兒的？就算今生完全美滿，聚首百年；到得來世，我雖還認得秋痕，秋痕還認得我麼？而且他又走了；明知無益事，翻着有情癡，我更不這般狀！我此刻打算病好，即回南，以後再不孟浪出門了。」心印道：「這節再作商量，凡事有個定數，該是什麼時候回去，該是什麼時候又出來，你也不能自主。」癡珠不語。心印坐了一會就走了。是日天陰得黑沉沉的；夜來冷雨敲窗，癡珠輾轉牀頭，因起來挑燈搦管，吟了懷人詩八首。次日修一束，將詩封上，派李福送給荷生。恰好荷生正在舉雲樓，采秋看花，青萍呈上癡珠的信，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采秋將詩念道：

斷雨零風黯黯天，客心憔悴落花前；算來緣要今番盡，過此情真兩地牽。
銀漢似牆高幾許；滄波成陸淺何年；除非化作頻伽去，破鏡無端得再圓。

采秋眼眶一紅，說道：「這一首就如此沉痛，我念不下去，你念罷！」荷生接着道：

一春愁病苦中過，肯信風波起愛河。鷓鴣幾風花事了，杜鵑永夜淚痕多。
能營三窟工狡兔，誰撥明燈救火蛾。從此相思不相見，拔山力盡奈虞何！

疇昔頻頻問起居，每逢晨盥晚妝初。藥爐薰骨眉偏嫵，鏡檻留春夢不虛。
共坐揮毫忘示疾，笑看潑茗賭搜書。紅窗韻事流連慣，分袂將行又攬裾。

而今紅袖忽天涯，消息沉沉鳳女家。十日紀綱遲報竹，幾回鸚鵡喚呼茶。
就歎道：「秋心院的鸚鵡，這回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又念道：

燕尋梁壘穿空幕，犬擁金鈴臥落花。翻是閉關長謝客，不堪室邇是人遐！

采秋道：「我去年回家時候，榆園不知也是這般麼？只你沒有他這般苦惱。」荷生道：「冤人不冤？我去代州，那幾天苦惱，差不多就同癡珠。」采秋道：「你苦惱處便是熱鬧處，難爲癡珠這一個月，顛沛流離！」荷生笑一笑，又念道：

一樹垂垂翠掩門，判年春夢了無痕。蛾眉自古偏多嫉，鳩鳥爲媒竟有言；
山厝愚公空立志，海填少婦總埋冤。昨宵月下亭亭影，可是歸來倩女魂？

今生此事已難諧，噩夢分明是玉鞋。苔木縱教延旦夕，藁砧無計爲安排！

魂銷夜月芙蓉帳，恨結春風翡翠釵。半幅羅巾紅淚漬，一回檢點一傷懷。

荷生慘然說道：『淚痕滿紙。』瞧着采秋，已經滴下淚來。采秋見荷生瞧他，便強顏笑道：『替人垂
淚也漣漣。』荷生往下念道：

并門春色本淒涼，况復愁人日斷腸。月滿清光容易缺，花開香豔總難長。

劇鄰夜氣沉河鼓，莫乞春陰護海棠。拚把青衫輕一殉，孤坟誰與築鴛鴦？

五夜迢迢睡不成，燈昏被冷若爲情。名花證果知何日？蔓草埋香有舊盟。

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胭脂狼籍無人管，淒極天邊火鳳聲！

兩人默然半晌，荷生方說道：『癡珠就是這般埋沒，真個可惜。』采秋說道：『南邊道路，真不好走；

不然，差個幹弁，送他回去，也是好呢！」荷生道：「無論南邊滿地黃巾，萬萬走不得；就令上路，遙遙兩個多月路程，誰護持他呢？」采秋道：「孤客本來可憐，何況是病，病裏又有許多煩惱？就是鐵漢，也要磨折！」兩人言下都覺得十分難受。過一會，采秋向荷生道：「我想癡珠，平日很是喜歡紅豆，我想送給他。病中既有服侍，就是他日旋南，也不寂寞，你意下何如？」荷生笑道：「這是你一番美意；只怕癡珠不答應哩！」采秋笑道：「你且與子善言之。」以後子善將采秋的意思，告知癡珠，癡珠便微笑道：「慚愧白茅人，月落教星替。」便手裁一牋，寄與荷生。荷生與采秋同看，其牋云：

承采秋雅意，欲以紅豆慰我寂寥，令人啣結！然僕賦性雖喜冶游，歌風末流，狄濫。此次花叢迴顧，原爲有託而逃；可憐芳草傷心，尙覺迷途未遠。病非消渴，遠山底事，重描人已中年，逝水難尋故步。大福自知不再，良緣或訂來生。爲我善辭采秋，爲我善撫紅豆。

荷生笑道：「何如？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咳，癡珠，人我是曉得。」采秋嘆口氣道：「這教我也沒得用情了。」荷生正欲答應，外面傳報經略來了，只得出去。

光陰迅速，早是三月二十二日。癡珠正將一碗蓮心茶細啜，忽見李福林喜狂奔進來，喊道：「禿頭回來了！」癡珠就出來問道：「在那裏？」只見禿頭身上，只穿件藍布棉短襖，由屏外飛跑上

前，眼淚紛紛，叩下頭去，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瀦，扶起道：『你見過劉姑娘麼？』禿頭抹着淚道：『見過，可憐得很！現今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中。』癡珠聽了，隨說道：『他二月間本來有點痢疾；這會自然更是不好。』禿頭道：『姑娘從上車後，點米不曾沾口，下的全是血，兩腳不能落地，人極銷瘦，面目却腫得一個有兩個大；一天還要受他們的絮聒。』癡珠黯然道：『你怎樣見得姑娘哩？』禿頭道：『小的那一日，心上恨着姑娘，就氣糊塗了；一口氣去找管士寬；走至大街，逢着聶雲，纔曉得姑娘被他媽騙了出城。管士寬天亮知道，帶了盤川，便趕出城，跟尋下落。聶雲都曉得他們的去向，小的一時氣憤，拉着聶雲就走。原想一兩站就跟得着；豈料一天趕不上一天！直到了十二這天，到了正定府，方纔見着管士寬，知道牛氏和姑娘，是初二日下午出城，坐的是短雇的車。李裁縫父子和跛脚玉環，是初三日五更走，天亮出城；纔是長雇的一輛大車，一輛轎車，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顧歸班。因姑娘下了紅痢，一天有數十次，路上不便，方延攔在這店中。管士寬一路跟着姑娘坐的轎車跑；姑娘住也住，姑娘走也走，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却不能說得話，只跛脚通得信兒到了正定府，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送給管士寬，教士寬換作盤川，一路跟去，好傳個信給老爺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才得跛脚傳與姑娘知道。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店後空地裏相見。

姑娘問知爺病中光景，一慟絕，教小的快回。」癡珠遲疑半晌說道：「這般看來，你也是空跑一遭。」秃頭道：「姑娘有信給爺哩！」便從懷中探出一個小小油紙包，展開油紙，將個藍布呈上，癡珠瞧那藍色布包縫有幾千針，林喜送個剪子，癡珠一面絞，秃頭一面回道：「姑娘說沒有筆硯，也沒有地方寫個字兒，裏頭幾個字是咬破指頭寫的。」癡珠不聽猶可，聽了秃頭這般說，那一般酸楚直從脚跟湧上心坎，從心坎透到鼻尖，一言不發，把布包絞開，內裏是癡珠原給的一枝風簾鐲，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綢手巾，一塊汗衫前襟，上面血跡模糊，癡珠略認一認，便覺萬箭攢心，不知不覺，眼淚索索落落的滴滿藍布包。一會穆升呈上熱手巾拭過臉，重把那血書反覆審視，噙着淚一字字辨清，是：

釵斷今生，琴焚此夕，身雖北去，魂實南歸，裂襟作紙，嚙指成書，萬里長途，伏維自愛！

凡三十二字。癡珠默念一遍，停了一會，向秃頭道：「你路上辛苦，且歇息去。」秃頭答應。癡珠攜了

血書，絹風簾鐲，并那塊藍布，到臥室躺下。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這一夜

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燄同煎，不待說了。秃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空自辛苦，去的時候，兩人都是

空手出城。秃頭將皮袍脫下當了，作路費用盡了，聶雲的皮馬褂也脫下當了，幸是正定府遇着管

士寬，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付給兩人，作爲川費。禿頭是自己多事，也還罷了。可憐聶雲路上受了風霜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受一場氣，次日便病，病了幾天就死。後來癡珠聞知，大不過意，曉得聶雲女兒潤兒，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那楊氏係隨着女孩過活，也就十分感激，管上竟無家無室，只有屠鋪一間，係他姪兒照管，他竟隨了秋痕，住在王宅府了。正是：

娼家而死節，名教毋乃褻；
人生死知己，此意早已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話講謾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申明海防舊禁，修理本部戰艦，出洋巡哨。逆倭三板船從此不敢直達建康，就是員逆，也有畏忌。江南江北一帶官軍，因此得以深溝固壘，臥守一冬。謾如蒿目時艱，空白拊髀；兼之寶山僻在海隅，文報不通，迢迢并門，魚沉雁渺，十分懊惱。忽忽又過了一春，一日傍晚，步出營門，西望月明，銜山一線，有無限心思，都根觸起來。躑了一回，退入後堂，叫跟班燃了一枝高燭，倒兩壺酒，取件野味，一人獨喝。喝完了酒，無聊之極，瞧見壁上挂的劍，因取下來，就燈下舞了一回；便向炕上坐下，按劍凝思。此時五月天氣，日長夜短，轅門更鼓，瑟瑟的早轉了三更。跟人皆睡，只個小跟班喜兒，站在背後。忽聽颼颼風起，簷下一樹丁香花，紛紛亂落；瞥見金光一閃，燭影無燄，有個垂髻女子，身上穿件箭袖對襟，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下繫兩片綠色兩片馬裙，空手站在炕前，說道：「幾乎誤事！」謾如愕然，提劍厲聲問道：「你是妖是人？怎敢！我跟前！」這會跟班

及巡兵聽得謾如厲聲，皆起來探望。女子笑道：「站住！」便如木偶了。接着道：「將軍不要動手，我念你和韋癡珠有舊。」謾如聽說癡珠，便按劍問道：「你這小妮子，怎認得癡珠？」女子指着炕上的聯道：「你且說何處見過癡珠？」謾如道：「他現在并州。」女子道：「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你和他很有交情。」謾如放下劍道：「你這來是替何人行刺？」女子道：「將軍請坐，我說個來歷罷！我名春纖，我的師父是徐娟娘。」謾如恍然道：「娟娘不與癡珠有舊麼？我早聞名，這人如今在那裏？」女子嘆一口氣道：「我的師父尸解了。現在香海洋青心島，做個地仙。我原是他的侍兒。四年前，三月間，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巖。到次年冬間，附船舶到得東越偵探癡珠，說是進京去了。次年春天，師父到了武彝，雁岩，重來江南，寄居無錫映山庵，遇個女道士慧如，傳授我的劍術。去年雲遊兩湖兩川，冬間欲要由川回陝，路過廣陵，寄寓華譽庵，主持蘊空禪師，與師父極其相得。因知道癡珠入，也到廣漢，却與師父相左。師父從此百事灰心，除夕這一夜坐化了。留一錦囊給我，囑我「急時開看。」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他的徒弟又與我不對，拆開錦囊，教我回來無錫，不想前月到了映山庵，慧如却爲金陵偁俠迎去，封他無上清妙真妃偽號。我因此投入賊營，訪尋慧如，說是命裏該有此兩月魔劫。今日慧如是奉將令，取你首級，差我前來，諄囑留心。我爲瞧見癡珠的

聯，不忍加害。你瞧你的跟人罷！」只見紅燭光搖，春纖早不見了。謾如和院子裏大家，就像做夢一般。再瞧喜兒，頭早斷了。謾如回想，心上猶然突突亂跳。過了幾天，是出哨之期。謾如上船後，開行十里；還沒出口，遇着頂頭風，傳令停泊一連三日。謾如氣悶，也不帶人，便服上岸，見遍地斥鹵，都無人跡。遠遠的見前面有數株大柳樹，便望着柳樹，向前走去。不想愈走愈遠，差不多走有十餘里路，方纔到那樹下。向前遙望，一片綠蕪，茫無邊際。西邊是個山，青青鬱鬱，好些林木。因灣向西走來，將到山下，都是幾抱圍的大樹，老幹參天，黛痕匝地。到了山下，連峯疊嶂，壁立千仞。獨立四望，令人神怡。沿山又走有一里多路，向西樹林裏，却有一徑；踱過徑，是個平陂；陂下一口井；井邊有個廟，頭門大殿，都已傾塌，蓬蒿青草，一路齊腰。步入後面，是個三間小殿，都整潔無塵；西面一字兒叢竹，竹裏有個小門。謾如踱進院子，見上面是三間小屋，屋中間布一領席；有個女道士，合眼趺坐，年紀約有六十多歲，很有道氣。謾如躬身向前，女道士微微睜眼，笑道：「總兵貴人，河苦單身輕出來，此荒僻地方？」謾如道：「素昧平生，何以識得我是總兵？」女道士仍閉上雙目，喚道：「春纖，你的故人來了。」謾如無可措詞，只聽嚶嚶一聲，春纖葛衫布褲，從屋後轉出。謾如瞧見，轉覺愕然。春纖說道：「將軍何來？」謾如倉卒不能答應。女道士開眼說道：「我有兩偈，總兵聽着！」

茅苜無靈，春風夢醒；西望太行，星河耿耿。

故人織縑，新人織素；縑素同功，愴然薤露。

諤如道：「鍊師法號上字是個慧麼？」春纖答應道：「是。」諤如打一躬道：「欽仰之至！只下士塵頑，不能窺測鍊師意旨。就第一偈想來，莫非并州眷屬，有甚意外之變麼？」女道士開眼微笑道：「總兵解得便好。」諤如背淚欲墜，說道：「承鍊師第二偈指示，想是我也要死。」慧如道：「此解却錯。總兵燕領虎頭，後來功名鼎盛，如何會死？」說完，仍然合眼危坐。諤如因向春纖道：「那一夜相見，說是鍊師現在金陵，不料今天却于這個地方相遇。」慧如復開眼道：「我就是那一夕脫了魔劫，潛來此地。今日與總兵一會，也是數中所有。不久便有人領兵來此平賊，都是你的熟人。請回步罷！」說著，仍低下雙眉，閉目不語。諤如不敢糾纏，只得別了春纖而去。見日色銜山，趕忙尋着原路，奔上坡來。剛到坡心，回頭一望，只見廟中赤騰騰的發起火來，毒燄衝空，濃烟布野，吃了一驚。想道：「他兩個都是劍俠飛仙，還怕什麼火？我走我的路罷！」走了數步，又念道：「他兩個就是神仙，如今這廟燒了，今夜先沒有棲身；我眼見了豈可不回去看他一看。」便轉步跑下坡來，耳中尙聞

得霹靂剝剝的響。及到井邊，依然是個破廟，並無星火，十分詫訝。走入廟中，重由竹林小門，探身入內，前前後後，尋了一遍，却不見慧如春纖再向後殿尋來，也沒些影兒。此時天已黃昏，漸漸辨不出路徑，只得反身便走。自道：『我難道是做夢麼？』踉蹌走出，只見門邊有一匹黑溜溜的青驢，鞍轡皆全，攔住門口，鞍上一字紙，讓如取下瞧來，下面寫的是：

將軍多情可感。惟是道僻，黑夜難行。奉贈青驢一匹，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貧道與春纖，當往并州，旬却一場公案，即日走矣！

讓如瞧畢，十分詫異。想道：『真是神仙！但此驢方纔不見，這會從何處尋來？可惜兩人前往并州，我不曾寄他一信。』見天已黑，只得跨上驢子，踏着星月，找尋原路。可喜驢子訓熟得狠，虛閃一鞭，便如飛的跑了。走到大柳樹外，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四面環繞而來。讓如料是營中兵丁，前來接應。一面加鞭向前，一面招呼大家，到得船中，已是八下多鐘了。兵丁將驢子牽入後艙，喂養都說：『好驢子！是仙人贈的天馬。』這讓如歡喜，不待言了。

且說慧如遠遁之時，正是羣醜自屠之日。你道羣醜何以自屠呢？當初員逆倡亂，結了五個亡命，號爲五狗：一爲僞東王羊紹深，一爲僞西王刁潮貴，一爲僞南王馮雲珊，一爲僞北王危鏘輝，一

爲僞翼王唐杏開。後來踞了金陵，雲堦死於全州，湖貴死於道州，鏘貴係員逆妹夫，員逆這妹名喚宣嬌，極有姿色，卻狡猾異常，與紹深却是敵手。員逆始以天主教蠱惑鄉愚，奉一木主說是天父，配以天母，天父附身紹深，天母便附身宣嬌，所有號令出自兩人。氣燄生於積威，權勢傾於偏重，以此阿柄持自兩人。員逆轉成疣贅，此番潮貴死了，宣嬌尊爲天妹，廣道男妾朝歡暮樂，於是羣醜皆有垂涎之意。但員逆受制於紹深，事事仰承鼻息。適值紹深妻死，遂把宣嬌再嫁紹深，成親那日，是個伏天，紹深做架大涼牀，窮工極巧，四面玻璃，就中注水，養大金魚百數，游泳其中，枕長四尺五寸，所有男妾悉使從嫁。鏘輝查開，十分眼熱，杏開便帶兵打鞏國去了。鏘輝偪處一城，自然刻刻拈酸。賊中男歸男館，女歸女館，自六逆外，夫妻同宿，名「犯天條」，「雙雙梟」。紹深把宣嬌男妾悉配女簿，鏘輝道是應斬，何紹深開科取士，帶了數名親兵，直入東府，按名指索。不想這男妾皆係童子軍中，選出驍健，一闕而至，約有三十多人。鏘輝只好飽了一頓老拳，十分羞惱。紹深有一妹，名喚碧玉，年已念九歲，不曾許字。有陳宗揚者，一表人才，又牛得白皙，充個東府承宣，妻名雲娘，是個女承宣。宗揚輪班住宿內廂，因得與雲娘偷寒送暖，素無人知。自宣嬌男妾配了女簿書，散處前後左右廂房，這碧玉入夜便如畫眉踏架一般，瞧了這般一段風流，又覷了那邊百般祕戲，因此雲娘的醜態，

悉爲碧玉勘破，以此挾制宗揚，竟佔了雲娘夜局，雲娘不敢聲張。那紹深許多姬妾，都是怨女蕩婦，也就挾制宗揚。宗揚沒有分身法兒，久之，自然鬧出事來。紹深下令，斬宗揚夫婦，不想宗揚就是鏘輝妻弟。事有湊巧，宗揚夫婦，纔纒首示衆，其弟宗勝，偏自河北收仗，質質逃回。紹深傳令要斬，鏘輝大恨。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親，也是不能相忍。一日紹深忽說天父附身，責了員逆五十人棍，又責了鏘輝一百小棍。大衆忿忿不平，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外以沓開賂以宣嬌，突於這夜五更天，登壇禮拜，雜誦讚美時候，執殺紹深，然後圍了東府，男女駢誅，只赦員宣嬌，却自己配合了。到了沓開自甯國奔回，生米已製成飯，沓開忿恨不堪，鏘輝想道：「斬草必要除根。」就夤夜定計，又圍了翼府。不料沓開早走了，騎虎勢不得下，就把沓開的眷屬，全行殺害，那翼府部下將領屬官，如何肯依。弄得內外鼎沸起來，慧如便是這一夜遠遁。看官聽說紹深殘忍，一日除去，人人快心。鏘輝雖報私仇，亦緣公憤。如今平白害了沓開全家。沓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衆心不服，轉把北府圍得鐵桶相似。員逆做不得主，傳令殺了鏘輝，將首級送到甯國軍前，迎回沓開，沓開這番入城，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頭之鬼，就是宣嬌玉骨，也爲大衆剝作肉泥。沓開悵然，又前員逆兄弟榮合榮法不合，就辭出京口，自爲一股，回粵東去了。後來擾亂閩浙江西湖南以及滇黔，竄蜀就擒，磔於成

都；這是後話。

當下謾如巡洋歸營，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高興之至，說道：『有此機會，掃穴犁庭。指顧間事；我那天馬用得著了。』連夜疊成燒角文書，限時限刻，向南北大營，稟明出師。隨即部署將領，水陸並進，殺上金陵。忽報金陵來了無數船隻，謾如驚訝。大兵如何從這裏來？不想却是賊中危家人馬，原來鏘輝胞弟至俊，係領兵把守江浦；得了內變信息，內畏沓開，外怕大營乘機攻剿；曉得謾如是個好官，又是名將，便率所部戰船數百號，向寶山進發。恰好接着謾如出師，當下遣人遞了降書，脫帽縛背，跪在轅門。謾如傳令：『降將衣冠進見。』至俊謝了又謝，哭訴前事，便請效力。謾如答應至俊入伍，一路奪了江上無數賊卡，破了江路無數鐵鎖，謾如把酒臨風，正在揚揚得意，忽然大營來了令箭，大加申飭，不准輕動。謾如歎一口氣，傳令回軍。至俊所部二萬餘人，謾如檢閱一番，精壯留營效用；老弱的願散者聽，願留者開墾海墾荒地，為屯田計。給至俊五品頂戴，委領屯田事務。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為東南一個巨鎮。正是：

情動飛天，誠輸陣將；維鷄在梁，令人快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話說，癡珠纏綿愁病，過了一春，把阿寶行期也誤了，急得鶴仙要請假來省。轉瞬之間，又是炎夏。芝友引見也回來，癡珠甫能出門。這日來訪芝友，芝友道：「南邊時事，目下實在不好，這真令人寢食不安，就是都中，也是近日方撤防堵。」癡珠歎口氣道：「生涯寥落，國事迍邐。早上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也是這般說。」看官！你道荷生何事駐軍楊柳青呢？四月間逆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門，京師戒嚴，朝議令山陝各省領兵入衛。荷生所以領兵五千，到了河北。後來奉到諭旨，都令駐楊柳青助剿。五月初一，蘆口官軍打了勝仗，逆倭竄至靖海，又爲荷生伏兵殺敗，遂退出小直沽，回南去了。荷生後來，仍回并州軍營參贊，這是後話。

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采秋爲是荷生密友，素來晤面，就延入內室，見癡珠病雖太好，却老了許多，就也歡喜。癡珠見采秋華貴雍容，珠圍翠繞，錦簇花團，心中却爲天下有才色的紅顏

一慰。又見個丫鬟而熟得很，詢知是秋英。原來秋香死後，荷生賞秋香的老嫗五十兩銀把秋英收爲婢女。癡珠又爲秋英喜脫火坑。此時愛山住在聽雨山房，紫滄失耦，就把瑤華贖身出來，作個繼室，住在梅窩。癡珠都走訪了，又到東米市街，纔行回寓，既不見乏，晚飯也用得多。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可以和芝友同走了。」不想無意中又鈎出舊病來。看官！你道爲何呢？紫滄爲着鶴仙是舊交，便延芝友逛一天，并門仙館，囑癡珠及羽侯、燕卿、愛山作陪，傳來本年花選第一是巫雲、第三玉岫。羽侯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只賸福奴一人，也有滄桑之感，便又傳了福奴。這一會，觥籌交錯，釵了紛遺，席上人人心暢，只有癡珠觸目傷。酒未數巡，便推病出席，倚炕而臥。大家只得叫福奴、巫雲、玉岫輪番上前陪伴，與他淪茗添香。癡珠微吟道：「細草流連侵坐軟，殘花惆悵近人開。」大家一笑。紫滄席間因說起采秋風來儀的令來。羽侯道：「雅得狠！我們何不也試行看？」愛山道：「西廂中那裏再尋得許多鳳字？」燕卿道：「把西廂換作桃花扇何如？」羽侯紫滄道：「好極！」當下芝友首坐，次是癡珠、羽侯、燕卿、愛山、紫滄、福奴、巫雲、玉岫、羽侯要推芝友起令，芝友道：「叫我起令，萬分不能；大家說了，我學學罷！」於是羽侯喝了一杯令酒，說道：

「翱翔雙鳳凰，緜山月，零零灑灑。」

大家贊好，各賀一杯。次是燕卿瞧着福奴說道：

「鳳紙僉名喚樂工碧玉令，夙夜在公。」

大家也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巫雲說道：

「傳鳳詔，選蛾眉，好姊姊，被之祈祈。」

羽侯道：「跌宕風流，我要賀三鍾哩！」大家遂飲了三鍾。該是福奴，福奴含笑說道：

「鸞笙鳳管雲中響，燭影搖紅……」

就不說了。大家道：「怎的不說？」福奴道：「我肚裏沒有一句詩經，教我怎的？」燕卿道：「一兩句

總有。」福奴笑道：「有是有了一句，只不好意思說出。」大家道：「說罷！詩經裏頭有什麼不好意思

說的？」福奴笑道：「中心……」又停了。芝友接着道：「……癢癢。」便拍手哈哈笑道：「妙！」

紫滄道：「徐娘雖老，丰韻猶存，竟會想出這個令來。」大家也賀了一杯。次該玉岫，玉岫說道：

「風塵失伴鳳徬徨，清江引，將翔將翔。」

大家道：「也還一串，這就難爲他！」次該是芝友，芝友想了一會，向癡珠說道：

「飛下鳳凰台，梧桐落，我姑酌彼金壘。」

大家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愛山。愛山說道：

『望平康鳳城東，逍遙樂，穆如清風。』

次該紫滄。紫滄說道：

『聽鳳子龍孫號，光乍乍，不屬於毛。』

大家都道：『好！』各喝賀酒。次該是癡珠說了收令。紫滄便來炕邊，催促癡珠起來，癡珠不起道：『我說就是，何必起來？』因說道：

『又杳萬山隔鸞鳳，月上五更，乃占我夢。』

語畢，癡珠仍是不語。大家見癡珠今日又是毫無意興，便一面喝酒，一面向癡珠說笑，給他排解。不想癡珠檢着案上一部小說，瞧了一會，見上面有一首詞，噙住淚吟道：

『春光早去，秋光又遍……』

停一停又吟道：

『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相見？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

就覺得無限淒涼，便自去了。次日芝友大家來看癡珠，又拉他同訪福奴，重過秋心院，覺得草角花

鬚，悉將濺淚，這一夜回來，便咯咯吐了數口血，吟道：『西園碧樹今如此，莫近高窗臥聽秋。』次日就不能起牀了。那芝友却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就定了終身，到了六月杪，挈福奴領着阿寶一羣人，向蒲關去了。癡珠病中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又是一番傷苦，從此服藥便不見效，日加沉重。此時荷生撤了防未到，子秀、子善都出了差，羽侯、燕卿、紫滄、愛山，天天各有公事，就是池蕭照料筆札，銀錢一天也忙不了。只心印鎮日都在西院前屋，幫禿頭照料，二更天方回方丈去睡。穆升等見癡珠病勢已是不起，大家想着不久便是散局，禿頭漸次的呼喚不靈，只得自己撐起精神，徹夜伺候。癡珠自知不免，二十八日倚枕作了數字，與家人訣別，就教蕭贊甫替他寫一付自輓的聯是：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人生到此，天道難論。

因自歎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又吟道：『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贊甫着實安慰一番，也就走了。這夜到二更時候，癡珠清清白白，瞥見燈光一閃，有個侍兒，眉目十分媚麗，却另有一段颯爽的神氣，含笑招手。癡珠起身，那侍兒早掀着簾子出，癡珠不覺跟着走，只隔一步，却趕不上，又看走的四方是甬道，却不是汾神廟的路，脚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兩邊是白玉闌干，圍護着無數的瑤花琪草，那侍兒早不，了遠遠望去，只見上面數十級台階，階

上三道的朱紅門，黃金獸環；沿階排列那些儀仗，一對對旗旗幡蓋，刀鞘弓衣，還有那金盔金甲的神將，手執兵器，分班站在中門兩旁。癡珠想道：『這是什麼地方呢？』正在躊躇，不敢前進，忽見西邊的門擁出許多侍女，宮妝豔服，手中有捧冠帶的，有捧袍笏的，迎將出來。一個空手的，生得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向前跪下道：『請主人更衣。』便引癡珠進了中門。東西兩班人等瞧見癡珠，叩起頭來。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見殿上立一更衣鏡，有七八尺之高，鏡中一個人影，衣服雖不華美，而丰采奕奕，英爽之氣見於眉宇。鏡後走出一個神人來，向癡珠道：『先生來了。』把手一拱，足下便冉冉生雲，上天而去。侍女伺候更衣已畢，扶於正面几上坐下。癡珠正要說話，忽見屏門洞開，門外停兩座七香寶輦，又有許多宮妝侍女，有執拂的，有執扇的，有捧如意的，有捧巾櫛的，有捧書冊的，簇擁着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下車。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一個面龐好像亡妾蓓斐，一個面龐好像娟娘。只見黃巾力士，引向廷前，方磚下鋪兩個寶藍方墊，那女神綽綽約約，走至墊前，便俯伏跪下。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淚泉司愁山司謁見！』癡珠身旁侍女唱道：『平身。』看有四個侍女，扶掖二女神，從東廡環珮珊珊步上殿來。剛到殿門，癡珠立起身，上前略一凝視，一個正是蓓斐，一個正是娟娘，豈極不能說話，一手攜着二人；發怔半晌，轉撲簌簌的吊下淚來。蓓斐娟娘，早是

淚珠偷彈，至此更嗚咽不絕。癡珠向蓓妻慟道：「人亡家破，教我何以爲人！蓓妻咽着道：『天數難逃。』娟娘抹淚道：『你今到此塵緣已了，平頗往復，世事自有回環！何必重生魔障？我告訴你：這地方係香海洋青心島，你原是此間仙主。我與蓓妻妹妹，春纖妹妹，秋痕妹妹，都是你案下曹司。因數十年前誤辦一宗公案，害許多癡男怨女，都淹沒在這恨水愁山，淚泉冤海。因此玉帝震怒，召那金公兆劍，替你作了仙主，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先後謫下人間，親歷了恨淚愁冤的苦。去年蘊空坐化，玉帝憐他五十餘年節苦行高，詔金公領着蘊空，重游塵世，歷享榮華，方纔去了。我和蓓妻妹妹，罰限先滿。如今你已復位了，秋痕妹妹，限期即刻也滿，只春纖塵劫未盡，尙有五六年耽延，修成正果，方許重證仙班。』說到此，便將才笏向癡珠心前輕輕一拍道：『怎道塵夢還不醒哩！』癡珠咳嗽一聲，便嘔了一口血，却是南柯一夢。禿頭聞聲急走進來，見桌上的燈黯黯一穗，帳外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像是紅衣女子，一閃卽不見了。禿頭嚇得打戰，急掀開帳，見癡珠眼撐撐的說道：『什麼時候？』癡珠道：『差不多兩下鐘。』癡珠一絲半氣道說道：『我又吐了一口血，似乎腥氣得很，你取些湯，給我淨淨口，禿頭將帳挂起，剔了燈，點起枝蠟，從水火墩上，倒半甌燕窩蓮子湯，遞到癡珠唇邊，癡珠不着半身，將口漱淨，喝兩口下去，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恍惚悟却前生就問禿頭

道：「立秋是什麼時辰？」禿頭道：「就是卯時。」癡珠吟道：「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就說道：「你叫林喜去請方丈，請師父起來，你把小衫褲代我換了。」禿頭道：「老爺身子不好，何苦要喚？」癡珠道：「驢奴！我要走了，你留得我麼？我箱內東西，蕭師爺替我開有清單，通給你去。箱以外的東西，穆升、林喜、李福三人均分了，也算跟我辛苦一場，留個紀念罷！我這幾個月，剩下的修金，也寄不回去，殯殮了我，餘下的，你拏去，作個下半世養活！倘道平路靜，替我回南看家去罷！」禿頭哭道：「老爺好好的，又沒有變症，怎講起這些話？」穆升流着淚說道：「老爺保重……」正往下說，林喜已請心印來了。穆升掀開簾子，讓心印進去，自己向廚下招呼大家起來。剛由牆術轉過後院，忽聽樓下一響，便問道：「是誰？」沒有答應，已嚇得滿身寒毛直豎；再聽得一聲很響，像是左邊房裏，空棺挪動的聲，便覺得通身發抖，兩隻腳就如釘住，走不動了。林喜、李福聞得響聲，拏枝燭趕來，看是穆升，還自站着，心上突突的亂跳。停一歇，三人同到樓下，喚醒大家出來，前院燭影裏，又似槐樹底下，隱隱有幾多人，站在那裏。其實，天是陰沈沈的，只聽得風吹槐葉，簌簌有聲而已。屋裏禿頭帶突檢點癡珠衫褲，心印瞧癡珠兩頰飛紅，也似乎不好。癡珠早把吩咐禿頭的話，與心印覆述一遍，就喚禿頭，將一小箱交給心印道：「這是我的詩文集，和那各種雜著，通共一百二十

卷，你替我轉交荷生，元文覆瓿，論語燒薪，這算什麼？只我一生心血，都在這裏，託他替我收拾罷！」心印見此光景，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哭了。林喜等滿面淚痕，幫助禿頭替癡珠擦了身上，換了衣裳，癡珠跣趺而坐，向心印道：「你是大解脫的人，何爲也哭？我這會心上空蕩蕩的，只有老母尚在；然念爲子如我，有不如無！」便滴下兩點眼淚，一會目神漸散，兩頰的紅也漸淡了。滿屋中忽覺靈風習習，窗外一陣細雨。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炕几，向李福要了筆硯，心印檢一張箋紙遞上，林喜磨着墨，癡珠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道：

海山我舊小遊仙，謫落紅塵四十年；一葉隨風歸去也，碧雲無際水無邊！

題罷，擲筆倚几而逝，時正卯三刻。心印大慟，禿頭等泥首號啕，却遠遠的聞笙簫之聲，經時才歇。心印一面哭，一面招呼禿頭，將癡珠扶下，只見容顏帶笑，臉色比生時還覺好看；只瘦骨不盈一把，這會贊甫雨農也到，大家助着點香燭，焚紙錢，哭個淚乾聲盡。心印領着徒子徒孫，就在秋華堂念起度人經。贊甫雨農領着穆升，照料衣衾棺槨，用的棺，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禿頭諸事不管，只在牀前守屍痛哭，就如孝子無異。到了入殮，禿頭體貼癡珠生前的意思，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一雙指甲，縫個袋兒，挂在癡珠項下；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和秋痕的東西，皆放入棺中，將靈柩放在秋華

堂。禿頭等輪流在靈幃伴宿。次日心印題上一付輓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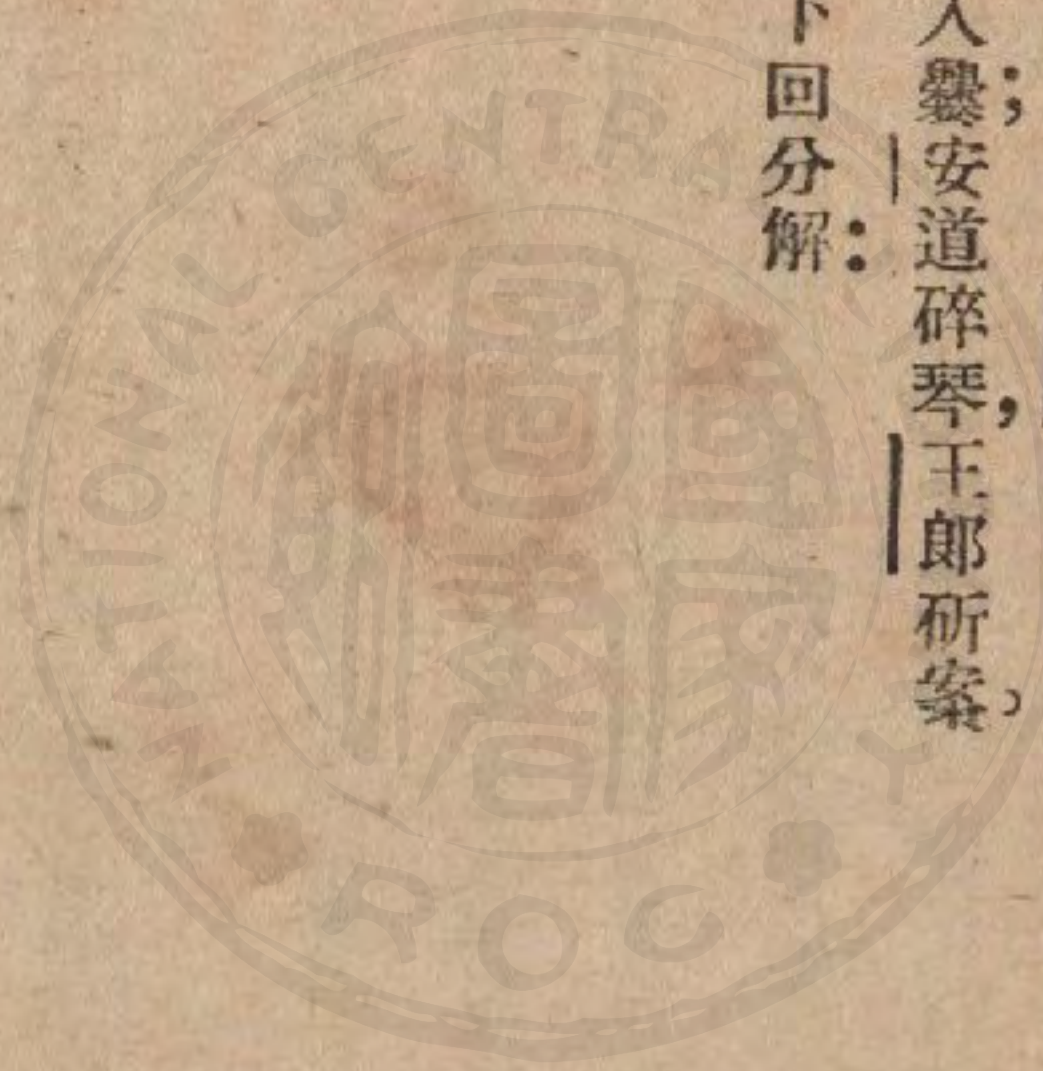
梓鄉極目黯飛雲，可憐倚枕彌惻，猶自傷心南望！

蓮社暮年稀舊雨，方喜高齋密邇，何期撒手西歸？

這且按下。看官須知，癡珠方才化去，秋痕却已歸來。正是，

鐵戟沉沙，焦桐入爨；安道碎琴，王郎斫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穢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話說，秋痕自臥病後，敝衣蓬首，垢面癯顏，竟不是個畫中人了。那小夥狗頭，閑暇無事，結識幾個土棍，燒香結盟，便宿娼賭錢起來。先前只乘空偷些現錢，後來現銀三百餘兩都偷完了，一夜，竟把金銀首飾，上好玉器皮衣，席捲而去。次日，李裁縫起來，見箱籠都已打開，急得目定口呆，說是被盜，要和店主打官司。鬧了一天，四處尋找狗頭，不見個影，店主轉說李裁縫父子，合謀圖賴；又見他帶了家眷，來歷不明，要見官呈告，經旁人勸止。牛氏十年辛苦，積得這點家私；如今給人搬運一空，氣得發昏。數日跟尋狗頭，沒有蹤跡，後來就同李裁縫拚了幾回命；到得歸結，只是抱怨秋痕。當下無可奈何，就在正定府城裏，租了一間小屋暫住。四月後，秋痕的病略好，牛氏想逼他見客，無奈地方生疏，無論秋痕不肯答應，就令妝掠起來，也是枉然。挨到六月初，李裁縫牛氏都沾瘟病。此時用不起火伴，可憐秋痕和跛脚，要自己下鍋煮飯，服事兩個病人。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做個小買賣。

正擬寄信太原，不想二十二夜，牛氏屋裏竟發起火。你道爲何？牛氏掛了一牀夏布帳，這一夜就帳中吸煙，把件小衫丟在煙燈旁邊，昏昏沉沉，竟自睡着。此時天燥，一引就着，夏布帳頂樞紙門，烘騰騰燒起來了。牛氏李裁縫，夢魂顛倒，身上着火，不曉得奪門走去，倒向後壁尋門路。到得街坊來救，只救出秋痕跛脚；秋痕跛脚亦只搶得一尊觀音小龕，一軸癡珠小照，其餘都歸毒燄；就玉環也隨着兩人化做冷灰。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到了自己店中。次日，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買地掩埋；想着自己命苦，又痛他三個人枉自辛苦一場，就也大哭數次。二十四早，士寬僱了一輛轎車，給秋痕跛脚坐了；自己僱個驢子隨步，一路小心看視。秋痕心上感激他，也敬重他，想道：『他領我找癡珠去；只癡珠的病，不曉得好了沒有？』又想道：『癡珠倘好了回南，我如今是孤身一人，投在何處？只好向荷生采秋討些盤纏，我徑到南邊找他去。』又想道：『我命就這樣苦，受得大半年罪，這回又跑了空？譬如癡珠與我真個無緣，那兩個老東西就不該燒死咳！早曉得有此機會，也不該將身子躡踢到這田地。』秋痕這般一想，飯也飽餐，睡也安穩；以此路上辛苦，路邊空乏，全不復覺。到了二十八這日，秋痕車中心驚肉跳，坐臥不安；二十九日又好了。是晚宿黃門驛，屈指初二，便抵并州，又想道：『癡珠平素要做衣服給我；如今是下車，便要他替我打扮一身。本來是醜醜得來的東

西，除個乾淨也好。」又想道：「說也奇怪！二十一夜我穿的是件茶色的縐夾衫，怎的冒火起來，却是癡珠給我的小看肩？」合着眼迷迷離離的想，忽見癡珠笑吟吟的穿着一身新棉綢的短衫褲，站在牀前。秋痕趕着坐起，拉手說道：「你曉得我回來麼？」癡珠不應。秋痕審視一回，見癡珠脚上也沒穿襪，一言不發，只向襟前解個小口袋。秋痕道：「你坐下，我替你解罷！」癡珠坐下。秋痕一面替他解口袋，一面說道：「你怎的又不說話？你從那裏來？竟不穿襪，不冷了脚？」癡珠只是笑。秋痕早把口袋解下，檢裏頭紙包，原是自己一縉青絲，兩個指甲。秋痕悽然淚熒道：「你就長帶在身邊！」癡珠仍是不語。秋痕淚珠紛紛墜。說道：「你不好，也是不說話；好，也是不說話；實在教人難受。」癡珠盤上脚，哈哈大笑。秋痕一手抹淚，一手摸着癡珠的脚是冰冷的，說道：「何苦呢？你看雙脚冰冷得狠。」轉身想將夾被替癡珠蓋上，猛回頭却不見了。睜眼看時，只有一燈如豆，跛脚鼻息如雷，起來坐着，將夢凝思一回，也摸不着是吉是凶。見跛脚枕頭推在一邊，仰着面，開着口，鼻孔朝天，也不理他。剔亮了燈，聽得院子裏秋蟲亂叫，一陣風吹得怪刺刺的響，吃兩袋水煙，重復睡下。合着眼，便見癡珠；撐開時，又不見了；心上十分憂疑，翻來復去想道：「敢莫癡珠有甚意外之虞？我去時他原吐血，如今四個月了。」想到此，便把日來高興的念頭，一時冰冷，背淚珠珠下垂，一會又自解道：

「我夢見他都不像病人氣色，大約是好了。」又想道：「我和他受了一年苦楚，自然是苦盡甘來。」想來想去，晨雞早唱，燈也沒油，昏昏欲滅。聽得跛脚喁喁自語，好像兩口子說話，一會大聲道：「這樣講，韋老爺是成仙了。」停一會，又說道：「姑娘原也可憐。」以後又鼾聲大振。秋痕便叫了幾聲，推了幾下，跛脚纔醒過來，問道：「做什麼？」秋痕道：「你做什麼夢？說是韋老爺，又說起我。」跛脚方揉揉眼坐起道：「我沒有夢見韋老爺，也沒有夢見姑娘；我却夢見玉環向我要錢呢？」秋痕就不言語。此時天也發亮，大家起身收拾上車。這日秋痕在車內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好像是和癡珠住在秋華堂光景；醒來却一些兒也記不清楚。是夜宿石坪驛，初二日走三十里地，就進城了，徑到士寬家下車。士寬教姪兒找那姓願的，要秋心院鑰匙，自己便來秋華堂報信。不想剛到柳溪，逢著李福，穿着白袍，踉踉前走；士寬搶上幾步，趕着叫李福，猛回頭見是士寬，慘然道：「你回來麼？姑娘呢？」士寬道：「姑娘也來了。」李福道：「唉！爺不在了！」士寬驚道：「怎的？」李福道：「爺是前日已死，你和姑娘什麼時候到？却不給爺知道？」士寬此時氣得發昏，半晌纔能說道：「姑娘方纔下車，還在我家，就叫我給老爺信；如今老爺沒了，怎好呢？」李福道：「事到這樣，真個沒法。」士寬垂頭喪氣，跟李福向秋華堂。沒到秋華堂，早望見大門上長旛。士寬大哭道：「我只怕遲了，老

爺已經回南；再不料有此慘變！門上大家都迎下來，探問信息。這日子善纔出差回來，也在秋華堂幫忙；子善的跟班，趕着去回。一時子善心印、贊甫、雨農，都走出月亮門，見士寬只穿件小衫，腳下還是草鞋，跪在台塔上，向癡珠的靈前，號啕大哭；禿頭也哭得悽惶。大家見此光景，都爲酸鼻。一會勸住了，士寬哀哀的訴。子善嘆道：「緣法一盡，就是九牛之力，也難挽回。」心印洒淚道：「凡事是有安排的定數。」贊甫道：「秋痕得了這信，可不知要怎樣呢？」子善說道：「我就同士寬去。」

且說秋痕在士寬家歇息一會，料癡珠聞信，一定趕來。恰好士寬姪兒，找着歸班，開了秋心院大門。秋痕僂過這邊，略同歸班說些家難。歸班嘸嘸不休，秋痕就不大理他。歸班沒趣，自去探訪狗頭信息。當下秋痕趕着和跛脚，拂拭了儿榻塵土，挽士寬姪兒，幫着打掃。見空宅荒涼，又經人住過，家伙位置，都不像從前，也有給人搬去的。秋痕此時雖不暇問，只痛定思痛，愈覺傷心。又想自己空無所有，或者今夜就到秋華堂去。正在盼望，忽見士寬和穆升來了，說道：「老爺病着……」秋痕正要問話，子善進來，秋痕慌忙迎坐，皆淚盈盈，問着癡珠的病。子善嘆道：「病是不好，只你初到，歇一歇，再和你說。」秋痕哭道：「到底怎樣？我吃盡千辛萬苦，都是爲他，你說罷？」子善道：「這兩天却也不妨。你如今只賸下一身，怎好的？」就分付跟班和穆升道：「你看姑娘屋裏，應用什麼，」向

公館取來。』秋痕道：『這却不必，我就到秋華堂看癡珠去。』一面說，一面向穆升道：『勞你替我叫一輛車。』穆升答應，子善止住道：『此刻已是五下多鐘，你要去，且等明天。』秋痕道：『子善！你怎說？你想癡珠聽我到了，不知怎樣着急要見我呢！』子善再三勸止，秋痕那裡肯聽。土寬是個莽撞的人，禁不住說道：『韋老爺早是……』子善忙忙叫他出去。秋痕見此光景，知道不好，呆呆的瞧着子善，半晌跳起說道：『我千辛萬苦……』正說這一句，就急氣攻心，昏暈倒了。跛脚大哭，子善幫着叫，停了一停，秋痕轉過氣來，大哭一陣，握着兩拳，將心胸亂打，大家攔住，就向板牀歪下。子善連連勸慰，總不答應。不一會，子善的跟班和穆升，搬取鋪蓋器皿也來了。差不多天就黑了，秋痕纔坐起向子善道：『請你回罷！承你照拂，我來世做犬馬報你！』說畢，重復躺下，子善只得分付跛脚好好照料，就帶跟班回家。穆升怕家裏有事，早就走了。土寬被子善叫他出去，心中很不自在，領着姪兒回家歇息。一間空屋，只騰下秋痕跛脚二人。只聽得梧桐樹下那幾個暮鴉，呀呀的叫個不住；又是一個梟鳥，在秋心院屋上鼓吻弄舌，叫得跛脚毛髮直豎。時已新秋，天氣日熱夜涼，跛脚身上只一件汗衫，十分發冷，肚又餓；瞧着秋痕就如死人一般，合着眼一言不發。猛聽得有人打門，跛脚答應，步下階來，見新月模糊，西風蕭索，滿院裏梧葉，捲得簌簌有聲。走到月亮門外，不防廊上闌

千，有個烏溜溜的大貓，跳將下來，把跛脚一嚇，哎呀一聲栽倒在地，那黑貓一溜烟跑了。跛脚戰兢兢的爬起來，開開門，原來是士寬和他姪兒，送來四碟小菜，四碗麵，四個餛飩，和那油燭盤香。跛脚這回不怕了，便來告秋痕。秋痕坐起，請士寬坐下，說道：『枉費了你大半年的氣力！曉得這樣，倒不如那一晚也燒死了，豈不是好！』士寬粗人，又吃了酒，含含糊糊說了幾句。他的姪兒點上燈，就都走了。開門出來，恰好禿頭帶了打雜，送來簾幕飯菜及點心等件。秋痕見了禿頭，也是不哭，只問癡珠臨死光景。禿頭揮淚告訴一遍，秋痕長嘆。禿頭勸秋痕用些飯菜，秋痕一點不用，跛脚恰飽吃一頓。時已有二更天，禿頭也走了。跛脚拿着燭台送了禿頭，關門進來，剛到二門梧桐樹下，瞥見上屋有個婦人，和秋痕差不多高，走入月亮門。跛脚只道是秋痕出來，也不驚疑，便說道：『娘！你也不點個亮。』到得月亮門，見那婦人已上台塔，不入屋裏，却由東邊灣去後院。又說道：『娘！緩一步，我照你走。』却不見答應，直跟到梅花樹畔，冉冉而沒，不覺嚇了通身發抖。跑入屋裏，秋痕還歪在床上，不動分毫。跛脚回想起來，十分害怕，又不敢告訴，隨說道：『娘！你自清早起身，至今不曾吃點東西，喝些湯好麼？』秋痕不應。跛脚停一停，又說道：『你要躺，起來一坐，給我鋪下褥子，你也好躺。』秋痕道：『你鋪在西房自睡，我就這樣躺。跛脚沒法，只得伴着秋痕呆坐。坐到三更多天，十分疲倦，歪

在一邊，恍恍惚惚的，覺自己走到一個地方，靜悄悄的，只見對面一對宮妝女子，手持旛蓋，引着他娘和個帶劍的女子緩步而來；來到跟前，轉西去了。心上想道：『娘同這女子去那裏哩？』趕着跟來，却又不見。遙望過去，前面有個廟，出出進進都是戲台上打扮人，只沒有塗臉的。想道：『這廟裏敢莫有戲？』就跟着人進去。見寶殿巍峨，是個極大的所在，月台上香烟成字，寶蓋蟠雲；有許多穿戲衣的人，也有男的，也有女的，都是少年美貌，男的便有老有少。看了一會，不像是戲，又不像是佛殿。正要想走，只聽得兩邊鼓樂起來，說是『冤海司來了。』有一個穿戲衣的男人，瞧見跛脚，立地攆出，跛脚嚇得打戰，只見許多豔服女子，引一坐金碧輝煌的車，坐着一個纓絡垂肩的人；遠遠的看，却不曉得是誰。忽見又有個穿戲衣的人，喝道：『你什麼人？怎跑來這個地方閑逛？』惡狠狠的，一鞭。跛脚哎呀一聲，原來是夢。睜眼一看，日已上窗，却不見秋痕。跛脚只道起來，前屋後屋找了一遍，只見秋痕高掛在梅花樹上。跛脚嚇得喊救，兩手抱着樹大哭。士寬隔牆聽得跛脚哭喊；知道秋痕不好，趕着過來。跛脚一面開門，一面哭道：『娘吊死了！』士寬和他姪兒進來，忙行解下，見手足冰冷，知不中用，便赴子善公館告知。到了七下鐘，秋華堂和柳巷的人通知道了。瑤華奔來看視，大哭一場。街坊的人，個個贊嘆，都說『難得！』子善主意從厚殯殮，不用說了。看官須知秋痕原

拚一死；然必使之焦土無立錐之地，而後華鬢歸切利之天，這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秋痕係戊午年七月初三日，寅時縊死，年二十歲。例斯人于死節，心固難安；報知己而投繯，目所共睹。遭逢不偶，啣大恨於三生；視死如歸，了相思於一霎。留芳眉史，歌蒿借孔雀之詞；證果情天，文梓起鴛鴦之塚。正是：

比翼雙飛，願伽並命；生既堪憐，死尤可敬。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憤

樅陽縣佳人降巨寇

話說，荷生自楊柳青撤防，到了青萍驛，接見太原各官，驚知癡珠秋痕先後去世，大為惘然。是夜就枕上撰一付輓聯，是：

萬里隔鄉關，望一片白雲，問魂兮幾歸時也？

雙棲成泡影，贖兩行紅淚，傷心者何以哭之？

次日，進城；唱起凱歌，打起得勝鼓，鬧得一城人觀看，熱烘烘的擁擠。到了行館，采秋迎出井門仙館。小別三閱月，兩人相見，欣喜之情，自不用說。只接續見客，直到二更天，甫能退入內寢細談。說起癡珠秋痕兩人，十分傷感。采秋便將輓秋痕的聯句，述給荷生聽，念道：

『有限光陰了噩夢；

不情風雨虐梨花。』

荷生道：『好！我的聯是這十六字：

癡夢醒時，秋深小院；

劫花墮處，春隔天涯。

采秋也道：『超脫之至！』荷生隨把挽癡珠的句，也念給采秋聽。次早一起寫好，分頭張掛去了。下午親往秋華堂，排上一臺祭品，換了素服，哭奠一番，就同子善大家到西院流覽一番。琴在人亡，十分惆悵。見焦桐室貼的詩箋，有『五月下浣，重過秋心院，感賦七律二首』，因念道：

沈沈綺閣幌雙垂，顛卜歸期未有期；
杯影蛇弓魔入幻，帷燈匣劍鬼生疑，
搏沙蹤跡含沙射，銷骨讒言刺骨悲，
昨夜落梅風信急，紙窗策策益凄其。

眉峯離恨銷層層，欲斷情絲總未能；
不恤人言誰則敢，可憐薄倖我何曾！

半生豪氣鎖雙鬢，九死癡魂旁一燈；
碧落黃泉皆誑語，殘更有夢轉堪憑。

念畢，正向子善說話，只見索安回道：『汾神廟主持心印求見，說有韓老爺遺囑面回。』荷生道：『甚好，我正要去往訪。』就同子善迎了出來。心印行禮，荷生拉住，敘些契闊，就謝他經理癡珠喪事。

心印洒淚道：『貧僧二十年心交，聚首天涯，竟爲他辦了這等事，說來就可傷心。』荷生聽了，皆淚欲滴。心印便將癡珠遺囑，說了一遍。荷生向子善道：『這事自是後死者之責，但找箇贖紛紜，心也粗了；學問我又不如他，怎能替他篡輯起來？只好暫藏在我那裏，至詩文集，儘管付梓罷！』子善躬身道：『是。』荷生又坐了一會走了。次日，荷生因禿頭求差健弁，齎着癡珠遺札回南，遂作一緘寄給謾如，也交差弁帶去。此時子秀回省銷差，接着余黻如緝捕鹽梟差務，也完竣到省。大家商議道：『南邊道路不通，秋華堂又不便久停靈輿，不如就葬并州，附以秋痕，完了他生時心願。』回明荷生，荷生道：『歸葬爲仁，隨葬爲達；况時事多虞，葬了也完我們一件心事。』大家道：『是。』嗣後心印池蕭，看淮南門外竹竿嶺一區墳地，就在夫妻廟後。於是擇了九月初二未時，將癡珠秋痕兩柩安葬。就嶺下善人村，買一百畝田地，五十畝菜園，一所房屋，將跛脚配給禿頭，便令搬往守墓。穆升、林喜、李福三人，荷生都收作跟班；就贊甫、雨農也延入文案處；秋華堂仍做遊宴公所。汾神廟西院，自從癡珠死後，都說有鬼，沒人敢住；到後來是韋小珠搬入作寓，纔把謠言歇了。秋心院也紛鬧有鬼，後來是一邵姓買爲別業，這便是癡珠秋痕二人結局。

一日，采秋和瑤華商量上坟；這日，林喜、李福，到夫妻廟伺候。采秋、瑤華素服，只帶了穆升、紅豆，

秋英，由甬道坐小轎出城；穆升騎馬先走；紅豆秋英坐一輛車，跟轎而行。到了城外，采秋、瑤華、紅豆、秋英，一起換了馬，路上歇，便望見竹竿嶺夫妻廟。林喜、李福迎出，兩人下馬，進得門來，破廟荒涼，草深一尺；見一羣的羊，在那裏喫草；頽垣敗井，廊廡傾圮。進了前殿，向是潔淨；也惟有兩三張破的木几，靠牆一張三脚的桌；這是林喜先到，教看廟預備的。廊下自有行廚供給。穆升捧上兩碗茶來，紅豆、秋英跟着采秋和瑤華看了塑像和那壁間畫像殘碑，說道：「去年八月十五，癡珠秋痕不到這裏祭奠麼？不想今年，我和你來祭他！」瑤華也覺黯然欲絕。兩人喝了茶，逛到後殿，見西邊坍了一角；風搖樹動，葉落成堆，淒涼已極。又聞得遠遠有人哭聲。紅豆、秋英站在倒牆土堆上，見牆外槐樹下，拴一匹黑騾，一人看守。李福認是汾神廟的人，問道：「你來做什麼？」那人道：「我跟師父來上坟。」采秋向李福道：「韋老爺的坟在廟後那裏？」穆升道：「只在牆外西邊；這裏去，不上一箭地。」瑤華道：「這般近，我們打這裏步行去罷！」采秋道：「甚好。」便攜着瑤華的手，步上土坡，穆升前引。兩人憑高遠眺，見平原地迴，曠野天低，覺到眼界一空，到得下來，便是廟外；疏林黃葉，荒徑寒蕪，蕭條滿目，早令人悲從中來。轉向西，遠遠的望見三尺孤坟，坟前點着香燭，一個穿袈裟的和尙，正在膜拜；禿頭燒紙，哀哀的哭。林喜跟着祭品的担，也將到墓下。采秋道：「等和尙去了，我們祭罷。」

穆升道：「他們現已哭過，想是知道我們上來，匆匆要去。槐樹下的騾，不牽向前麼？」只見禿頭和林喜說了幾句話，和尚點明，繞向東邊而去。紅豆秋英便攙着采秋瑤華，到了坟上見墓碑題的是：「東越孝廉凝珠韋公之墓。」林喜早排好祭筵，采秋洒酒上香，拜了一拜；瑤華也洒淚行了禮。紅豆澆酒，秋英執壺，喜穆升焚紙，事畢，四人以次磕了頭。只李福在夫妻廟中照料，不曾跟來，禿頭儘着哭，采秋瑤華十分傷感，俱站不住。那烏騾和瑤華的馬，都扯在墓前伺候，就不再到夫妻廟，只勸諭禿頭數語，上馬走了。這且按下，待小子表出潘碧桃一番好結果來。

碧桃自與錢同撒賴以後，并州是站不住。他媽便將碧桃走了絳州，又走了澤州，走了清化，走了汴梁。汴梁自古佳麗蒼萃之地，近來黃河遷徙不常，又新遭兵燹，中州光景，就也不可再問。但是樊樓之燈火成墟，飯甑之琵琶還夥。碧桃閱人既多，又戒了烟，容華遂愈煥發；迷香洞裏，居然座客常滿。一日，來個道人，授以操縱吐納，摩訶頓挫之訣，臨行說道：「你過此便當發跡。」只這道人去後，無論舊寵新歡，相對總是味如嚼蠟。後來篋片領個豪華公子到門，這碧桃放出手段，百般討好。那公子見得碧桃千嬌百媚，就也十分憐愛。不想晚間，兩口鬪了一陣，一個是渺乎其小，一個是廓其有容。還是碧桃泥他，唱個後庭花，到了天明，竟自走了。數月門庭寂然，母女十分站不住。聽說

樊城熱鬧，現在賊退，遂帶了猴兒，徑行上路。這日離樊城不上十里，日早落了。對面忽來一游騎，車夫望風而遁。當頭一個少年，望着碧桃便跳下馬搶了，飛鞭而去。沒有三里多路，天快黑了，投一小鄉村。碧桃高叫救命，村中防人沒個來理。這少年向一家門停住。裏邊有個婦人黃瘦的臉兒，手拈盞燈，將碧桃扶下。碧桃跳躑喊哭。那婦人笑道：「哭也無益，喊也枉然。」這少年也說道：「娘子安靜，我們不是食人老虎。」碧桃道：「你還我的媽，我便跟你。」那少年道：「這是容易的事，馬上就到。」碧桃見他沒甚歹意，就停住哭，與婦人見禮。那少年已將他媽帶來見面，碧桃大喜。看官你道這隊游騎，又是那一段賊哩。原來淮北一帶城池，近爲員逆頭目呂肇受竊踞。這肇受原是樅楊縣的著名劇盜，却極孝順。縣官被案，一拘他娘，便自投到。後來積案多了，幾斃杖下。幸站木籠，有個官善于風鑑，見他臉有紅光，便放了，令去投軍。不想肇受投賊，受了僞職，踞了樅楊，擁有淮北千餘里鹽利，與河南捻首姚蒼琳結爲兄弟，以此餉足兵多，勢強援衆。只是生平有個缺憾，是個驢形，自做賊以來，不知糟躓了整千整萬婦女，却不曾了一回帳。以此四布游騎，到處擄掠。這少年擄得碧桃，獻了肇受，肇受見面也不甚爲奇。這日酒後，叫來服侍，不料碧桃竟禁得起春風一度，而且曲盡媚嫵之態。這是肇受不曾嘗的滋味。當下樂得心花怒開，告了他娘，擇日成親，賞了少年一百兩金。

差人迎了碧桃的媽，連猴兒也得了好處。看官！你道人生無論什麼人，肯從根本上着點精神，再沒有不好呢！碧桃那般淫賤，終始與他媽相依爲命！肇受那般榮華，也是始終與他娘相依爲命。他娘這會見個粉妝玉琢的媳婦來了，忻喜之至。這碧桃就珠圍翠繞，做起夫人。看官！你道是好結果不是？尤可喜者，一夕枕上，兩人各訴衷曲。碧桃說道：『你如今富貴極了，只是依人，自來是沒結果呢！你怎不反正？將淮北鹽利，獻與朝廷，必有一番獎勵。然後請率所部討賊，就這千餘里地，徵稅課，做我糧餉。金陵守得住，我且霸住一方；金陵守不住，我便是做個陶朱翁，你道好不好呢？』說得肇受一蹶踈跳起，拍掌道：『上策上策！娘子軍我先要投降了。』次日，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又遣人私送北帥許多財物。後來奉到諭旨，着授淮北提督，改名蓋忠；碧桃竟自得了一品夫人的誥命。正是：

羽鍛鳳凰，語通吉了；腐草爲螢，道在溲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話說，這年秋間，彗星見在西北方，光有數十丈，直射東南。逆賊四眼狗，勢大猖獗。看官！你道這四眼狗是誰？原來便是秋心院的班長李狗頭。當時癡珠說他會做強盜，人都不信；不想他却真做悍賊。他自正定括了牛氏箱籠，便與他結盟的幾個兄弟，跑到淮北，適值金陵屠殺之後，員逆委任榮合榮法，主持號令，出榜招賢。狗頭夤緣獻策，破了烏衣官軍，又破了防守七年之六合三河大捷之義師。員逆大喜，以為奇才，將淮北悉歸管轄。其實，懷遠一帶，呂肇受早反正了；狗頭領着數萬人馬，只飄泊太湖，來往潛山。當下朝廷為着東南糜爛，天象告警，詔中外文武及軍民人等，直言時務。這梅歐兩個晉京，得着試差。小岑却轉個御史，想起癡珠臨行送的序文，是教他勘破了七品官，將天下所有積弊，和盤託出，做個轟轟烈烈的男子。也就鼓動小岑胸中幾多塊壘，幾多熱血，只是乘不出機會。這會言路大開，他又得了御史，便悄悄做起一摺，不但不與劍秋商量，便是丹暈也不知

道徑自遞了。略云。

臣梅山奏爲應詔直陳，仰祈聖鑒事。臣聞古三公，有因水旱策免，而不待策免而自行引退者；何况天象示警于上，人事舛迕於下，而內閣大臣，尤循常襲故，旅進旅退于唯唯諾諾之間？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而已。身居密邇之地，苟懷緘默之風，而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藉夢卜以求也？東西軍務，稽今二十有餘年矣！民生顛沛，國帑空虛，盡人能言。其實，盡人不敢言。其所以然之故，臣私自憤懣，急欲明目張胆，爲我皇上陳之。封疆壞於各道節度，各道節度非有唐末之橫也，而平居泄沓，臨事張皇，有喪師者；有辱國者；有聞風先遁者；有激變內潰者；有奉熊文燦爲祖師，而以撫誤事者；有蹈楊嗣昌之復轍，而以鄰爲壑者；有擁兵自重，而游奕以避賊鋒，糜餉自娛，而高居以養賊勢者。凡此種種，紕繆內閣，豈不知之？有遇事嚴參，以重封疆者乎？自倭逆內犯，勾結水陸劇盜，以及回疆西藏，朝廷命將出師，不惜捐萬萬帑金，爲民除害，德洋恩普，該將帥宜何如努力戎行？乃老成凋謝，既無繼起之才，結習相沿，動有債軍之將，往者金陵淪陷，設南

北二帥：北帥逍遙河上，南帥負嵎鍾山，轉瞬數年，終於覆沒，爲宵旰憂方，其未敗，錦衣玉食，倡優鼓舞，其斯養賤執綺，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氣惰，賊氛一動，如以菌受斧，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覆轍相尋，曾不知戒。內閣耳目猶人，有失機議處，以肅戎行者乎？封疆自此，戎行如此，此何時哉？此何勢哉？該大臣等，相顧不發一策，事事仰勞神算，已屬全無心肝，乃猶徇情掩飾，淆亂是非，致令物議沸騰。或曰：受賄容奸，或曰：潛蹤通賊。聖明之世，臣不敢謂然。第念該大臣世受國恩，身膺隆遇，何以坐視時艱，悍然於天人之交迫，曾無所動於中也？今日之事，必先激濁揚清，如醫治疾，扶正氣，始可禦外邪。伏惟聖鑒，俯納芻蕘，特伸乾斷，則民生自復，國計自紓，臣不勝感激之至。謹奏。

次日，內閣傳旨，御史梅山，忠誠可嘉，着賞人參兩觔，原摺該大臣閱之，各明白回奏。小岑謝恩下來，滿朝公卿，無不改容。當下回寓，劍秋早已來了，接着笑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小岑也笑道：「這是癡珠抬舉，我得了兩觔人參。」隨即坐下，談了朝中事情。劍秋便道：「癡珠議論，多行不去呢！就如這摺議論，也是乘此機會，方用得着。」小岑嘆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受基，不如待時。自古是這般呢！」劍秋道：「前兩天荷生寄來癡珠詩文集副本，詩倒罷了，那文集中議論，都駭

人聽聞得很。我略瞧兩篇擬疏；一是請裁汰，一日，汰大員而增設州縣；一日，汰士子而慎重師儒；一日，裁營伍而力行屯政；一日，裁胥吏而參用士人。一是請罷廢；一日，罷邊防而仍設土師；一日，罷厘金而大開海禁；一日，廢金銀而更造官錢；一日，廢科舉而責成荐主。一篇都有數萬字，讀之令我小儒舌橋。」小岑道：「行原是行不去呢！只這議論，都是認真擔當天下事的文字；人存政舉，便是易易，你道他迂闊麼？就如他說用兵大略，是先和倭夷聽其自生自滅，再清內寇，上保蜀，下復武漢，做個南北樞紐；然後從上游分路勦辦，水陸並進，力扼賊吭。你道是不是呢？現在什麼人能了此一局呢？」劍秋道：「這一付議論，我也聽他說過，荷生謾如都將此做個帳中祕本；其實一個人是做不來呢。」小岑笑道：「天下事那裏有一個人辦得出呢？起檣椎牛，掛席集衆……」正待說下，門上報：「有客來。」你道是什麼客呢？原來就是謝小林、鄭仲池。兩個月，小林以御史放了淮海道，仲池以少理放了淮北節度。兩個俱因地方殘破，無處張羅，不能出京。這日從內城出來，得明經略入內閣的信，以此同訪小岑。到得靠晚，見過上諭，是「首輔予告，朝廷以西北肅清，詔經略入閣；所有未了事件，着交韓彝守護帥印辦理。」到得第三日，內閣傳旨，湖北漢陽府着梅山補授。小岑叫苦連天：丹暈便埋怨他上得好摺，如今得了這個去處，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又是不能不走的。倒是劍秋

替他張羅出京，說是：「朝廷因你肯說話，纔叫你一麾出守，不久就有好處。」勸他走了。

却說，仲池節度淮北。與肇受却是同官。肇受此刻擁了淮海千餘里錢糧鹽課，奉詔討賊，自盧江以至和含，連營百餘里，旌旗耀日，人馬堆雲。仲池主僕，負負依個破廟。一日，提督府兵丁，搶人婦女，土圍不依，鬧起事來。幕中朋友，說須地方官彈壓。肇受便往拜仲池。仲池飭該管官兩邊和解，就也前往回拜。這肇受高興，開起夜宴。於是萬炬齊明，百花沓出；進護世城中之美饌，舞廣寒宮裏之羽衣。酒行數巡，夫人出見，珠光側聚，珮響流華。肇受却小袖禿襟，笑向仲池道：「我不慣着大衣。」仲池一面招呼夫人，一面說道：「我們兄弟，儘可脫略形跡。」肇受就指左邊一座，教夫人坐下，向仲池說道：「他文雅，不比我鹵莽武夫；有他奉陪，我就在這炕上燒烟罷！」於是弁者環者，流目於燈光烟氣場中；歌人舞人，摩肩於豐酒繁肴之地。仲池起辭再三，無奈肇受夫妻禮意殷勤，遲至一下鐘，才得散席。臨行肇受取個沉沉的包裹，納入仲池袖裏，笑吟吟的道：「聊以誌別。」仲池不解，無可答應，只得收了。抵寓，檢開包裹，燦燦金條。次日天明，忽報：「提督掛印走了，所有百餘座壁壘，俱是空營。」原來肇受軍令，俱是暗處。那日黃昏，這多兵俱已陸續登舟。席散後，肇受碧桃，各奉老母，也就出城。萬帆競掛，說是向海門而去。如許重累，竟一夕拔營，奇不奇呢？仲池詫異一番，將提督

的印，暫行護理。方招募鄉勇，聯絡土團，想爲自強之計，不想諸事辦未得手，狗頭却來了。空空一城，如何可守？聽說寶山營兵強馬壯，便向寶山投奔。從此淮北千餘里，竟爲狗頭竊踞。

再說，小岑那一摺利害不過，參倒了幾個大老，正法了幾個節度；這是小岑想不出的，爲着小岑奏准，大家依嘴學舌，都說起話來，便膠葛不清。還是明經略到京，慢慢的回轉聖意，方得歸結，救活了多少人。只日日接見朝士，延攬人才，總不得個擔當全局的人，實在十分煩惱。一日，想起李謨如，恰好出了肇受提督的缺，便極力保荐，得了諭旨。過了數日，門上遞了一封書，拆閱，是講毆治言事的書，約有一千餘字。大意是說：「那楚北淮南形勢，及扼要害之處。」又說：「封疆大吏，推諉素不知兵；這是無志者藉口之辭。試問各道節度，共帶樞部之銜，且有標兵之掌，如何說得不知兵？請以各道軍務，俱歸各道節度提督，勿庸另派大臣。」又說：「今天下雖多事，然誠得志節磊落，通知古今之人，分布中外要路，一以滅盜賊，安元元爲念，功效未必不可漸致。」大喜道：「這等議論，與荷生一般通達，可以大用。」次日便呈御覽，奉旨召見。劍秋口才本是好的，是日奏對，洋洋洒洒，大稱聖旨，就放個岳鄂節度。陸辭這日，保了小岑與游鶴仙。不數日，鶴仙放了楚北提督，小岑擢了荆北觀察。此時楚南完固；雖寶慶武崗，均有賊蹤，安化益陽，均當堵勦，而大局是個安靜。楚北武昌失

守三次，漢陽失守四次，自荆宜以下，千餘里瓦礫之場，賊尙盤踞，以爲出入孔道。可憐小岑挈了丹
 暈，羈旅樊城，無可着手。後來擢了荆宜道，纔造起戰船，招些水勇。值着劍秋也到，帶得宣府精兵二
 千，駐紮荊州，會合小岑募的水兵一千，及游鶴仙帶來太原精銳三千，共成六千人，擇日出師。高屋
 建瓴，掛帆東下，克了石首，又克嘉魚，直薄武昌城下。城賊負隅自固。劍秋撥一枝兵，力扼安陸德安
 援賊。小岑水師，復了漢口鎮；漢陽賊便也不敢離城半步，於是城賊岌岌。

再說小岑近日收個少年，姓包名起；這包起是個賣甘蔗爲生的。劍秋也收個少年，姓黃名如
 心。這如心是個割馬草出身的。兩人俱生得面如滿月，目如流星，饒健多力。包起緣戀個婦人，因此
 投了小岑，充個親兵。如心也戀個女人，替他養馬。一日雪裏割草，劍秋瞧見他單衣來去，揮汗如雨，
 大相詫異；後又見他駕馭生馬，矯捷異常，就提拔他充個親兵。那包起如心戀的女人，你道是誰？原
 來就是那年秋華堂搬馬解的柳青，脂胭。他姑嫂二人，由太原走了大同，宣化，便自直隸轉到河南，
 小住樊城。柳青結識了包起，脂胭也就結識了如心。這兩對少年夫婦，感着癡珠詩意，便向軍營中
 人投靠。包起是應小岑招募，如心算是劍秋提拔出來。每逢出隊，這二人都有個娘子幫手，衝鋒陷
 陣，極爲得力。以此積功，都昇了前程。營中人將包起如心喚做「飛虎」，柳青脂胭喚做「雌熊」。

這夜攻打武昌；如心夫婦帶了百餘人，伺至三更，覷個空，飛躍而上，放火大呼。城賊心胆俱寒，黑夜裏自行屠殺；脂胭已啟，拔扃，招大軍入城了。次日，小岑尅復漢陽，也是包起柳青之力。劍秋大喜，都拔補了營官，乘勝攻走安陸、德安等賊，楚北一起肅清。只武漢兩城，公廨已空，人物如鬼。鶴仙因勸劍秋移駐岳州。劍秋笑道：「一蚡冒藍縷，以啓山林，不就是這地方麼？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謀在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岳武穆、李忠定謀畫岳鄂，均以此地爲要圖。我們要想控制長江，平定東南，豈容棄去此地？而且要守此地，還要攻破九江呢！」看官德說：「九江係大江左右一個樞紐，賊以金陵爲腹心，倚九江爲門戶，設官料糧。九江之賊，又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九江有賊，鄂州守不住，金陵亦克復不來。以此劍秋小岑，急于募水勇，造船艦，有志事成，不上兩月，便增水勇三千人，年紀都是三十以下的，戰艦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小岑督率克復了小池口，僞城，進圍湖口。此時游鶴仙帶二千陸師，下援南昌，留下一千陸師，劍秋就令包起如心兩夫婦管帶紮營小池口城裏。到了次年，湖口仍難得手，一日，小岑喚過包起附耳數語。包起歸營，便傳令陸師，拔營進勦宿松、太湖。次日，湖口出隊，內湖外江，砲火四合，水陸悍賊無數，悉力抗拒。方血戰間，忽然一隊步軍，從山後連聲大呼，突入縣城。船賊岸賊，

相顧駭愕，不知此枝兵從何而至；攘攘擾擾之中，械不能舉，鎗不能發。我軍乘勢追逐，因風縱火，把兩岸夾守的偽城，一起克復。賊船數百號，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此時，火聲，水聲，人馬喧騰聲，震動天地，船賊也有死於水裏的，也有死於火中的；岸賊也有落荒跑的，也有受刀傷的，也有砍倒頭的，也有踐踏死的，真殺得滿江皆尸，滿湖是血。看官！你道那一隊步軍，是那裏來呢？原來，包起揚言進勦宿太，却於夜間將一千人潛自小池口，便入戰船，繞出湖口十里，天甫黎明，這一千人，盡數登岸，高踞湖口縣城後山巔埋伏，到得城賊會合水賊，這一隊便殺下來了。以此大捷：當下水勇扼住江上，陸師圍了潯城。城賊糧草有餘，逃竄無路。我軍四面環轟，塌倒城垣百餘丈，便擒了偽貞天侯凌紫茸等，磔於市中。自是鄱陽數百里，遂無賊蹤。劍秋論功，以小岑爲最，奉旨擢了湖南節度；鶴仙加了頭品頂戴。包起如心都升了參將。正是：

激濁揚清，人才輩起；獨有虬髯，搏翼萬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回

李謬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話說李謬如定計屯田以後，與至俊務農講武，把海墾都墾就，腴田，蛋戶都變成勁旅；又開了幾處學堂，教二十歲下兵丁，都要讀些史書，熟些核算，工些楷法。因慨然說道：『癡珠嘗歎：『今之武官，都有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意，恐非所宜。』此自正論；然太鹵莽，直是磨牛，吾亦爲汗顏！大抵做人，總要懂點道理，有個器量，難道武夫不吃飯麼？』至俊深服其論，輾轉之間，便是夏五。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自是哀痛嗣後，又知癡珠赴召玉樓，秋痕身殉，更添一番傷感。接着荷生差弁也到，謬如因作一緘，另委幹員，交給千金，偕并州差弁，回去東越，替癡珠贍家，並接癡珠長男蓉哥北來，搬取靈輜。這蓉哥現年十七歲，早已入學，學名寶樹，字小珠，一表人才，英氣勃勃，却不像癡珠有那孤癖。下死友之哀，纔減，新亭之淚，重揮，却是仲池到了；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謬如說道：『這綽號狠熟，我好像先前見過這人。』仲池道：『聽說他是并州什麼院裏的掌班。』謬如恍然道：

「是是！我見過這人咳！這奴才也要在賊壓」當下就答應仲池，替他出兵。不一日，恰好得報，是擢了淮北提督。謾如便上摺謝恩，就請將所部肅清淮甸，所有軍餉，卽由寶山屯田轉運，無事另籌；將該鎮印務，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代至俊署理，以資熟手。朝議就也依了。於是謾如挑選精兵三千，由海沂淮，請仲池督率先行，自挈一千人，由陸路隨後進發。

再說，狗頭踞了樅陽，就住肇受的提督府，立定章程，每日要排門錢，每月要捐大戶。排門錢是怎樣呢？每五百家立個旋帥，每日輪排門錢二十二文；以二文爲旅師食俸，以二十文爲兵餉。捐大戶呢？有田宅及舖面者，是爲大戶，每月按戶捐錢十千文，以二千爲監軍司馬等食俸，以八千爲兵餉。又有那五里關，三里船之稅；又有那派工匠，輪婦女之圖；又有那斬墓木，放火堆，捉船戶，打先鋒之令。真是一網打盡，不放分毫！不上一日，將淮北千里，掃蕩個渺無人烟。謾如此來，是要救民水火，不想無民可救，只有賊可殺哩！當下謾如自寶山輕齋入東壩，克復了合肥巢縣。探報狗頭帶馬隊三千，步賊三十萬，踞於壽州。謾如想道：「壽春爲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並可得江。不想狗頭竟有此才略！」又想道：「我兵纔有一千，賊如聚蟻，我兵就一個打得百個，也敵不過；而且馬隊又有許多，怎好呢？現在鶴仙又援南昌去了……」這日，到了芍坡，離壽州不上三十里，纔有兩下鐘，傳

令：『將餉銀盡數排列。』傳齊營官哨長，嘆口氣道：『咳！咱們深入賊地，退沒有路，只有散罷！這餉銀無所用之，你們分取。做個盤川，能說有命，回到寶山，清明除夕，燒張紙錢，也不枉咱們兩年相處！』一面說，一面號啕大哭起來。這營官哨長以及兵丁，就也大哭一會。謾如停住哭，含淚說道：『哭也無益，你們散罷。』大家停住哭，也含淚齊聲道：『大家不願走，死便死一塊。』謾如又哭起來，說道：『何苦呢？你們設想，你們只有一千，賊卻三十萬，又有馬隊，怎抵得過呢？』說完又哭。大家齊聲道：『大家要死，也殺個快意死。難道束手給賊殺麼？』謾如說道：『我做朝廷命官，是該死的；你們有些生路，怎不跑哩？』大家說道：『散了，死更快；我們將這一千的人，合作一氣，并作一心，或者還拼得數個不死。』謾如不哭，嘆口氣道：『你們果能如此，我却有個計。就是今夜，你們下鍋造飯，飽餐一頓，以二十人作一隊，只望賊營燈火旺處，一隊撲賊一營；二十人中，放火的放火，殺人的殺人，人自爲戰，不要相顧。我亦只要能十人作一隊走，天明相見壽州城下。』大家齊聲答應。這一夜是九月向盡，天氣還暖，却陰得黑沉沉的。黑數十里，並無一個鄉莊。大家得著將令，一隊一隊的疾走。鬼火星星，陰風冷冷。將到壽州，望著賊營燈火，如一天繁星，刁斗之聲，絡繹不絕，萬帳接連，嚴正得狠。一會靜了，於是大家悄悄躡蹻，俟各隊齊到，一齊拔柵而入。恰恰是三更三點，各營賊正在睡夢

中忽覺得火燄飄起，呼聲震天，就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摸刀的不得刀，摸槍的不得槍，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也有伸起脚而脚已斷；也有掣出刀却殺了自己頭目，點起銃却打了自己的親兵。一會火光遍野，火藥發作起來，更打得尸飛江外，骨落河中。那各隊的人，轉抽身四處，瞧那火燄衝霄，好像似風雨驟霧中，電光馳驟。謾如騎着那匹天馬，帶二十個人，自成一隊，撲入中營，却是空的那馬東馳西撞，不可抑勒，要尋人相殺。不想中營的人，都跟着狗頭，落在城中，抱婦人去睡了。直到城外二十多萬人，殺死燒死，要死得乾淨；逃去散去，要去得無跡；纔都上城，瞧着燭天的餘燄，煞尾的餘聲。你道可笑不可笑呢？時天要發亮，曉風習習，狗頭正在頓足詫異，不料謾如暗處覷得親切，從馬上颺的一聲響，狗頭從堞上落下地來；二十人搶上，捉住背縛。城上的賊，瞪着眼，握着拳，竟沒一人敢開門出來搭救。這各隊人，撲滅中營四邊殘火，見上面賊帳，修整得十分華麗，是未曾燒的，便請謾如下騎駐紮。天大亮了，眾人推上狗頭。謾如哈哈大笑道：『好好！你這狗頭，也配得上我來捉你！』傳令磔死，將頭高挂城下。查各隊的人，只失一個，傷一個，卻收了無數旌旗甲仗，千餘匹好馬。漂尸蔽淮而下。那城裏七八萬殘賊，毛骨皆聳，都站堞上，擲落器械火藥，說爲願降。謾如傳令開城，喚爲首的人出來。這數人出城，見得官軍寥寥，便有些翻悔。謾如却將好語安慰，令他約束部

衆，安靜住在城中。這數人諾諾連聲進城去了。謾如這日，就在城外歇息，吩咐營兵輪流而睡。是夕，天也陰沉沉的。定更後，密傳營兵八百人，分作四面埋伏，自騎上馬，帶了二百人，轉向城根樹林中而去。到得三更多，天城裏四門洞開，每門准有萬餘人蜂擁而出。謾如何賊衆走遠了，便騎上馬，從城缺處一躍而上，那二百人也跟上來，却冷靜之至，只有守門幾人，守堞幾人，在睡夢中，吃了二百人的快刀。這四五萬出城的賊，鼓噪踏入營中，知是走了，大驚失色。正欲轉身，忽聽得四面黑暗中高呼殺賊。城賊自恃人多，也不懼怕，便狠狠的四面兜圍。不想這四面的人，都是近不得身的，圍得這一面，那一面，殺條血路；圍得那一面，那一面，人又殺條血路。圍得幾圍，城賊見自己的人，死傷大半，便發一聲喊，向城走了。這裏的人，就也不追。那賊遠遠望見城上燈火輝煌，心裏大慌。到得城下，望燈火中坐的是個謾如，大吃一驚，脚也軟了，便都跪下，萬口同聲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謾如傳令叫他自殺，那起先爲首的數人及賊中頭目，仍准入城。大家一齊動手，各殺頭目及那爲首數人。天也明了，謾如就駐紮壽州，挑選降賊精壯者二百人，每百人各以親兵一人管帶，挑着狗頭的首級，四下招撫。一路風聲，鬧播羣賊破胆，走者走，降者降。到得仲池水師駛到皖江，早一律肅清。謾如却歸功仲池，復任淮北節度；謝小林便擢了淮南節度。此時劍秋小岑已復楚北，聞信喜道：

「水道大綱，江淮河漢爲最要。以正陽爲淮水中流砥柱，壽州又正陽之屏障，皖不肅清，我能高枕麼？臥榻之旁，不容鼾睡。今鼾睡是個謾如，實在得力。想荷生見我們有此展布，定恨癡珠不能眼見呢！」

却說荷生守護帥印，辦理善後事宜，小住太原；偵探紅卿父母俱亡，就差人接來，將那竹塢收拾，與紅卿居住。紅卿不特與采秋意泯，尹邢就與瑤華也情如鸞鷕。此時紅豆配了青萍，仍隨侍采秋左右。到了次年己未正月，疏請凱撤兩邊軍餉，統歸曹節度調度，奉旨俞允。就於二月初進京。采秋紅卿送至城外，春雲撲衣，長亭賦別。荷生與約，面聖後辭官歸隱，連會試也不願應。不想至京召見七次，擢用京卿，荷生表辭；明相見面，皇上根究韓彝辭官緣故，明相只得對以伊係舉人底子，會試在卽，見獵心喜，因此不願就官。皇上面諭，着令入場，十名內進呈卷子，自然有了韓彝。到了殿試，大家意中都以第一人相待，荷生只是微笑。此時明相充了讀卷官，首閱韓彝的卷，書法是好，不用說了；奈汨汨萬言，指陳時事，全不合應制體裁，如何進呈，只得攔起無如聖眷隆重，傳旨索取，竟破格列在一甲第三，探花及第。這也是荷生意想不到之事，接著津門逆倭凶悖，重臣賜帛，詔各道勦王。荷生引見後，特旨召問剿撫機宜。荷生對以「剿然後撫，一允合聖意，次日奉旨：

韓彝着以兵科給事中，賞加建威將軍職銜，帶領帥印上方劍，馳往津門，相機進剿倭寇。兵馬錢糧，悉憑調用；各道援師，悉聽節制。欽此。

旨下，荷生陛見，奏調并州太原鎮總兵顏超，雁門關鎮總兵林勇，各率所部從征；又奏保大同秀才洪海，舉給五品銜，挂先鋒印。皇上俞允。啟節駐紮保定，傳令各道援師固壘，大小直沽，不准輕動。不一月，紫滄以子弟兵二千人報到；舊幕愛山、翊甫、雨農也來了。隨後卓然果齋各率所部四千人，遵檄抵津。遂擇日祭旗，連營海口，誘賊上岸，三戰三捷，沈了火輪船二十七座，擒了倭鬼萬有餘人。荷生傳令各營倭鬼，悉數縱回，只留倭目數人，押送保定看守，以俟勘問。這是本年秋間事。荷生賞了黃綾馬褂；顏林二將加了提督銜；紫滄擢了游擊；文案愛山等各得了五品銜；就是青萍也得了守備。到了次年庚申秋，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游弋海口，欲謀報復，却不敢上岸。荷生復行申討。賊正轟砲，忽倒了砲手三人，執旗大頭目一人。你道爲何呢？原來卓然百步射，果齋連珠箭，都展出神技來。以此賊不敢戰而去。踰年辛酉，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鳳翔節度奏鳳鳴歧山；豫河監督奏河清三日；東越節度奏田粟兩岐。於是逆倭遣人賫書津門，說是講和。荷生笑向卓然等道：『這兩字，却要一爭，不該說是講和。』使將原書擲還不閱。轉瞬之間，又是秋風八月了。倭目自粵東

以一船齋了無數珍奇寶玩，分致津門將領，荷生又笑向卓然等道：『我們林雨三年，就是爲此賄賂麼？』備令倭目謁見，此時各道援師，早撤防了。顏林二將部下，各留千人，半年更換一班，都是紫滄子弟兵，也只是踐更而已。當下顏林二將，戎服整隊，轅門紫滄挂刀，領子弟兵排列帳下。升砲三聲，青萍捧上方劍，服侍荷生升帳，傳呼倭目進見。荷生笑吟吟的道：『我們不是那先前薊門節度，粵東節度。你國若說講和兩字，我們是不依呢；若說悔罪投誠，籲求招撫，我們便爲轉奏，再看聖意如何。你不想中國三十年兵燹，是那個開端？前前後後，糟蹋幾許生靈？你還裝聾做啞麼？』倭目俯伏當面，汗流浹體，說道：『以前曲直，我也不敢深辨；事到如今，就是遵元帥教訓，悔罪投誠，籲求招撫罷！』荷生正色道：『這八字，不是我叫你說呢！要你國王有個求撫降表，說了纔算。我是論道理，不准你們說個講和兩字哩！』倭目將手抹了額汗，說道：『那要我回國纔辦得來；恐要耽擱元帥班師日子呢！』荷生笑道：『皇上不惜億萬錢糧，爲百姓除害；我們怎敢惜些辛苦？你總要取得國王降表，這事纔得了結，我們也纔敢與你奏聞。』倭目只得答應下來。荷生便於帳前排一席，宴了倭目。不兩月，倭目就跟個國師費事來，齋表而來。荷生奏聞，奉旨准了。一面班師，一面檄卓然齋詔宣諭香山，定盟通市。這卓然奉檄，便單刀登舟，飄然航海而東。到了港口，天待黑了，卓然橫刀危坐。

喚費事來進見，取出宣諭儀注，通市條約，掀髯說道：『我這來是個詔使，你們要跪接呢！怎的進港不見一人？』費事來不敢答應。卓然就將儀注條約，兩個冊子，付給費事來道：『你們瞧去。』又目注大刀說道：『差我一節，我饒得你；我這刀是不饒人呢！』費事來唯唯而出。看官聽說，這倭夷遠隔重洋，國王是個女主，先前嗣位，年紀尚輕，聽信喜事的人，鬧了二十餘年，所費不貲，漸漸追悔。近見西藏回疆，俱不足恃，那員逆是個沒中用的人，就深怪從前倭目不是，都貶黜了。這番來中國的頭目，是新換的；費事來是女主胞叔，老成練達，上表之先，已將廣州城池退出，只是向來倭目，輕視中國官吏，費事來不敢侮慢，荷生却想挫辱卓然一番，以折粵東官吏後來之氣，當下給卓然搶白數語，知他也是難惹的，便將儀注條約，恪尊不敢駁回一字。次日，築起高壇，率香山辦事大小倭目，都到港口，挂刀跪接，迎入館舍，一日三宴。次日黎明，壇上排列香案，贊唱詔使升壇。倭目等俯伏壇下，只聽宣讀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帝教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咨爾倭人，遠來海島，以質遷爲絕，伎以貨殖爲資。生市舶雖入其征，理藩未登其書。乃躡東南，遂窺西北；庇我劇盜，辱我疆臣；爾詐爾虞，如鬼如蜮。梗兩朝之文化，勞九伐之天威。夷漢相安，

則撤孔明之旅；華雖不正，卽屯國充之田。張弛異宜，德刑并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地藏其熱，兩甄皆敗，一舶來歸。朕早識此虜於目中，姑置遠方於度外，風雲何定？有天命者任自爲；雷雨之屯，建非常者民所懼。在諸將以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憐；在朕以爲鳥已啣環，既投懷而情皆可諒。止戈爲武，窮寇勿追；罷符竹之專征，准甘松之互市。廷臣集議，欽定領行。願吐谷之率循，聽舌人之臚列。

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閩安、廈門、廣東濠鎮爲倭船停泊埠頭。

一、倭船進口，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有無夾帶禁物。如有攜帶，一經察出，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人卽照例懲辦。

一、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有無夾帶紋銀。如有攜帶，一經察出，銀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人卽照例懲辦。

一、天主教雖勸人行善，而漢人自有聖教，不准引誘傳習；如其有之，經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

一、教堂准立倭館以內，不准另建別處，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稅務統歸於各道監督，倭目不准干預；有犯者以不應論。

二、茶葉、大黃，准以洋貨洋錢交易；惟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原船

着回本國，不准貿易。

一、各埠頭辦事頭目，謁見官吏，悉照部頒儀注，不准分庭抗禮；有犯者以不應論。

二、倭船不准攜帶婦女入口，亦不准攜帶中國男女出口；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倭館不准雇倩漢人辦事，及一切雇工；有犯者以不應論。

凡茲新例，究屬舊章。嗚呼！我中原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爾各國重洋服賈，亦當自惜身家。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用；下民之孽，皆由自作而非天所期。盟府書存長，質諸皇天后土；從此南人不反，庶化爲孝子順孫，人各有心。朕言不再，欽此。

讀畢，贊唱謝恩。費事來等九叩，贊唱牽牲，執事牽牲而入，贊唱宰牲，執事趨就牲前，贊唱捧盆，執事捧金盆入就牲前，取血注盆，贊唱插血定盟，於是倭目一人，接受金盆，隨費事來登壇北面跪，贊唱詔使南面泣盟，倭目將金盆向詔使跪下，詔使蘸以拇指，轉向費事來蘸過，興退。贊唱跪，三叩首，於是費事來拜於壇上，大小倭目拜於壇下，詔使南面答拜。贊唱禮業。又高宴一次，費事來率各倭目

陪宴。從此倭人守法，且從各道節度，收復海口城池，有沒於王事者。正是：

氣爲義激，暴以理馴；樞機在我，禍福惟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話說，皖鄂肅清，鶴仙又解了建昌之圍，區區金陵，四面兜圍，便當掃穴犁庭纔是，何以轉盼三年，依然負嵎呢？看官須知，天下事理有一定，數不可知；就是鼠輩，也有個數不該盡時候。當下謾如淮北功成，便乘勝擒了姚蒼琳，掃除北捻，零星殘股，竄入河南，又合爲南捻，北擾燕齊，西蹂秦晉，接着滇南回匪，鉤連關隴，江東敗寇，窺伺黔巫。朝廷因此頒給謾如威遠將軍關防，經略西北，以鶴仙爲太原提督副之。金陵這邊，是令劍秋、小岑、仲池、小林四節度，會合江左右提督，相機圍剿。劍秋、小岑，原是銳意洗甲長江，無奈金陵氣數未盡，却鑽出五個妖婦來，以蕭三娘爲首，是個道裝，自稱公主。據說係蕭梁湘東王第三女，江陵破後，入山修道，迄今千有餘年，却收了兩個二形的妖尼，帶了兩個同面的妖婢，出來輔佐員逆。三娘兩鬢垂肩，好像畫的麻姑一般。兩個妖尼，約有二十來歲的人，他自說是百餘歲。其實就是那年癡珠生日，弄把戲的兩個女尼：一個名喚月印，一個名喚

雲棲。一個上半月成男，下半月成女；一個上半月成女，下半月成男，以此二個自爲夫婦，兩個妖婢如花似玉，同一面龐。一個喚做靈簫，一個喚做靈素，都是古服勁裝，劍秋小岑起先道是妖婦，有些邪術；包起如心出隊，令他帶了噴筒，將污穢先行噴潑，然後交兵。不想悍賊在後，妖婦當先，只喝聲『住！』我軍便如土塑木雕，連眼睛都不動了。悍賊擁出，一個個網去了。再用水師攻剿，這妖婦率妖尼等，挺立水面，將拂子一揮，那戰艦都倒轉了，炮火一一自打起來。水陸兩陣折了無數兵馬，又失了包起如心兩個猛將。劍秋小岑氣得發昏，自此胆寒，不敢出隊，只徧訪異才，想個破他的法。倏忽年餘，此時荷生正在津門，申討倭賊，來往書札，輒笑劍秋小岑正不勝邪；唾手大功，竟被一個婦人弄殺。這妖婦得志，便遣靈簫領兵，佐助榮合，陷了兩浙，僞封越王。靈素領兵，佐助榮法，陷了三吳，僞封吳王。四節度三提督，連營三年，實在束手無策。

却說，采秋自荷生太原凱旋以後，迎藕齋夫婦，住了愉園，以便來往，到了紫滄從征海口，便將紅卿瑤華，都搬入峯雲樓第一層居住，采秋自住第二層。草蟲雄雌，時與二美酬唱，郵寄津門。奈一別三年，真有楊柳樓頭，悔覓封侯之恨。忽一日，老蒼頭賈忠，回說『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說是要見三位夫人。』適值紅卿瘡疾，采秋與瑤華，只得接入。見那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眉宇間

道氣盎然。跟個女子，年紀不上三十，生得斌媚之中，稜稜露爽，手捧如意一枝。當下道姑合掌，向着采秋道：『這是韓家三夫人麼？』采秋想道：『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還他一福。這道姑瞧着瑤華也合掌道：『這是洪家繼夫人麼？』瑤華也還一福。采秋便問道：『鍊師何來？』道姑笑道：『貧道雲遊之人，脚跟無定，是從來處來。』一面說，一面招那女子，將如意接過，教向二人稽首，說道：『這女妮子名喚春纖，却有些來歷，是韋癡珠的人。聽他說罷！』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拜，延道姑上坐，就與春纖分坐，細問巔末。春纖便將答應謾如的話，說了一遍，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謾如也述與二人聽，就說道：『我們從那一天起，便來此地，就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二人起敬一番，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下齋筵。春纖笑道：『我師父是不吃烟火久了，我也不吃酒菜。逢着什麼，吃些什麼，便可數日。』瑤華道：『這真省事，所以秦皇漢武都要求仙。』慧如笑道：『那是他獸想。他們富貴中人，要像我們服氣做什麼？我與兩位說個真話，生死者，人之常事，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成仙的尸解，成仙的坐化，總是一死。仙佛不死，何不日日跨鶴，日日騎獅，以與你們相見呢？大抵人中有仙有佛，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木中有個萬年松。草木是得氣之厚，仙佛是得氣之精。這氣原萬古不壞的；但那氣要培養得十分原力充足，非必長生，纔算仙佛。你們富貴中人，能做了孝子忠

臣，義夫節婦，便也成了正果，便也做了仙佛。你不看珠癡一生抑鬱，他却有他的精氣團結，不是做了青心鳥一個地仙麼？毋論癡珠，就是長安的娟娘，你們這裏秋心院秋痕，不也在那青心鳥麼？我這來却也是宏個願力。你們是曉得金陵妖婦，法術利害，抗拒大兵。我把春纖送來，一則與他一個正果，一則助你們平妖滅賊，好享榮華。」說畢，把一枝如意，遞給采秋道：「這算是春纖會敬罷！」采秋接過手來，看是個木的，却光潤如紅玉一般。這道姑又向袖中檢出錦冊，遞給瑤華道：「這算是貧道傳授你的。」瑤華接過手，看錦冊中間，篆書縹緲宮祕籙五字，展開與采秋同看，見是雲螭五色綾寫的蝌蚪篆文。幸旁有真書釋文，纔待細閱，忽聽春纖笑道：「師父走了！」二人轉身，只見輕雲冉冉，擁着老道姑，已在半天。向二人合掌道：後會有期；二人不知不覺的，自會稽首下去。春纖攙起二人說道：「師父爲着我留滯此地，今邀遊海上去了。」自此春纖，也就住在翠雲樓，指教采秋瑤華篆書中符籙，練習起來。紅卿是個多病的人，不喜煩勞，略略解得，就丟開了。采秋高興，募了大同健婦三千人。春纖接了寶書掌珠，一同傳授符籙兵法。把軒軒草堂，做個演武堂，把小蓬瀛做個昆明池，演習水戰。把采秋署個縹緲宮真妃，瑤華等皆署個侍史。此時捐例大開，錢同秀做了太原守，胡耆做了陽曲縣，竟把柳巷這些事，稟到節度衙門，說是潛謀不軌。會節度查明大笑，密摺陳

請賞給杜夢仙女提督職銜，柳春纖薛瑤華女總兵職銜，率所募健婦，前往金陵平賊，奉旨准了。却好荷生，正自津門班師，奉旨洪海記名提督，顏超補授江北提督，林勇補授江南提督，韓彝著予太子少傅銜，實授建威將軍，賞假半年，仍帶帥印方劍，督率顏超、林勇、洪海、女提督杜夢仙等，經略東南。此旨一下，那太原守陽曲縣，俱是參革，自不待言。這裏荷生、采秋、紅卿，英雄氣概，兒女情腸，靡相見。以蓬飛，亦有敦之瓜苦，我員聊樂，既觀則降。就是紫滄、瑤華、青萍、紅豆，也是久旱逢甘，融融洩洩。做書的人，也只得說個大概而已。此時卓然見寶書精熟符籙兵法，就認他做個乾女，掌珠就也拜果齋做個乾父。到了出師這一日，大家意氣飛揚，只采秋遠別父母，依依難釋；紅卿重離夫婿，踽踽旋歸，轉覺興會之中，也成寞寂。

再說，妖婦蕭三娘，迷了包起如心兩人，迷却真性，夜夜在他帳中，輪班直宿。不上三個月，便似枯柴，就也放回，累得柳青、脂胭百計延醫，還是逢個國手，醫了一年，纔把兩人還個舊樣。可憐那兩浙佳子弟、三吳美少年，給這妖婦害了無數！最可笑者，所有擄去大小官吏，他竟不殺，只教他經管馬桶、虎子，及一切廁籌等事。那淮南江北左右官軍，被妖婦駕雲踏水，叫住就住，叫行就行，恰似線抽傀儡一般。你道可與不可笑呢？這年癸亥，妖婦又將戰船千餘艘，就姚葉渡結個小寨，名爲虛牝。

陣，有人入陣，將兩翼皮筏一包；又爲含元陣，有人破到陣心，將陣腹戰艦分開一穴；又名爲洞天陣，憑你英雄好漢，總要全軍覆沒。喜是何生大兵，從上游萬艘並下，兩個女總兵掛了先鋒印，顏林二將做了左右翼，荷生主掌陸路旗鼓。采秋自將水師，紫滄坐鎮楚南，會同劍秋、小岑、仲池、小林，籌辦軍餉，包起，如心輪流轉運。愛山仍掌文案。三月間，女先鋒破蕪湖無爲，東西梁山，太平關，收復了江甯各屬邑，大纛直到江甯，連營青溪、勞山一帶。采秋就領女先鋒來破水寨虛牝陣。原來這陣，要先破左右兩翼，左翼是個銅牆，右翼是個鐵壁。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鼓棹殺入銅牆，瑤華領一千健婦，鼓棹殺入鐵壁。采秋領一千健婦，分乘大戰艦，三支直攻陣心。那銅牆鐵壁的皮筏，早被兩千健婦，搗個稀爛，包不起來。春纖瑤華已會在陣心，偕采秋摩盪陣腹小穴。穴內一股一股熱氣香氣，逢逢衝出，却沒有一艇出來擋拒。只那熱氣香氣，透入腦，沁入脚，注入丹田，令人手足軟將起來。幸喜他們都有符籙，藏在髻中，還撐得住這些妖氣。一會小穴覺得漸大起來，裏邊唱起蝶戀花小調，嘸嘸百囀，實在可聽。采秋傳令大家高唱破陣樂。那小穴使洞開了，却是個小瓜皮艇子，並無一人，只供三軸女菩薩：一爲羅利，一爲摩登，一爲天女，並是裸體。采秋、春纖、瑤華登上小瓜皮，一人扯碎一軸，陣後賊艦四散。我軍內外，歡聲震天地。女兵乘勝收復了九洑州，凱歌回營。這妖婦見破了陣，就

向雨花台築起一壇，要與女提督鬪法，遞封戰書。荷生采秋一笑，也就長干寺故址築起一壇，與雨花台的壇相對。這日顏林二將，水師左右翼，遠遠的結成陣勢。采秋令春纖瑤華頂靑亮甲，將婦健三千，排列壇下，建起縹緲宮真妃大壽。采秋內衣軟甲，頭戴頂觀音兜，穿件竹葉對襟道袍，手執如意掌珠，寶書首纏香帕，身穿箭襖，腰繫魚鱗文金黃色兩片馬裙，掌珠捧劍，寶書提刀。擂鼓三通，紅豆香雪，領着健婢二十人，一色箭襖，手挾強弓硬弩，簇擁采秋登壇。只見那邊妖婦妖尼，笑吟吟的將拂子東搖西擺。采秋坐下，掌珠寶書，侍立左右，萬籟無聲。采秋向妖婦舉起如意，就道：「請了！」妖婦也舉拂子相答。采秋道：「聞你法力高強，試展手段，給本帥看罷！」妖婦笑道：「元帥！汝壇下兩呢子，昨日破了我陣，我只教他歸結了罷！」采秋道：「如何歸結？惟命是從！」只見妖婦口裏，念念有辭，將拂子舉起向壇上一指，喝聲：「疾！」悍賊數百湧出，來捉春纖瑤華二人，二人屹然不動，將槍一舉，也喝聲：「疾！」那悍賊便望風倒地了。妖婦失色，口中念念有辭，只見一陣風時，空中無數虎豹犀象，展牙舞爪而來；水中無數鼉鼉蛟龍，擺尾搖頭而至。采秋將木如意一揮，那鼉鼉蛟龍，便一起向賊船撲去；那虎豹犀象，便一起向妖婦壇上撲來。妖婦妖尼騰身一聳，急上雲梯。采秋將如意付給紅豆，把弓接過，不慌不忙，扣上狼牙箭，一連三箭，雲裏早落下三個妖尼來。春纖瑤華各人活捉一個。

瑤華笑道：『這兩個怪東西，我五年前就曉得他有今日。』此時水陸官軍，賊衆不知有多少人，都出來看兩下鬥法。這惡獸從壇前撲到壇後，十萬悍賊壁壘帳房，一起踏倒，蹂躪了無數人馬。就是賊船也爲孽蟲衝作數隊。兩下奔突起來，好似天傾地塌，海倒河傾。水陸官軍喜躍，儘力鼓噪。陸兵縱馬，水師鼓棹，也如急浪怒濤，乘着風猛雨驟，不費分毫之力，將雨花台克復，紮起營來。那惡獸孽蟲，却無影無蹤了。采秋下壇，荷生迎入舟中，笑道：『我道是如何鬥法，只消靜坐片時，我也會鬪了。』采秋也笑道：『我不是妖，又不是仙，實在無法，只好如此胡弄局，掩飾耳目，你莫見笑。』一會推上兩個妖尼，荷生略問數語，知道做了無數淫孽，傳令磔死，梟首示衆。當下官軍拔了雨花台，乘勝復了鍾山石壘，金陵唾手可得。荷生得意之至，就在采秋雨花台帳中，高開夜宴。香雪秋英拿了琵琶三絃，唱些小曲。采秋道：『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你想這樣取樂，是個大將軍舉動麼？』荷生笑道：『偶一爲之。』正舉大杯要采秋喝乾，只見四面燈火，忽然碧澄澄，綠陰陰，腥風起處，一女子赤身浴血，將一領衣衫，向兩人頭上蒙來。空中琤的一聲，女鬼就不見了。鼻中覺得腥臊得很，耳邊隱隱聽得，說道：『你們須認得我是朱九妹。』嚇得四個人只是發噤。紅豆香雪縮做一團。采秋荷生將衣衫掙開，是件污溼溼的血衣。此時燈火復亮，瞧地下有兩片雪白的刀。荷生道：『怎的有這怪事？』

「采秋道：『這時有人暗算我們，那女鬼不是出來救護麼？』正待說下，忽四邊人聲洶洶，萬馬齊奔，又像白天鬪法時，兩入出帳，青萍回道：『台下江水忽湧起十餘丈，漂沒數營。柳總兵奔出，將劍一揮，水便退了。現在薛總兵查點人馬，安插去了。』說得荷生采秋愕然，都說道：『禍是今日捉不了妖婦。』正待入帳，四邊人聲，又洶洶起來，說是一片山峯盤旋天際，要向中軍打落，是柳總兵駕雲揮往鍾山去了。荷生煩惱，攜着采秋說道：『這般怎好？我同你性命只在頃刻，咳！不值哩！』采秋笑道：『不要怕，憑他天翻地覆，我同你還是金身不壞。譬如該死，此刻已是個刀下之鬼哩！』荷生正要回答，見春纖站在跟前說道：『妖婦壓死了。』原來是蕭湘東愛的一個大錦雞，他中了箭，閃入鍾山，又做起法來，想要報仇。我將山石打回，就把他壓死了，明日叫人抬來看罷！』於是大家安心看官！你道這朱九妹是何人呢？九妹楚北人，年二十歲，有國色之姿，能詩能文。前十年爲賊擄來，依個女百長，百長憐愛他聰明伶俐，凡賊挑選識字民女，充個女簿書，把他隱匿不報。後來蕭三娘挾了兩個妖尼，挑選有姿色的婦女，百長隱匿不住，只得報了。九妹見是選去爲尼，也自甘心，便與同伴姓傅的名喚善祥，一起出來。雲棲得了善祥，月印得了九妹，適逢月印這半月是個男身，歡喜極了，攜到桃葉渡船中，就要開暈。不想九妹，心如鐵石，憑他刀割火炙，總不依從。幸是月印意

意人多了，將九妹赤身鎖在後艙。恰好艙中有把尖刀，到了半夜，九妹便自勒死。月印將尸棄在雨花台下，不准人埋。這夜顯靈，救了荷生采秋性命。雖二人數該有人救護，終算九妹功勞。荷生後來查出履歷，就代他請旌；又建個祠在雨花台下，題曰朱貞女祠。後人有傳其賊中哀難婦的詩云：

晨光隱約上檐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顧影自憐風惻惻，回頭應惜步珊珊；

蝦蟆堆上聽新法，蟋蟀堂前憶舊歡；明日鴻溝還有約，大家努力莫偷安。

看官聽說，賊以奸淫殺戮爲事，其荼毒之慘，衣冠塗炭，固不待言。那婦女尤受其荼毒。起先男入男館，女入女館，相傳江甯城中有一婦，背負嬰兒被驅入館。這婦人遲回不行，賊罵婦也回罵。將刀砍倒，兒壓肩下，呼喚不絕，呱呱亂啼，慘不慘呢？又有一婦，懷細數月孩兒，走到街上，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後以淚眼熱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地上，仍向前走，慘不慘呢？六逆妻妾，喚做主娘，黃絹蓋頭，騎馬跌足。這全是粵西西溪峒村媪，故此僞令婦女不准裹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練，怎樣走得動呢？而且叫這女人挑磚背鹽，浚濠，削竹簽，開煤炭。相傳有美婦背鹽行烈日中，汗滷交流，肩背無皮，如着紅衫一般，慘不慘呢？後來六逆相屠，男館女館之禁既開，五妖爲虐，男色女色之風尤熾。妖尼部下，有受汗的女子，恨忿不堪。尼令繡帽，這女子就把污穢的東西來作帽襯，冀得壓制妖

法，同伴挾嫌出首，尼怒，先點天燈。你道天燈怎僕呢？將帛裏四體漬油，綁於桿上點着，叫喚數日而死，慘不慘呢？正是：

人心有欲，制之爲難；涓涓橫決，萬丈狂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担粥賑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話說，這年甲子，元旦癸卯，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週而復始，爲上元甲子。荷生大兵，原是顏林部的八千，紫滄子弟兵二千，後來又調了淮南北陸師四千，水師四千。這年正月，紫滄包起，黃如心，又帶來湖南北精銳三千，連戰皆捷，紫滄奪了江東橋，包起，如心，奪了七甕橋，連營江甯東門外。二月，卓然以所部克復鎮江常州諸郡縣，直薄潁墅關果齋，以所部從廣德祁門一帶，復金衢嚴，直薄錢塘江口。金陵孤立，淮南北勝兵，星羅棋布。大同健婦，就如狼顧鷹疾，四下巡綽，夥粒莖草無從入城。僞王府供給葱菲菜菔白菜，價與黃金同秤。始而米盡，繼之以豆；嗣而豆盡，繼之以麩；既而麩盡，繼以熟地，薏米，黃精；復盡，繼以牛羊豬鴨；復盡，繼以海參魚翅棗栗；復盡，繼以苧根草根，調糖蒸食；復盡，繼之以皮箱，水胞細切，調密煑糜。僞官賊衆，奄然一息，肩摩於路。內外城餓殍，日以萬計。有人撈得浮萍，煮成一盂，僞官搶奪，至相格殺。於是有人食人的事。後人詩云：

上天降喪亂，兵饑仍洊臻，遺民何所食？樹皮與草根；
二者亦既盡，相率人食人，弱者強之肉，股腠味之珍。
有子不肯易，骨肉原一身，或云食人者，其睛圓且股。
殺人還遭殺，利害仍相因，亦有良儒輩，忍飢丸泥吞。
尪羸死尤易，未傷羅燔烹。上蒼胡不仁，馴致人食人？

平定後，掃蕩偽王府，每府廚房，掃出男人陽物，婦人陰戶，約有十餘擔。大凡做人，無論是邪是正，總要有個紀綱，着點精神，方辦得事，便是做賊，也要有賊的紀綱，有賊的精神。員逆自五逆相屠之後，便寵用了三個寶貝，一個蒙得天，凡搜掠良家子女，這人便先意籌畫；始為偽指揮，繼得大用，一個羅際隆；他把個妹進員逆為妃，又將自己妻妾，也獻與員逆奸宿；始為偽侍衛，繼加伸后二字，做個侍衛頭目，得役使衆侍衛。一個黃開元；係女旦出身，員逆嬖之；性極刻毒，賊用火烙火錐，剝皮抽腸，點天燈諸刑，就是這人開端；始為偽監督，繼為偽天宜丞相。這三個寶貝，賊黨背後喚他做三尸，未幾又尊信了五妖。你道這個材料，做個鼠賊，還算不得一個好漢，那裏能守城池呢？更可笑者，員逆以算命拆字的窮民，起而為賊，藉口掃除貪官污吏，救民水火，却奉個天主教，得一處城池，男的

呼作兄弟，女的呼作姊妹；便將兄弟姊妹，男歸男館，女歸女館，養活起來。你想劇賊擄搶得幾多米粒，能穀得供這許多人口眷？就便東南各道，都佔踞完了，這不順人情，不顧大局，也怎樣守得一日呢？至如賊的政令，是無天地宗廟社稷之祭；無父子君臣之教；無天時人事婚喪吉凶之道。其所改之年，則曰太平興國；其所定之時，則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其所改之字，則國爲国，華爲花，火爲亮，老爲考。蜂衙蟻隊，還算什麼？當下饑民嗷嗷，員逆方將僞王府所蒸的苧根草根，和蔗漿蜂蜜調勻，鍊成藥丸一般，名爲甘露療飢丸，頒給僞官，令民間如法泡製。不想民間苧根留完，草根掘盡，更從何處找出蔗漿蜂蜜呢？天下飢，何不食肉糜！自古是有此笑話：起先飢民尙是夜裡偷自爬城出來；以後賊令不行，竟白日數十隊吊城而出。到得五月，員逆挨不得苦，服毒死了。僞王娘與僞丞相，擁立僞太子邦田爲王，便每日黎明，大開北門一次，放出飢民。於是城外飢民，如恆河沙般。荷生自三月起，增設粥廠百餘座，撫卹難民，尙自瘦死大半。

却說藕齋夫婦，自與采秋別後，便染些寒疾，乍起乍倒，延及一年，竟成老病。這年春間，賈氏去世了，采秋聞訃，自然大慟。這會荷生扎營鍾山，采秋扎營聚寶門，相去約有十里路。因采秋有母之喪，荷生便時時匹馬馳來，就是春纖瑤華等，也時時往來慰問。只見一路粥廠，倒斃極多。又見那粥

廠門前，飢民四集，每廠約有整萬，人多路狹，推排積壓，老弱困憊的，不得半碗入口，儘多跌倒爬不起來。而且道路矢穢，人氣薰蒸，遠遠的就不堪入鼻。采秋聽說，向荷生道：『我聞古人賑飢，合要使分；你說那担粥的法最好，我三年提督的俸銀，留着何用。這會兵慌馬亂，也不是齋僧佞佛時候。我便將這担粥的法行一個月，借此做我娘的冥福。』語畢，珠淚雙垂。荷生忙道：『好極！明天我就替你效勞罷。』采秋道：『不忙！從來辦賑最怕中飽。壯哉雀鼠，哀此莞獨！我們不犯着吃這虧，你的權重事多，這瑣屑也不合大將軍斤斤計較。我專派紅豆辦此事罷！』春纖瑤華也道：『極是。』於是聚寶門邊，特設個熬粥所在，紅豆管帶二百健婦熬粥，四百個健婦担粥，四百個健婦押送。每廠担粥三担，專給那老弱困憊的人，每日就也照粥廠，卯申兩次開鍋，以此采秋，也時時單騎出來，或就在鍾山營中宿歇。一夕，鍾山營中天色靠晚，采秋來了，荷生正攜入帳中，春纖提劍突入，采秋就要閃出，春纖舉劍便砍。荷生驚慌無措，急行攔住。采秋竟變個白的雌兔，竄入帳外。春纖一手擲去，兔遂兩段，弄得荷生迷迷惑惑說道：『怎的，怎的？』春纖笑道：『你道是采姊姊麼？這便是妖婢靈素。我再叫你看一枝蕭。』便挈着荷生，架起雲來。不轉瞬，已到聚寶門，遙見瑤華，掌珠寶書，都擁着采秋在帳前，睜個似獸非獸，鮮血淋漓的東西。采秋一見荷生，便說道：『不是春纖妹妹，我們又落了』

妖人的套。」春纖笑道：「采姊姊你要仔細，這也是個假的。」采秋笑道：「是你帶來，我只問你。」春纖笑道：「便我也是個山魃。」指着地下東西道：「再幾日，你看我，不就是怎樣去麼？」采秋笑道：「你去那裡？」春纖道：「我從去處去。」荷生見他們說話愈不明白，便說道：「采秋，到底怎說？」春纖笑道：「這有何難猜？你死了采秋，采秋就也殺了你。」采秋向着荷生道：「你不要聽他搗鬼，我兩人的命，都是他殺呢！」瑤華也笑道：「這樣看來，你兩個竟是個魂魄。」說得采秋春纖和大家都笑了。荷生急急起來。紅豆只得指着地下東西，從實告道：「這是山魃，就是金陵的妖婢靈簫，他幻了老爺的形來魅夫人。柳姑娘望見，把他殺了，柳姑娘曉得他還有一個叫什麼靈素，是去老爺營中，便駕雲找老爺來，想是也殺了。」便向春纖問道：「柳姑娘倒底也是這個模樣不是？」春纖笑道：「那個却俊。」瑤華因笑道：「他假他夫人，怎的不俊？」荷生將靴尖向地下的山魃踢兩踢，道：「就這般糟蹋我，教我鐵室鐵城，都防備不來。」吩咐抬去剝皮，號令起來。大家答應，隨叫人到鍾山營中，將那隻白兔，也剝皮號令起來。因向采秋大家說道：「這纔了妖婦一宗公案。如今乾淨，真個多謝女鎮軍。」一面說，一面攜着采秋就拜。慌得春纖還禮不迭，說道：「折殺了。」這夜又在采秋帳中，開起高宴，延春纖高坐，瑤華掌珠，寶書分陪。荷生領着采秋，斟了三杯酒，要春纖喝乾，又

傳一班女戲伺候，自己却歸鍾山去了。這裏點唱魯智深出家，唱那寄生草一支。春纖喝了一鍾酒，便微唱道：『俺赤條條，來去無牽挂！』一會點唱嫦娥奔月，春纖笑向掌珠寶書道：『碧海青天夜夜心，自古女仙未能免此。蘭香來無定處，綠華去未移時。想你二人禪絮沾泥，富不復悔偷靈藥。』掌珠寶書微微一笑。瑤華笑道：『這也未必，謝自然既要回家，曇陽子更多疑竇呢！』采秋也笑道：『八駿往來穆滿，七夕共坐劉徹。西王母不是個女仙領袖麼？以我看來，姮娥還是天上共姜。』瑤華道：『姮娥也算不得共姜；他霓裳羽衣，怎樣也接了唐明皇。』采秋笑道：『這般看來，天上神仙，也和我們一樣呢！』大家一笑。春纖向瑤華道：『你說曇陽子，曇陽子原有一真一假，去年不是并州有一個假秋痕麼？』瑤華道：『這是他鄉姓顧的，弄出來的笑話。你想秋痕那一個人氣，什麼人假得？偏這姓顧的要借重他大名射利，沒有三天，就給人道破了，闕傳出來，倒害癡珠的跟人喚做什麼禿頭，寄圍的佃客叫做什麼癡太歲，淘氣幾天，這假秋痕，并州的飯就吃不上；這會不曉得跑到那裏？』采秋笑道：『不就在這裏？我要認是秋痕，便是秋痕；荷生要認癡珠，便是癡珠。你們不見今天，山魃也要假荷生，白兔也要假采秋麼？』說得大家大笑起來，也就散去了。

却說，謾如鶴仙，經略西北。鶴仙是首辦南捻，繼辦蜀寇，馬步齊進；且在蒲東，又練個車戰，恰好

來剿南捻，數月間，已使得手，倒是蜀寇費力。蕪蔓東西川，出沒無定；又踞的石寨，都係豐草長林，巖疊嶂，好容易掃除一股，又分出一股。謾如專辦回匪苗匪，黔苗渠魁，不數月就也剷除乾淨。其餘會長都受了約束，不敢爲非作歹。回匪自滇南蔓及秦隴，以及關外，勢大猖獗。謾如由黔入滇，駐紮曲靖，先將滇南回漢，分出是非曲直，做個榜文，布示各郡；然後用兵復了昆明，以次剿撫，大兵直趨大理，鏖戰一年，纔把回首土文繡擒了。仿着武侯七擒七縱意思，請旨赦了文繡，賞給世襲總兵銜，鎮守永北開化二郡，提督回部。文繡於是率所部三千，先驅開道，自滇及秦，自秦及隴，以至關外，所有回衆，無不洗心滌慮，犁面刻肌，誓與漢人和輯。謾如入關，鶴仙也將蜀匪告竣了，就約於長安會議善後機宜。這二人自不見後，於今三年，把前前後後公事私事說個十日，還不得盡。此時鶴仙要移居太原提督衙署；阿寶婆親了；阿珍靚兒也已長大，謾如只想聚個妾，以爲娛老之計，不想無意之中，却說起一個親事，是江南葉姓的女兒，避亂隨母，依個胞叔，遠宦長安，並無兄弟，年紀十八。經鶴仙說合，聘爲繼室。入門挈開蓋帕，竟與李夫人面龐，一毫無二，已自詫異；細細體認，連言談舉止，體態性情，都覺得一模一樣。就把謾如狂喜極了。鶴仙自然也樂，說道：「這番回到太原，阿寶還認是他娘重生呢？」轉瞬之間，善後諸事，也得手了。奉旨：「李喬松給宮傅銜，并輕車都尉世襲游擊。」

齡給宮保銜，并騎都尉世襲。均賞假三個月，仍帥所部，馳往金陵，會同韓彝，商辦東西事務，署寶山鎮總兵。危至俊督辦海墾屯田，接濟南北軍餉，着有成績，着予提督銜，補授寶山鎮總兵。謾如得旨，就將原部四千人，委一裨將管領先赴金陵。鶴仙也將原部三千人，陸續遣往。謾如又檄寶山營發兵三千助剿。這會金陵大兵雲集，水陸約有三萬多人。荷生采秋督率諸軍，把金陵十二門，日夜輪流環攻。這夜六月十五，包起柳青，領湖兵攻打西三門；如心胭脂，領淮兵攻打東三門；紫滄瑤華，領太原兵攻北三門；春纖寶書，掌珠，領健婦三千及寶山精兵二千，攻南三門。十六黎明，聚寶門陷了一角，春纖躍入，健婦踵接。披髮悍賊數千，搶來撐拒，悉放烏槍。掌珠寶書也乘空而上，烟霧迷漫之中，前後不能相見，只聽兩邊喊殺。三千健婦及寶山精銳二千，逢人亂截亂殺。一會，賊的火藥盡了，天地開朗，披髮賊死了無數。其餘也有散的，也有自戕的。於是各門洞開，紫滄傳令，不准亂殺。四隊官軍，招集一處，直趨內城。一路盡是難民，長跪道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紫滄等馳入僞王府，及各僞官衙署搜捕，也有吊死的，也有跳井跳池死的；也有吊不死，跳不死，給兵擒來的；也有就擒跑走的，也有跑走就擒的。紛紛擾擾，他他藉藉，鬧到黃昏。大家只是不見春纖，寶書，掌珠三人，十分驚訝。瑤華正在城內，派人找尋。先是午刻，大營委青萍入城，四下裏分貼安民榜，

忽見春纖倒在秦淮河邊，面色如生，只額角有血水湧出。隨後又見掌珠寶書死在一處，也是額一帶傷。趕回報明，已是天黑了。荷生太息，采秋垂淚道：『這是他們借兵尸解；不然，春妹妹是會駕雲的有什麼槍火礮火跑不脫呢？』就令青萍厚備棺殮。是夕，紫滄等也曉得三人陣亡，瑤華便連夜奔出城看視，大哭一場，將尸移入就近偽署內停放。紫滄大家派各路兵丁，打掃街道，修葺偽王府正屋。次日黎明，荷生、采秋雙雙的轡鞍入城，先來秦淮河，看了春纖三人殯殮，采秋憶起前前後後的事，覺得春纖這回，是專為保護他而來，就與瑤華哭得日色無光。荷生大家力勸一番，然後豎起大纛，排隊升砲，雙雙喚了八人抬的涼轎，萬騎先後，蝶圍蜂擁，入城內去了。後來，卓然、果齋見說寶書、掌珠都已陣亡，掀髯嘆息。瑤華也對人說道：『我一生沒吊過眼淚。五年前為癡珠秋痕，却傷心了數次；這會又為春纖三人哭了一日一夜，其實，他們都是脫屣紅塵去了。』正是：

沐日浴月，妖氣盡豁；脫屣人間，天高地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話說，謾如鶴仙，得假三個月。謾如將眷口攜至并州，與阿寶們相聚，一時悲喜交集，不用說了。次日謾如，便同鶴仙阿寶，到了五華宮李夫人靈前一哭，也到癡珠坟前，洒淚一拜。轉瞬假滿，已是六月。荷生是十七日進了金陵城，十八日，謾如鶴仙也到，荷生大喜，把偽東府掃除，與二人駐紮。這二人與荷生八載分襟，一朝捧袂，傷秋華之宿草，喜春鏡之羅花，真個說不了別後相思。謾如又以遲到一句不及見春纖爲憾，便往秦淮停靈之所，祭奠一番。一日，大家談起吳越用兵，謾如道：「東南地勢，太原的馬隊，箕筭兵都用不着，還是我寶山鎮兵，及湖淮兵得力。」因向荷生道：「你才大如海，怎麼平了十年巨寇，復了千古名都，竟不草個露布，聳人聽聞哩？」荷生道：「這算什麼巨寇？此數十年中，士人終日咿唔章句，就是功名顯達之人，也是研精歐趙書法，以博聲譽；濟之以脂韋之習，苞苴之謀；韜略經濟，偶爾談及，羣相譁笑，以爲不經。吏治營規，一切廢弛；徒剝民脂膏，侈以自

奉坐此國勢如飄風，人心如駭浪，事且岌岌。可笑當事的人，尙復唯唯諾諾，粉飾昇平，袖手作壁上觀。間有名公巨卿，氣魄資望，卓越尋常；奈處升卿之錯節，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德量無聞。是以大局愈爛，這釜底遊魂，因得多延歲月。對村婆而自敝生平，獲小竊而大書露布，我不怕別人，我只怕癡珠在那青心島會拊掌大笑哩！說得謾如也笑起來。荷生因說道：「自此以後，司牧之官，必能掃除一切苛政；猾吏奸胥，悉設個法箝制之，便無舞弊。慢慢的采風問俗，去害馬以安馴良，泯雀角鼠牙之釁，絕狼吞虎噬之端，不驗不擾，民得寬然，各盡地力；學你寶山開墾的工夫，與這些人課勤警惰，講信修睦，有教有養，使天下原氣完復，不枉我們勞碌這七八年方好呢！」謾如道：「這真忠言至計，中興傾輔之言！」荷生笑道：「我算什麼？明相國不動聲色，却出斯民於火熱水深，措天下於泰山磐石，韋癡珠不縮半綬，却相時度勢，建策於顛沛流離；碩畫老謀，寄意於文章詩酒。這才算個人呢！」謾如嘆一口氣道：「不是你這闊大的胸襟，也不肯和盤託出。我們不是相國，那裏能如此發揮！不是癡珠，那裏便有此成算？只相國以人事君，自然名流竹帛，續紀太常；癡珠一生屈抑，我們僥倖會合風雲，也該特摺闡揚，或請予諡，或乞專祠，使天下後世知有這個人，才纔好。」荷生笑道：「這却不必，以柳下惠之賢，節而一節之惠，出自其妻；以曾南豐之地望，而一瓣之香，競傳師

道。可見人世榮華，舉不足爲我癡珠者重。異日有心人，總能發潛德之幽光；底事我們闡揚，轉成門戶之見！你不看杜少陵歷數百年，而忽諺文貞；蘇東坡不得冷豬蹄，而朝官至今尙爲做生日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煩我們爲癡珠早計呢！」謾如拊掌道：「古人相見，開口便有到心語；你今日議論，沁入我心。」正待說下，紫滄帶個女子進來道：「這女子姓傅名喚善祥，是個女簿書；據云洪逆就埋在這府裏空地。那時入坎，掘得極深，甚是祕密。」荷生聽說，傳令開了後宰門，派五百名人工夫，前往發掘，接着包起回說，搜捕遺孽，弗田，渺無下落，却擒了著名幾個賊目。於是荷生邀着謾如，一同升帳問供去了。

再說榮合榮法部下，却有兩個僞將，一名翁闔陽，一名呂壽臣，武藝也不在顏林之下。榮法榮合，百事糊塗，却知道收買兩將的心，以爲護衛。起先靈簫靈素主持號令，人人都受這妖婢磨折；只有兩將，他却不敢一豪凌侮。後來妖婢聽見妖婦兵敗，趕赴金陵；這裏號令，便歸在兩人。這會一個把守潞墅，一個把守錢塘。環營三濠，撐拒顏林，倒也是將逢敵手。此數日，果齋正與闔揚約定，兩邊不用礮火，不用隊伍，只單騎對敵，輸的退兵。戰了兩日，不分勝敗。這一日，又是兩下酣戰，都脫了盔甲，去了兵械，下馬比起拳來。兩邊士卒，看到入神，不想包起黃如心二人，奉了荷生將令，帶了四千

湖兵前來助戰，恰恰到了。兩人私議，將金陵賊衣，悉令湖兵二千穿了。如心賺個賊的令箭，往賺錢塘城池；包起却趕來助戰。使了賊壘，搥鼓搖旗，自後面踰濠撲入當下賊衆，忽見營後人馬，破空而來，闖揚只得放鬆果齋，大罵道：『捉狹鬼，不是英雄，算我上你當罷！』上馬走了。其實這枝兵來路，果齋也是茫然。闖揚正馳回衝殺，將包起的兵團團圍住。城賊無數奔出，說是官軍掛起金陵旗號，賺開城池，擒了三大王。闖揚及賊衆心都慌了。一刻，果齋也到，與包起兩邊夾攻。一枝畫戟東馳西突，所向披靡。方將江口以及城隍山賊營百餘座，盡數踏平了。闖揚落荒而走。果齋與包起入城，將擒賊僞越王榮合打入囚車，解往金陵；其餘賊衆，一起准予投降。住了一日，乘勝領兵，殺上塘西，收復嘉興去了。包起如心，俟着浙東西兩個節度到了，也就馳來。果齋早已隻戟單盾，冒矢復了姑蘇，擒了僞吳王榮法。於是合兵一處，會同卓然，來攻潞墅關。三日破了，兩人用計射倒了闖揚，壽臣忽報大將軍，女提督，帶健婦五百名過江，現在駐紮常州。包起如心，將榮合送往常州營前。卓然仍紮潞墅關，伺候大將軍。果齋使帶兵，掃盪吳越諸郡縣殘匪。看官！你道荷生怎的過江呢？他是富川人，想借此遊歷江南一番風景。不想到了揚州，遙見那灌莽棲於葦棟，平沙抗乎睥睨，烟火无墟，四望靡際，與采秋徘徊憑弔，因說道：『昔日繁華鼎盛之處，今皆成瓦礫場矣！』次日過江，風靜波平，也

自欣然。望見金焦一片邱垤，赤雲崢嶸，兔葵燕麥，驪受驕陽。因想起遭時不祥，見此蕪亂，回首故鄉，數遭兵燹，河泮山畔，家竟何如？夢草池邊，同聲浩嘆。於是浩然有歸與的意思。又想道：『虎豹居在深山，人入聞聲，便自惴惴；以遊五都之市，販夫孺子，皆得持着瓦礫，譁然相逐。鱗出大野，足拆商鈕；龍入魚羣，豫且見困。而况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馬明鬼瞰，自古爲然？我斷不可寵利居功！』這日到常州，知道果齋經破越沼吳，恰好榮合解到，問過口供，傳令磔死梟首；會同金陵洪逆截尸的首級，及榮法首級，傳示各道滋事地方。就想道：『自來賊平，遣散兵勇，最是費手。我幸馳逐七年，不曾帶得一勇，只大同健婦三千，都是有夫之婦，且有室女，不怕滋事。此外顏林所部四千，是并州領兵，淮南北陸師水師，湖南北精銳，亦是平定後新設額兵。至如謾如帶的是賈山屯兵，紫滄帶的是馮姓子弟兵，更無可慮最可笑者，以前用兵，不於各道額兵練出，乃向市井中募來，既靡國帑，又滋弊端。我如今只作個書，囑謾如陸續奏撤，便無甚事。』次日，到了潞墅關，接見卓然，即令其撤回部兵一千，留一千協同果齋搜捕餘匪。於是放舟於三萬六千頃之太湖，挹取其風雨波濤出沒之理趣；輿輜於三十六峯之天台，七十七峯之雁蕩，開豁其金戈鐵馬擾攘之烟塵。凡郡縣供給，一起拒絕。水向荒墟停泊，陸抄小路來往。到得八月，駐紮杭州，卓然果齋，都來繳令，便與采秋遊了一日西湖。禿

樹支離，寒波渺漠；荒草低天，叢蘆冷岸；滿野陰雲濁潦中。頽牆廢垣，殘毀駁裂；野店無烟，遠峯數點。兵火後光景，真可嘆息！悵然而返，得一路秋風衰柳，門巷無人，昏霧歸豕，荻花欲語。荷生既苦喚奈何，采秋亦心驚老大。將到行營，遙見無數倭人，刀如霜白，槍似林蒼，又覺陡然。青萍接着回道：「倭人解來金陵遺孽馮弗田，前來請令。」荷生神定，轎子軟步如飛。倭目數十輩，亮甲掛刀，一字兒跪接。荷生轎中點首示意，轅門下營官扶入，傳令升帳。於是卓然果齋，招呼整隊；杭城大小官員，也來站班。帥旗一展，升砲三個，荷生衣冠升帳，中軍傳呼倭目一人進見。倭目報名，巡捕官領跪階下。荷生問道：「哈巴哩，就是你麼？」哈巴哩答應了。荷生道：「你們從何處擒來馮弗田？」哈巴哩道：「元帥克復金陵，弗田隨着偽王嶽馬氏，偽丞相鄧際盛，又偽官等數十人，竄上清涼山洞，洞裏原有儲恃。經歷兩個月，食也盡了，將金寶航海，投奔香山，懇求我們帶他回國，保全這數十條性命，我們因念元帥號令威嚴，小國新受皇上天恩，不敢護庇叛逆；計誘登島，悉數擒獲，押解前來。探得元帥行營，特由粵洋駛着輪船；清晨到了，就來轅門伺候。」荷生欣然道：「你等恭順可嘉，靜待本帥奏聞獎賞罷！」哈巴哩叩頭稱謝，就吩咐杭守，延入行館，優待去了。此時天已傍晚，自轅門以至帳中，燈張百合，炬列萬行。火燄中刀矛林立，各將領明盔亮甲，奕奕有光。將那分門別隊，五色的戰襖，五

色的旛幟，愈顯得對對分明。荷生高坐帳中，披件團龍黃綾馬褂，帳裏旁列捧劍捧令兩侍兒，如花似玉，帳前雁翅般武巡捕數十人，俱是魚鱗文戰袍，團花的馬褂，一呼百跪，一諾千聲，真顯得大將軍威重如山。當下哈巴哩隨着杭守，逡巡而出。上面接疊連聲，傳呼『抓進馮弗田！』下面答應如雷鳴一般，將馮弗田跪在當面。荷生問道：『你是馮弗田麼？』這孩子已慌得說不出話，半晌纔應道：『是。』以後問他，都不能答應，還是推上僞王娘和那僞丞相，方一一畫了招詞。荷生分付打上囚籠。只聽得高唱掩門，早砲響鼓鳴，荷生進去了。次日，傳令卓然果齋，帶了囚籠先行。第二日，荷生與采秋起馬。這回却走了官站，各道節度迎送供張，交錯道路，這不用說。荷生登舟，却一天走不了三五十里路，慢慢的召見父老，撫循難民，給發賞犒。采秋也逐處見有婦孺，便召來詰問一聲，給些銀鏹子，老弱的人，更加厚餽遺。以此十里一泊，五里一停，自八月十五杭州起馬，直至十月初一，方到金陵。恰好欽使章小珠也到了。你道小珠怎充欽使呢？小珠自十七歲入學後，便奉諱了。爲是江南道阻，老夫人就不准他出門，只作書謝了謾如，後來謾如經略西北，小珠却力學五年，壬戌登了鄉榜第二名。航海會試，又高高中了第十名進士；朝考一等第二，殿試一甲第三。謾如荷生時常均有音問來往，早爲癡珠欣慰。本年各道鄉試，小珠得了陝西試差。此番進京復命，奉旨前往江東，册

封諸將，犒賞大軍，賙恤難民。荷生謾如大喜，差員遠接；凡供給護衛，大家曉得是癡珠兒子，個個盡心。舟次石頭，荷生謾如，帶領文武各官，排隊奉迎；請過聖安，便與小珠見面。真有虎賁重逢，蘇環有子之感；不覺睫淚盈盈。小珠更覺啣哀欲涕。奈係公座，不便私談。迂入行館，荷生謾如，便與小珠執手一慟。是夜三人開宴，招友鶴仙，款款情話，更深方纔散。次日黎明，讀詔，大家俯伏壇下，只聽念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維金陵之小醜，敢墨子之負隅；抗顏行者十一年，延腹疾於十三道。怨深臣庶，憤結鬼神；自外生成，久留苞孽。往者遊氛不戒，大帥無功；爰撤兒戲雲兵，特拔忠衿之彥。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文畫葩瓜，賀齊列成干櫓。結李摩雲之壘，成算在胸；焚廬明月之屯，奇兵拔幟。如太陽之沃雪，所過皆銷；譬大旱之望雲，崇朝而雨。於是功成掃穴，捷奏甘泉；當南風愠解於薰琴，正秋露垂珠於盾墨。陳牲告廟，慰列祖在天之靈；晉册承歡，加慈母深宮之膳。無可寬者，元惡佇送檻車；有必報者，豐功遠稽彝典。敬奉兩宮懿訓，式頒五等崇封。於乎！臣爲主生，功因將立；伐吳定策，惟羊祜無愧張華；平蔡刊碑，在昌黎何私斐度。金釵阿杜，豔貴妾於盤龍；鐵戟崔家，施郎君之行馬。賞榮於室，不遑已而用兵；天其臨汝，有非常功而介賚。禮亦宜之。欽此。

讀畢謝恩，大家延小珠行禮，小珠皆以父執相見。此時明相晉了公爵，荷生封侯，謾如鶴仙封伯，卓然等俱得爵有差。采秋瑤華均受一品夫人封典，賞食提督總兵全俸；柳青胭脂也得二品封。春纖賜號貞慧仙妃，建祠鍾山，以掌珠寶書從祀。小岑携了丹暈，劍秋携了曼雲，都到金陵，與采秋瑤華相聚。大營調了安徽男班，姑蘇女班各十部演戲，高宴三日。自大將軍以至走卒，無不雀怵。小珠傳旨犒勞勝兵，每名十兩；調卹難民，每名三兩。大抵在二百萬以上。過了幾日，荷生進京獻俘，小珠進京復命。謾如大家，或回原任，或赴新任，都分手了。當下并州余翊，擢了江左節度，是故人，延個大著作家撰起平定金陵碑文，將上石了。荷生取閱，笑向謾如道：「韋癡珠已死，誰能揮斥豐碑與你紀勳呢？」臨行自作六個大字，付給黻如說道：「只此六字，抵得鋪張揚厲千餘言。就那塊石鐫上，做個亭子蓋覆罷！」大家看是「靖江鎮海之碑」六字。正是：

一片燕然石，詞蕪義不尊；
西京遺響寂，風雨憶文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兩棺南下

話說荷生班師，小珠一路同行，極其款洽；就是末秋，也自十分敬禮。荷生到京，皇上御門，大赦天下，行郊勞禮，行受俘禮，召見七次，諭令入閣辦事。荷生面求賞假一年，歸省坟墓，也就准了。此時幕僚愛山、翊甫、雨農輩，各得了官，或留京，或留江左。小珠緣散館在卽，不得同行，荷生只帶采秋與素萍，別了小珠，又到太原，恰是乙丑端節。紅卿喜出望外。這夜舉雲樓排上高宴，寄園裏燈彩輝煌，釵環雜沓，就如蓬萊仙島一般，也不用說了。接着鶴仙回任太原，謾如紫滄假歸，這幾年銀鞍駿馬，繡繖錦衣，奔奔往來，真個威嚴聚十種之仙，車騎咽宣陽之里。荷生却深居簡出，只訪了心印上人，略詢別後起居，便袖出一柬說道：「戎馬風濤，此事遂廢；但宿願十年，捫心負負，遂不敢不自獻其醜；上人瞻能！」心印接過，展開朗誦道：

并門韋公祠碑記

嗚呼！天上之人夥矣！委瑣齷齪，尠有足道。有豪杰者出，天輒抑之，使不得正是非，核名實，以行其志於天下，卒抑鬱佗僚而置之死，是可哀也！雖然，哀莫大於心死！彼其心光，方聚於天，爲星辰，散於地爲珠玉，烏乎死！余友東越章公瑩，字癡珠，弱冠登賢書。值時多故，每讀朝廷憂民之詔，選將之書，輒自咨嗟累日，憤不欲食。會酒酣耳熱，則罄其足之所素經，口之所欲言，傾囊倒篋而出之。嘗慨然曰：『國家版圖寥闊，譬諸上農大賈之家，食指纍纍，安座而食，而貨財之所由生，耕稼之所由事，主人翁並不顧指而使之。田連阡陌，錢壘邱山，甯有濟乎？』又謂：『賢才國家之寶，以鷹犬奴隸待之，將遜世鳴高，况令其卑躬屈節，啓口以求一薦達？是不肖鄙夫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迄今誦其言，尤覺鬚眉間勃勃有生氣焉。丁巳，公遊并門，年四十矣！校書劉梧仙者，侍酒座，傾心事之。明年戊午立秋日，公死，梧仙遂殉。佛說因緣，此殆有因有緣乎？或曰：『大原竹竿嶺，有夫妻廟，相傳有夫婦推車至此，力盡而斃，虎守其屍，里人異之，祠爲山神，請以此例祠公。』余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或曰：『浙西湖有雙烈祠，故老言京師少年崔升，偕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遇，飢不得食，一繩並命，錢塘令爲葬萬松嶺側，有驅虎逐疫諸靈蹟，里人以其功德在民，祠之，請以此例祠公。』余曰：『

此匹夫匹婦之爲諒，不足以况公。或曰：『公之遊山右也，宿草涼驛，夢入雙鴛祠，然則援
夫妻廟，雙烈祠以祀公，猶夢也夫！』余曰：『有是哉！妖夢是踐。』或曰：『蘇文忠侍妾朝雲，
從公謫惠州死，公葬之棲禪塔下。今豐湖蘇公祠有朝雲像，是可仿以祠公。』余曰：『諾哉！
』余與公訂交并門，始終與梧仙同。梧仙能以身殉，余請以柳巷寄園爲公祠，侍梧仙於是
側，題曰韋公祠，是則余殉公之義也。嗚呼！公不死矣！時歲次乙丑，秋八月上浣，富川韓彝撰
文，雁門杜夢仙書丹。

誦畢，又覆闕一過，說道：『大人高詞磊落，癡珠真個不死。貧僧既受大人付託，便俟此文上石，算做
功行圓滿罷！』荷生就訂明日，偕到竹竿嶺坟上一別，心印也答應了。次日，荷生仍來汾神廟，與心
印共坐一車，一瓣心香，數行情淚，因吟錦秋墩舊作，向心印道：『癡珠賞識我，就是這首詩。』心印
道：『這不就是一寂寞獨憐荒塚在。』麼？』兩人黯然一會。荷生說道：『癡珠雖死，却有個好兒子
出來，不日就到，這也算得寂寞中熱鬧！我却怎好哩？百年以後，不是個寂寞荒塚麼？』心印笑道：『
兒孫自有兒孫的事。大人晚子罷了！』說畢，隨取出一個錦袱，包件東西，遞給荷生道：『大人檢點，
自然明白。』遂騎驢而去。看官！你道他給荷生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九龍珮；癡珠臨終時，就贈給心

印。後詢知這珮來歷，這會交還荷生。荷生回來，攀雲樓檢開中附一箋，寫有一詞，便與紅卿采秋同看詞云：

愁從想處歸，愛向緣邊起。色相空空何處尋？夢斷人生過隙駒。苦守着，斷雨零風不目知！
還只道泰關百二是千年業，那裏有不散的華筵，不了的棋？

看畢，三人感嘆。荷生就將九龍珮交還紅卿道：「十五年前，你與我灞橋分手，解珮贈我；我後來就給了秋痕，不想秋痕却傾身事了癡珠，將這珮贈給他；如今又還在我兩人手裏。可見天下事一動不如一靜。」紅卿道：「癡珠由川再至長安，我就沒見，就是住了一夜，匆匆去了，却原來有這裏一段因果。我那年來時，長安很有人託我購他詩文集哩！」荷生道：「你不說，我却忘了。這板後來當交心印留在祠內；我們印出數百部帶去罷。」采秋道：「小珠說是散館後便來，怎的又延擱一個月哩？」荷生道：「怕是又有什麼差使。」當下三人說些閒話，也與紅卿說那蘊空一籤一偈的靈異，就各自安寢。荷生與采秋並枕，却夢見癡珠做了大將軍，秋痕護印，督兵二十萬，申討回疆。荷生覺得自己是替他掌文案，謾如卓然果齋等人都做他偏將，春纖掌珠寶書也做先鋒。正看着皇上親行拜將推轂等禮，何等熱鬧，却給大砲一聲震醒；搓開睡眼，天已亮了，是曹節度衙門亮砲。歷將

夢境記憶，說與采秋聽。采秋却也一樣的夢，這也算奇！此時藕齋也死了，采秋親送父母的靈柩，回轉雁門。荷生便把愉園收整，做個柳貞慧仙妃祠，附祀掌珠寶書。忽得小珠都中來書，說是病了。荷生雖爲關懷，却急於言歸，遂令老蒼頭賈忠及穆升等，將衣裝裝騾三千餘口，帶着二百名精兵，先行押解回家；自己俟着采秋雁門轉身，便領紅卿帶一百名健婦，也自東歸。到家拜摺謝恩，就告了病，籲請開缺。構一座園亭，比寄園小些，却有愉園三四倍大，也有一樓，恍恍柳巷，就也喚做春鏡樓。與采秋居住。隔院是個薛荔仙館，便與紅卿居住。紅卿采秋敬事正夫人柳氏，極其相得。荷生低徊往事，追憶舊遊，恍惚如烟，迷離似夢，編出十二齣傳奇，名爲花月痕。第二齣是個菊宴，趕着重陽節，令家伶開場演唱。這并州寄園，荷生託謾如改做韋公祠，不數日也就竣工。心印早將碑文上石，豎在軒軒草堂右廡。這日謾如迎主入祠，是夜心印沐浴更衣，召集徒子徒孫，念個偈道：

人相我相，一切俱無；是大解脫，是古真如。

安心一榻，代步一驢；驢歸造化，榻贈吾徒。

便坐化了。次日心印那匹黑驢，竟自倒斃。

再說，小珠營京復命，接着奉闈，又得房差，聞後敵館，得授編修，便陳情乞假，皇上特恩，給恩

典，馳驛奉柩回南，賞假一年，擇婚完娶。小珠謝恩回寓，却病了兩個月。以至挨至九月，方素服匍匐入晉。禿頭迎上。小珠一見禿頭，便自慟哭。禿頭叩頭下去，也就哭出聲來。小珠含哀扶起，撫慰一番，問起竹竿嶺邱壘，兩人又自大哭。是日進城，就在汾神廟西院卸裝，心印已是坐化了。次日清晨，禿頭引至竹竿嶺墳上，小珠搶地呼天，與禿頭哭個淚盡聲乾。繼而巡視四圍，哀哀而哭。曠野風高，哭聲酸楚，善人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蟻集觀看，也自淚落不止，都說道：『有這樣一個好兒子，前來搬取靈柩，韋老爺地下也喜歡了。』便有老年男婦，前來勸止禿頭，轉令勸止小珠。時已亭午，小珠跌坐坟下，哭個不住。末後，禿頭與跟人勸止，大眾百口同聲。小珠方停了哭，謝了善人村父老，就到禿頭家來。此時跛脚已生一男一女，都出來叩見。傍晚，禿頭將癡珠秋痕兩幅像，檢奉小珠。小珠起身，慘然展視，又自痛哭一番，着禿頭打掃淨室供上，磕了三個頭，就在淨室住下了。在小珠原意，便不進城；次日，讓如知道，馳馬而來，再三勸阻，迎回自家行館，十分款接。第二日，小珠便隨讓如來謁柳巷祠堂。見軒軒草堂正面一座沈香雕花的龕，約有九尺多高，內奉先人坐像，龕前主題云：故東越孝廉韋公癡珠神座。東邊立一女像，也有小主題云：故秋心院校書劉秋痕之位。小珠含淚叩了三個頭，便與讓如商量，搬住翠雲樓，洒淚說道：『先君遠遊日多，小子穉弱，生既未侍晨昏，沒復未

親令殮，奉諱以後，大母以道弗不許奔喪，通藉以還，小子復以王事馳驅，不能得聞，煢煢在疚，以迄於今。昨宿坟山，老伯諄諄垂誨，促令進城。此地有祠有像，小子再圖安佚，不想朝夕侍奉，這不孝之罪，真是擢髮難數了。」說罷，便嚎陶大哭起來。謾如白是傷心，只得曲從其意，分付跟人，將汾神廟行裝，及禿頭眷口，一起移入，諄囑小珠道：「你病初愈，孤身萬里外，上有重闈，豈容不自珍重，轉恫先靈？」小珠收淚答應，遂分手而去。此時留子善升守，調補太原；晏子秀升縣，調署陽曲，都是舊交。就是曹節度以下，知道小珠到了，也來慰問。小珠免不得要出來官場應酬。當經子喜子秀說合，小珠與靚兒結婚；阿珍與小珠庶出一妹，名喚淑婉，結姻隨差幹弁，持信前往東越，請過婆媳兩夫人示下，准了，擇日兩邊互行納聘。轉瞬之間，便是冬天，攝縷告靈，擇吉啟殯。先一日，就在軒軒草堂開了一天弔，并州大小官員，及紳矜無一不到。次日，小珠徒步出城，臨穴撫棺，辟踊哀號。遂奉兩柩，蒙以繡花大紅呢，加以錦幄，暫駐東門玉華宮，自行跟入住宿，朝夕兩奠。謾如要與小珠同行，也就擇日挈眷回南，將玉華宮李夫人靈柩收整，却是要先二日。謾如便縮了兩站，等候小珠。這日癡珠丹旆啟行，一路俱是官紳，及小珠同年，祖送祭席，自玉華宮起，排有數里。小珠一一磕頭謝了，趕上謾如大隊人馬，及到樊城登舟，該地官場及故舊，又是一番路祭，十分熱鬧。一日，到了金陵，謾如就祖

安葬了李夫人，將家事分付阿寶夫婦，然後偕葉夫人帶着阿珍、靚兒與小珠向東越來，已是丙寅二月一舸兩棺，安抵紅橋下。郭夫人率小郎以及族姻，迎入小西湖家祠，開弔尋將秋痕遺掛展玩，嘆道：『以此韶齡，甘心從死，我怎忍薄視之？』卜吉安葬，奉老夫人命，將秋痕靈輜，隨蔣雯附入左壙，奉主於家。窀穸都畢，小珠方釋素服，辦起喜事。小珠是個玉堂歸娶，在東越只算得第三人，那風華典麗，可不必言。就淑婉招贅阿珍，也是富豔無比。這年八月，謾如挈了葉夫人阿珍夫婦，赴任淮北。小珠直俟老夫人百年以後，纔奉郭夫人挈靚兒入都供職。不一年，賞加頭品頂戴，冊封倭國公主，踏裏采朝議，令挈妻室同行。靚兒得女提督銜，持節督皇太后、皇后恩旨，副以紫滄夫婦。由長江登火輪船，灣入粵東香山島，放洋遇風，吹入香海洋。玉宇瓊樓中，父子重逢，翁媳再見，瑤華綠與靚兒同舟，也得與秋痕相見。世外三人，都得島中人贈的珍寶，一夜海風大起，瞬息之間，便到倭國與紫滄輪船相會。追憶其地，歷歷在目。奈海山蒼蒼，海水茫茫，無從重訪。這也是一則實事，並非做書的人畫蛇添足，爲此奇談。正是：

言必有物，不類齊諧；絲抽乙乙，杼輔予懷。

諸君聽小子講書，不必就散，尙有一回嫋嫋餘音哩！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話說，西安王漱玉，做了四十餘年孝廉，進京候選，得個教官；歸路迂道太原，寓在菜市街，至誠堂飯店。時值八月十五，飯店隔壁邵家扶乩，漱玉也來。只見乩上斜斜的兩行，寫得甚草。邵家的人認得，謄了出來，是首詞。漱玉念道：

爐香茗碗，消受閒庭院；鏡裏蛾眉天樣遠，畫簾外雨絲風片；一聲落葉，莫問秋深淺！更何處，尋排遣？前塵後事思量遍！

念畢，跪下，欲有所問；只見乩上運動起來，寫道：『故人別來無恙？』隨又寫了兩三行。漱玉站在邵家的人背後，見謄出是兩首七絕道：

鏡合釵分事有無，浮生蹤跡太模糊；黃塵白骨都成夢，回首空梧却已枯！

海上鯨魚氣吐吞，蓬萊深淺阻崑崙。誰知十斛鮫人淚，不化明珠化血痕。
又見寫出一首七律道：

戰壘經春草又生，風烟慘淡古臺城。故人麟閣千秋重，遺蛻蟬吟一殼輕。
劫後山川秋有色，月高絃索夜無聲。荻花瑟瑟江天冷，縷縷詩魂結不成。

瞻完，衆人正要觀看，忽見亂上又寫道：『吾輩癡珠也！奉勅赴縹渺宮撰文，不能久留，去矣！』寫完寂然不動。衆人一齊拜送，焚符醮酒，只不解詩意，也不識是何仙降壇。獨漱玉悽惶半晌，倚在那院子梧桐樹，呆呆的出神一會。大家都散了下來，漱玉使問這屋子來歷。邵家的人說道：『這是有名的秋心院，如今做我家別業。』漱玉道：『秋心院可是前二十年，教坊劉梧仙住宅麼？』邵家的人道：『不錯。』漱玉道：『難怪癡珠降壇。』內中閃出一人，年紀約有七十餘歲，粗胖漢子，一簇鬚鬚，問道：『你這位老哥，怎的認得癡珠？』漱玉道：『你不見上寫的，「故人別來無恙」。』那人道：『我認不得字。』漱玉道：『老漢高姓？』那人道：『姓管。』原來漱玉住的至誠堂，就是聶雲住宅開拓出來，荷生抬舉士寬管理柳巷宅裏田園樹木，歷有數年，便發起財，也娶了親，與禿頭做個兒女親家。後來禿頭夫婦跟小珠回南去了，他又管了章公祠錢糧，這至誠堂就是他開的飯店。他只叫他

姪兒昭管，長遠不到店中，故此漱玉不曾認得。秋心院是癡珠寄漱玉的書，常常說及，故此知道。當下士寬，就將癡珠秋痕始末略述。漱玉嘆息說道：『他的柩就回去了，他的祠還在，明日你領我去拜一拜罷！』士寬欣然答應。這一夜，士寬得了一夢：夢見一家園亭，皓月當空，人影燈光，河華無比。戲台上正演夜戲，只聽手鑼一響，戲上場了。只見——

旦（淡粧上）『秋來無事不傷情，花也飄零，葉也飄零；

夜長無夢數殘更，風也淒清，雨也淒清。』——「一剪梅」

「坐介」萬點秋光上畫屏，隔花環珮響東丁；今生自有傷心事，漫道前身是小青。奴家姓劉，小字梧仙，本係河南人氏。只因父母早亡，流落在煙花行院，舞衫歌扇，也學些嬈嬈婷婷；月夕花晨，總不免淒淒楚楚。今春韓參軍遍選名花，把奴家取了榜首。咳！奴家到也不爭此虛名；只要早離苦海。所幸七月，在秋華堂內，得遇東越韋郎；三月綢繆十分憐惜。將來終身之託，就在此君了。今日重陽佳節，韋郎請了韓參軍并采秋姊姊，在此賞月。此時敢是來了——

保兒！

雜

（應介）背生鬃甲，名喚狗頭，姑娘有何分付？

旦 今日賞菊，筵席可曾完備？

雜 完備多時。

旦 可將上等各色菊花搬過來，

雜 是！（場上設菊花八盆）

旦 （隨意指點介）

生 （巾服上）『蕭疎雲樹接高城。滿院秋聲，滿地秋陰；

閑尋秋色訪佳人，花好同心，酒好同斟。』——「前腔」

小生韋癡珠，今日重陽佳節，請了好友韓荷生，在秋心院賞菊，來此已是，不免竟入。（入介，

見旦介）

旦 韋老爺！

生 梧姬！

（各揖福介）

生 （笑介）好呀！一院秋色，雅人深致，畢竟不同。梧姬呀！

「看你娘孃婷婷，對着這露葉風枝更可人！

真僥倖，假香倚玉，得與相廝並！

點綴秋光到十分，誰能稱？

慵粧淡抹多風韻，好似桃花扇底人！」——「不是路」

旦
（嘆介）「秋花蕭瑟，也似奴家薄命飄零！多謝郎君格外垂青，了無端，

恨佳人福薄花無命，祇恐催花信急，卸花風緊。」（淚介）

生
呀！怎麼又觸起卿的心事來了？且在房中少坐，韓參軍就該到了。

（同下）

（小生攜小旦，上合唱）

「一步步，下粧樓，拽羅裙。」

度過了，小院門，蒼苔徑，

握住你嫩春纖，緩緩行，我和你並香肩。

蓮步穩，看疎疎紅葉滿楓林，染腰裙；

纔許得，芳黃蝶雙雙。

也只聽寒蟬兒悲又鳴。——（紅納襖）到了……

（扣門介，對應介，開門相見介，生旦小生小旦各揖福介）

生 小酌不恭，有勞芳步。

小生 豈敢！佳辰雅集，得傾清談。對此冷豔孤芳，正好領教梧桐卿一聲曉風殘月哩！

旦 采秋姊姊在此，奴家豈敢獻醜？只好求姊姊指教罷！

小旦 妹妹過謙了！（坐介）

生 看酒來！

（雜排棹几，對坐介，菊花橫列場前介）

生 你看幽叢遠舍，冷香襲人，何不浮一大白請！

（各飲介）

生 『這幾枝，白冷冷，玉無痕；

那一叢黃澄澄，金簇緊；

這好似醉朱顏，羞暈生；

這好似褪紅妝，殘夢醒。——「前腔」

小生

（嘆介）「嘆光陰，一瞬兒，去不停，

我與你，舊日潘郎鬢已星；

回念那，家山萬里遙遙；

到今朝，插茱萸，少一人。——「前腔」

（各嘆介）

旦

（唱）「不多時，杏花天，豔陽辰。

轉眼是，菊花秋霜做冷。

說甚麼，爲重陽，冒雨開；

我只怕，送西風，成斷梗！

小生

呀！梧卿爲甚磨這般傷感？——「前腔」

小旦 (唱) 莫怪他，對華筵，珠淚傾；

觸動了，老去秋娘無限情；

我也是，飛花落絮飄飄也；

又誰知，隨流水，化浮萍？——〔前腔〕

(同淚介)

生 言至於此，益復無聊；也無心再飲酒了。

(撤席介，揖介)

小生

小弟就此告辭。

(小生小旦各折菊簪鬢介)

小生

人世難逢開口笑！

小旦

菊花須插滿頭歸！

(攜手下)

生

(向日介) 梧姬！你看他二人，密意纏綿，柔情宛轉，好不令人可羨。我與卿呀！

「今生今世花同命，

漫只說鴛鴦交頸；

好與你割臂同盟一寸心。」——「尾聲」

生 偶然相見便勾留，

旦 身世茫茫萬斛愁！

生 同是飄零同是客，

旦 青衫紅袖兩分頭。

（同下）

醒來想道，癡珠秋痕，竟有人編出戲來。又想道：「咳！我是做夢如何認真？」因坐起來，只見枕畔有部書，大書「花月痕」三字，傍有一聯云：

豈無蛾眉修豔史？

權將兔穎寫牢騷！

便當作一件寶貝，他又認不得字，也不肯給人看。後來要死，便將書埋在地下。不知今年今月，說是此書出世，所以遇見小子，說了出來，看官！你看這時候是什麼時候？宇宙清平，人民壽考，蠻貊歸化，五穀豐登，萬頃情波，都成覺岸；千重苦海，盡泛慈航。要知此事的真假是非，自然百年後有個定論出來，正是：

身世茫茫，情懷渺渺；若要空空，除非了了。



陳

海

瑞

曾



版七月八年五二

點標式新
痕月花

册二裝洋
角六元一價定

銘銘社書化文新
路馬四海上
社書化文新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

者者者者者者
點閱版行
標校出發

說小舊種各點標式新

飛仙天豹圖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西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全傳	彭公案
洋裝一册定價七角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定價八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角	洋裝一册定價八角	洋裝六册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五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角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定價四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四角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77838



新文化書社



譜